

第二册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萧德言 辑录  
《群书治要》译注小组 编选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群書治要





# 目录

卷十一	史记治要(上)·····	一
卷十二	史记治要(下)·····	七
卷十三	吴越春秋治要·····	一三
卷十四	汉书治要(一)补·····	一五
卷十五	汉书治要(二)·····	二五
卷十六	汉书治要(三)·····	四三
	汉书治要(四)·····	五五

**卷十七**

汉书治要(五) ..... 七三

**卷十八**

汉书治要(六) ..... 九三

**卷十九**

汉书治要(七) ..... 一〇五

**卷二十**

汉书治要(八)补 ..... 一二一

**卷二十一**

后汉书治要(一) ..... 一三一

**卷二十二**

后汉书治要(二) ..... 一三七

**卷二十三**

后汉书治要(三) ..... 一四七

**卷二十四**

后汉书治要(四) ..... 一五七

**卷二十五**

魏志治要（上）……………一六三

**卷二十六**

魏志治要（下）……………一七七

**卷二十七**

蜀志治要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吴志治要（上）……………二〇二

**卷二十八**

吴志治要（下）……………二〇五

**卷二十九**

晋书治要（上）……………二一七

**卷三十**

晋书治要（下）……………二二七



# 卷十一

## 史记治要（上）

【原文】汤①曰：「予有言：人视水视形，视民知治不②。」伊尹③曰：「明哉言！能听，道④迺进。君国⑤子民⑥，为善者在王官⑦。勉⑧哉，勉哉！」

【注释】①汤：商汤（？—公元前一五八八年），子姓，名履，庙号太祖，为商太祖。商朝的开国之君，公元前一六一七年—公元前一五八八年在位，在位三十年，其中十七年为夏朝商国诸侯，十三年为商朝国君。②不：同「否」。《说文·不部》：「否，不也」。③伊尹：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商初大臣。名伊，尹是官名。原为家奴，随有莘氏女陪嫁至商。后被汤委以国政，助汤攻灭夏桀。汤死后辅佐卜丙、仲壬二君。太甲即位后，因破坏汤法，不理国政，被他放逐。三年后太甲悔过，又被他接回复位。④道：道德，道义。⑤君国：谓居君位而御其国。⑥子民：治民。⑦王官：王朝的官员。⑧勉：劝人努力，鼓励。

【译文】汤王说：「人看水便可看出自己的形貌，看民众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否安宁。」伊尹说：「真英明啊！能听进别人的意见，道德才会有长进。治理国家，抚育万民，行善举的人都在王室的官位上。努力吧，努力吧！」

【原文】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，而有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皆将取焉，何可专也？所怒①甚多，而不备大难，以是教王，王其能久乎？夫王人②者，将道③利而布之上下者也。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④，极，中也。犹日怵惕⑤，惧怨之来。今王学专利，其可乎？匹夫⑥专利，犹谓之盗，王而行之，其归鲜矣。

【注释】①怒：气愤，愤怒。②王人：指为人之君。③道：先导，引导。④极：中，中正的准则。《集解》韦昭曰：「极，中也。」⑤怵惕：戒惧，惊惧。⑥匹夫：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。亦泛指平民百姓。

【译文】资源，是众多物类所产生的，是大自然赐予的，如果有人独占了它们，那祸患自然就多了。天地之间各种各样的资源，人人都可以获取，怎么可以独占呢？（独占资源）必然要招来很多愤怒，不去防备大的灾难，却用这样的思想来教唆君王，王位怎能持久呢？做为一位君王，应该将资源推及上上下下各个层面，使神明与人民没有不适得其所的。即便如此还要每日诚惶诚恐，唯恐有怨言产生。身为君王却要学着独占资源，难道可以这样吗？平民若想要独占资源，还会被称为强盗。如果君王这样做的话，归附的人就会很少了。

【原文】防民之口，甚于防水。水壅①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②水者，决③之使导；为民者，宣④之使言。故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⑤出；犹其有原隰⑥衍沃⑦也，衣食于是乎（旧无出犹至是乎十四字，补之。）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⑧于是乎兴⑨。夫民虑之心，而宣之

口，成而行之。若壅其口，其与⑩能几何？

【注释】①壅：堵塞，阻挡。②为：治理。③决：排除壅塞，疏通水道。④宣：疏通，疏导。⑤于是乎：犹于是。⑥原隰：广平与低湿之地。⑦衍沃：衍，低平之地。沃，有水流灌溉之地。《集解》唐固曰：「下平曰衍，有溉曰沃。」⑧善败：善恶。⑨兴：产生。⑩与：语气词，表疑问或反诘。

【译文】堵塞百姓的口，后果比堵住河流更加严重。河水堵塞蓄积，一旦决口，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；堵塞了百姓的口也是一样道理。所以，治水的人要疏通水道，使水流畅通；治理百姓的人，要开导他们，让他们讲话。因此百姓有嘴巴，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样，于是人类的财物就从这里生产；又犹如大地有平洼高低各种不同的地形一样，于是人类的衣食资料就从这里产生。能让百姓尽情说话，于是（国家政事的）善恶才会产生。百姓把心里想的公开说出来，成熟的意见就可以实施。若堵塞他们的嘴巴，那支持您的人能有几个呢？

【原文】上含淳德①以遇②其下，下怀忠信以事其上。一国之政，犹一身之治。不知所以治，此真圣人治也。

【注释】①淳德：淳厚的德行。②遇：对待。

【译文】在上的人以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，而臣民也忠诚地侍奉君上，治理一个国家就如同治理自己的身体一样，虽然不知道怎么治理但却治理得很好，这才是真正圣人治理的国家啊。

【原文】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周得其道，千余岁不绝。秦本末①并失，故不长久。由此观之，安危之统②，相去远矣。野谚③曰：「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」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④之宜，去就⑤有序，变化应时⑥，故旷日长久，而社稷安矣。

【注释】①本末：指仁义和法制。②统：纲纪，准则。③野谚：俚语，俗语。④权势：指不断变化的形势。⑤去就：犹取舍。⑥应时：顺应时势，适合时会。

【译文】秦朝强盛时法令繁杂、刑罚严厉，天下震惊；等到它衰微时，百姓怨恨，天下背叛。周朝有合宜的制度和策略，所以传国一千多年而不断绝。而秦朝既不实行仁义又滥用法律，本末兼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由此看来，使国家安定或危亡的基本准则相距很远啊！俗话说：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」因此君子治国，详观上古（以古为镜），用以指导当前的实践，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道理，审视当前形式适宜做什么，注意取舍有序，变化顺应时势，因此国家就能历时长久而永久安定。

【原文】故先王见始终之变，知存亡之机，是以牧民①之道，务在安之而已。天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矣。故曰：「安民可与行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。」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牧民：治民。

【译文】所以古代圣君能洞察事物演变的规律，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，因此治理人民的方法，就是要致力于使他们的心安定而已。这样，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，也必然没有人参与，得不到响应的力量。所谓「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」，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

【原文】周公戒伯禽曰：「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天下，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捉发①，一饭三吐哺②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子之③鲁，慎无以国骄人④。」

【注释】①一沐三捉发：谓一次沐浴须三度握其已散之发。形容求贤殷切或事务繁劳。沐，古代洗发为「沐」，洗身为「浴」。②一饭三吐哺：谓一饭之间，三次停食，以接待宾客。喻求贤殷切。哺，口中所含的食物。③之：动词，到。④以国骄人：指认为自己是有封国的国君而看不起别人。骄人，傲视他人，向他人显示骄矜。

【译文】周公告诫伯禽说：「我是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。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，吃一顿饭要三次停下来，起身接待贤士；即便如此，依然害怕失掉天下的贤人。你到鲁国之后，千万不要因拥有诸侯国土而骄傲待人。」

【原文】微子①曰：「人臣三谏不听，则其义可以去矣。」

【注释】①微子：宋微子，是商王帝乙的长子，宋国开国远祖。《集解》孔安国曰：「微，畿内国

名。子，爵也。为纣卿士。」

【译文】微子说：「臣子如果屡次规劝，君主不听，那么依据君臣之义，臣子就可以离开了。」

【原文】史佚曰：「天子无戏言①，言则史②书之、礼成之、乐歌之。」

【注释】①天子无戏言：典故「君无戏言」出于此。②史：古官名。在王左右的史官，担任祭祀、星历、卜筮、记事等职。

【译文】史佚说：「天子无玩笑话。话一说，史官就会如实记载下来，按礼仪完成它，并奏乐章歌咏它。」

【原文】家贫则思良妻，国乱则思良相。

【译文】家贫就需要娶贤妻，国乱就需选贤相。

【原文】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。

【译文】平时考察他亲近的人，富贵时看他结交的人，显贵时看他推举的人，窘迫时考察他不做的事，贫贱时考察他不要的东西，有这五条就足够确定（一个人的品行）了。

## 卷十二

### 史记治要（下）

【原文】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，子孙世禄①于齐，常为名大夫②。世不多③管仲之贤，而多鲍叔能知人④也。

【注释】①世禄：古代有世禄之制，贵族世代享有爵禄。②大夫：古职官名。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、大夫、士三等，各等中又分上、中、下三级。后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。③多：称赞，重视。④知人：谓能监察人的品行、才能。

【译文】鲍叔牙推荐管仲之后，将自己置身于管仲之下，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，大多成为著名的大夫。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德，而称赞鲍叔牙能够辨识人才。

【原文】晏平仲①婴者，其在朝，君语及②之则危言③，语不及则危行④；国有道则顺命⑤，无道则衡命⑥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太史公曰：「吾读《晏子春秋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至⑦其谏说⑧，犯君之颜⑨，此所谓『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⑩』者哉！」

【注释】①晏平仲：晏婴，字仲，谥平，又称晏子，夷维（今山东莱州）人。春秋后期齐国一位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外交家。历任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为卿。传世有《晏子春秋》，为战国时人搜集

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。②及：至，到达。③危言：犹慎言。谓不说自己的功劳才能。④危行：小心地行动，慎行。⑤顺命：服从命令。⑥衡命：违逆命令。⑦至：连词，表示另提一事。⑧谏说：进谏游说。⑨犯君之颜：犯，冒犯。颜，面容、脸色。犯颜，旧谓敢于冒犯君王或尊长的威严。⑩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：语出《孝经·事君章第十七》，「子曰，『君子之事上也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。』」

【译文】晏平仲，名婴。他在朝廷处理政务时，如果国君说到他，他就谦让着不说自己有功劳；若是国君没提到他（不知己时），他就谨慎地做事，修养自己的德行。国君政令合乎正道时，他就服从命令去做；国君政令不合乎正道时，他就不受其命而隐居起来。因此，他经历了灵公、庄公和景公三代朝政，在各诸侯国中，名声显扬。太史公说：「我读《晏子春秋》，书中对他的言行说得很详细。晏子直言进谏，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。《孝经》中说：『在朝谋虑国事，就竭忠尽力；退朝而归，则常念自己的职责本分，常思弥补君王的过失。』晏子就是这样的人。」

【原文】穰苴曰：「将受命之日，则忘其家；临军①约束，则忘其亲；援枹②鼓③之急，则忘其身。

【注释】①临军：谓将出作战。②援枹：亦作「援桴」，手持鼓槌。谓随时可以指挥进军。古时以击鼓指挥军队进击。③鼓：动词。击鼓，擂鼓。

【译文】穰苴说：「身为将领，从接受任命起，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庭。即将出战，要遵守军中法令，就应当忘掉自己的亲人。击鼓指挥军队进击的时候，就应当忘掉自身的安危。」

【原文】孙子①曰：「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既已明而不如法②者，吏士③之罪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孙子：孙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末期齐国乐安（今山东惠民）人，田完后裔。以兵法受吴王阖庐重用，拜为将，辅助吴治军强国。其所著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在世界军事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，后人尊他为孙子、兵圣。②如法：守法，守规矩。此处引申为听从号令。如，随顺、依照。③吏士：犹言官兵。

【译文】孙武说：「对纪律不清楚、号令不熟悉，是将领的过失。现在，你们既然已明白而不依照号令去做，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。」

【原文】太史公曰：「法令所以①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②也。文武③不备，良民惧然④身修者，官未尝乱⑤也。奉职循理⑥，亦可以为治，何必威严哉！」

【注释】①所以：用以，用来。②禁奸：惩治奸邪。③文武：文德与武功，文治与武事。④惧然：惊视貌。⑤乱：败坏，扰乱。⑥循理：依照道理或遵循规律。

【译文】太史公说：「法令是用来引导百姓的，刑罚是用来惩治奸邪的。国家虽文德与武功不完备，而良民百姓还能谨慎地修身养性遵纪守法，那是官员不曾违礼乱法的缘故。奉公守职，依照道义，遵循规律，也可以治理好国家，何必非要使用严厉的手段呢！」

【原文】法令者，治之具，而非制治①清浊②之源③也。

【注释】①制治：犹言统治。治理政务。②浊：混乱，昏乱。③源：来源，根源。

【译文】法令是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，而不是造就政治清明、治理社会混乱的根本。

【原文】汉兴，破觚而为圆①，觚，方。斫雕②而为朴③，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烝烝④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⑤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」在道德，不在严酷也。

【注释】①破觚为圆：亦作「破觚为圜」或「破矩为圆」，谓削去棱角，改方为圆。比喻去严刑峻法而从简易。②斫雕：去掉雕饰。亦谓斫理雕弊之俗。③朴：朴实，质朴。④烝烝：纯一宽厚貌。⑤艾安：谓民生安定，宇内承平（太平）。艾，同「乂」。

【译文】汉朝兴起，去掉棱角而力求婉转，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，法网宽疏，甚至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；而官场的风气纯朴宽厚，国家外乱不起，民生安定，天下太平。由此可见，治理国家取决于道德教化，而不在于严法惩治啊！

【原文】子产①治郑，民不能欺；子贱②治单父③，人不忍欺；西门豹治邺，人不敢欺。三子之才能谁最贤④哉？辨治⑤者当能别之。

【注释】①子产：春秋时郑大夫公孙侨的字。一字子美。郑简公十二年为卿，二十三年起执政，治郑多年，有政绩。郑声公五年卒。郑人悲之如亡亲戚。②子贱：公元前五二一年出生，卒年不详。姓宓，名不齐，字子贱，春秋时鲁国人。孔子弟子，尝为单父宰，鸣琴不下堂，能任人而治。孔子称之

曰君子。③单父：春秋鲁国邑名。故址在今山东省单县南。孔子弟子宓子贱为单父宰，甚得民心，孔子美之。见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。后因以喻有治绩的郡县或官员。④贤：胜过，超过。⑤辨治：辨别治绩，考察治绩。

【译文】子产治理郑国，百姓不能欺骗他。子贱治理单父，百姓不忍欺骗他。西门豹治理邺县，百姓不敢欺骗他。这三个人的才能，谁最为优胜呢？明察治国之道的人自会分辨。

【原文】臣以为君任①德，则臣感义而不忍欺；君任察，则臣畏觉而不能欺；君任刑，则臣畏罪而不敢欺。任德感义，与夫导德齐礼，有耻且格②，等同归者也。孔子曰：「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③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」

【注释】①任：使用。②有耻且格：谓人有知耻之心，则能自我检点而纠正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」何晏集解：「格，正也。」③北辰：指北极星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「子曰，『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』」

【译文】臣认为君主施行德政，臣下受道义感化而不忍欺；君主能够明察，臣下就会担心被察觉而不能欺；君主多用刑罚，臣下就会畏惧有罪而不敢欺。施行德政，臣下受道义感化，这与孔老夫子所说的「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（以道德引导人的思想，以礼仪规范人的行为，人们就会因明理而知耻，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）」，都属于同一类。孔子说：「用德行治理国家的人，就像北极星一样，自己虽安住不动，而自然为众星所环绕。」

【原文】仁者安仁①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②仁。校③其仁者，功则无以殊④。核⑤其为仁者，则不得不异。安仁者，性善者也；利仁者，力行者也；强仁者，不得已者也。三仁相比，则安者优矣。《易》称：「神⑥而化，使民宜⑦之。」

【注释】①仁者安仁：前面的「仁」，是仁慈、厚道的意思。仁者，即仁德之人。后面的「仁」，意为「行惠施利，以恩德济助」。安仁，即一心为善的意思。②强：勉强。③校：比较。④殊：差异，不同。⑤核：查对，审查。⑥神：犹治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「夫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。」焦循正义引何休曰：「尧舜在唐虞，则唐虞之民皆化；孔子在鲁国，则鲁国三月大治。」⑦宜：使和顺，亲善。

【译文】真正的仁者能够安于行善（以行善为自己的本份，一心为善不会有任何动摇），聪明的人因为利益而去行善；还有一种人因为害怕为恶会受到惩罚和治罪而勉强去行善。对比这三人行善的结果，似乎没有什么差别。若仔细审察这三种人存心的厚道，就不能说没有区别了。安于行善的人，那是他本性本善的自然流露；为了利益而行善的人，那是正在努力向善的人；而那些勉强行善的人，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将这三种行善的人进行比较，还是能够「安于行善」的人为优啊。《易经》上说：「国家得到治理，人民都受到教化，各种劳役不违农时而又缓急适宜。」这说的就是君王的教化。

## 吴越春秋治要

【原文】天下之愚。莫过于斯①。知贪前之利。不睹②其后之患也。

【注释】①于斯：同「于此」。②睹：了解，预见。

【译文】天下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，只贪图眼前的利益，而看不到身后的祸患。



# 卷十三

## 汉书治要（一）补 1

【原文】夫运筹帷幄①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②；填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③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④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⑤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运筹帷幄：谓在后方决定作战策略。②子房：张良，字子房，为刘邦的谋臣，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、政治家，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，汉初三杰之一。③饷馈：军粮。④萧何：西汉初期政治家，汉初三杰之一。生于公元前二五七年，卒于公元前一九三年，沛（今江苏沛县）人。⑤韩信：西汉开国名将，著名军事家，汉初三杰之一。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前一九六年，淮阴（今属江苏）人。

【译文】（刘邦说）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张良；镇守国家，安抚百姓，供给粮饷，不绝于道，我不如萧何；统领百万大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克，我不如韩信。他们三人都是人杰，我能任用，这是我所以取得天下的原因。

1 本篇据《群书治要译注》补录的「汉书卷一」节录其菁华。《群书治要》原书卷十三汉书一亡佚。

【原文】朕闻之，天生民，为之置君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德，布政①不均，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。

【注释】①布政：施政。

【译文】我（汉文帝）听说上天生下万民，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养治理他们。如果君主不贤明，施行政令不公平，那么上天就会显示灾象，来警告他治理不当。

【原文】古之治天下，朝有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①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：相传唐尧之时在交通要道设立旌旗和木牌，让人们在旌旗下提意见，在木牌上写谏言。

【译文】（汉文帝下诏说）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，朝廷专门设有进言献策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谤木，用来疏通治政的渠道，招致进谏的臣民。

【原文】农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恃以生也。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①，故生不遂②。

【注释】①末：商业。②生不遂：生计困难。

【译文】（汉文帝下诏说）农业是天下的根本，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，有的百姓不专心务农而去经商，因此衣食困乏。

【原文】孝悌，天下之大顺也；力田①，为生之本也；三老②，众民之师也；廉吏，民之表也。

【注释】①力田：努力耕田。亦泛指勤于农事。②三老：古代掌教化之官。乡、县、郡均曾先后设置。

【译文】孝敬父母，爱护兄弟，是天下最顺乎伦常大道的；努力耕作，是生存之本；三老，是人民的老师；廉吏，是人民的表率。

【原文】雕文刻镂①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②，害女红③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，女红害则寒之原也。夫饥寒并至，而能亡为非者寡矣。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粢盛④、祭服，为天下先。

【注释】①雕文刻镂：谓在器物上刻镂花纹图案，以为文饰。②纂组：赤色绶带。亦泛指精美的织锦。③女红：同「女功」。④粢盛：古代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。粢，音「姿」。

【译文】（汉景帝说）雕花纹刻文铸造，伤害农事；锦绣绶带，伤害女功。伤害农事就会导致粮荒而饥，妨害女功就会影响纺织生产而受寒。饥寒交迫，而没有为非作歹者是罕见的。朕亲自耕种，皇后亲自蚕桑，用亲自耕种的祭米、穿上亲自纺织的祭服来奉祀宗庙，为天下做出榜样。

【原文】人不患其不知，患其为诈也；不患其不勇，患其为暴也；不患其不富，患其亡厌①也。其唯廉士，寡欲易足。亡令廉士久失职，贪夫长利。

【注释】①亡厌：不知满足。厌，满足。

【译文】人不必担心不智，最怕的是欺诈；不必担心不勇，最怕的是暴虐；不必担心不富，最怕的是

不知满足。只有廉洁之人，少欲望而易满足。不要让廉洁之士不得其职，而让贪婪的人久据其位。

【原文】汉兴，扫除烦苛，与民休息。至于孝文，加之以恭俭，孝景遵业①，五六十年之间，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醇厚②。周云成、康③，汉言文、景④，美矣！

【注释】①遵业：遵守世业。②醇厚：敦厚朴实。③成康：指西周成王、康王之治世。④文景：指西汉文帝、景帝之治世。

【译文】汉朝兴起，扫除繁苛，与民休养生息。到了汉文帝，加之以恭谨俭约，景帝遵循前业，五六十年之间，达到了移风易俗、百姓敦厚朴实的境地。周朝有成康盛世，汉代有文景之治，美好啊！

【原文】古之立教，乡里以齿①，朝廷以爵②，扶世导民，莫善于德。然则于乡里先耆艾③，奉高年，古之道也。

【注释】①齿：指年龄。②爵：爵位，爵号，官位。③耆艾：尊长，师长。亦泛指老年人。

【译文】（汉武帝下诏说）古代立的规矩，乡里以年为尊，朝廷以爵为重，治国教民，要把德行置于显著地位。可以说在乡里中尊重长者，奉养上了年纪的长者，是古之遗教。

【原文】天地不变，不成施化①；阴阳不变，物不畅茂②。易曰：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」《诗》

云：「九变③复贯，知言之选。」

【注释】①施化：实施教化。②畅茂：旺盛繁茂。③九变：复杂多变。

【译文】天地不变，就不能施化万物；阴阳二气不变化交感，万物就不会畅茂。《易经》上说：「形势变通，人民的精神才会振作。」《诗经》中说：「通天地之变而不失道，择善而从。」

【原文】五帝不相复礼①，三代不同法，所繇②殊路③而建德一也。盖孔子对定公以来远，哀公以论臣，景公以节用，非期不同，所急异务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复礼：因袭礼制。②繇：通「由」，经。③殊路：异途，不同的途径。

【译文】五帝不沿用过去的陈规，三代不相袭前代的法度，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发生了变化而建立的德政却是一致的。昔日孔子以「招来远方之人」回答鲁定公，以「政在选贤」回答鲁哀公，以「政在节财」回答齐景公，这不是要求不同，而是具体情况决定当务之急。

【原文】盖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，故马或奔蹏①而致千里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。

【注释】①奔蹏：谓马乘时即奔跑，立时则踢人。蹏，音「弟」。

【译文】大凡要建立非常之功的，必须等待非常之人，所以好踢踏的马有的可日行千里，被世俗讥论的人有的可能建功立业。

【原文】《诗》不云乎？「民之失德，干糒以愆①。」勿行苛政。

【注释】①民之失德，干糒以愆：语出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。干糒，干粮，亦泛指普通的食品。颜师古注：「言人无恩德，不相饮食，则阙干糒之事，为过恶也。」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里不是说吗？「人民之间没有恩德，不互相饮食应酬，就连粗薄的食物也会造成人们的怨尤。」不要实行这样的苛刻政令啊！

【原文】国之将兴，尊师而重傅。

【译文】国家将要兴盛，就会尊重师傅。

【原文】君道得，则草木、昆虫咸得其所；人君不德，谪①见天地，灾异屡发，以告不治。

【注释】①谪：谴责，责备；处罚，惩罚。

【译文】君王得道，则草木昆虫都各得其所；人君无德，则天地见责，屡现灾异以告诫其不合治道。

【原文】传曰：「男教不修，阳事不得，则日为之蚀。」

【译文】经传上说：「男教有亏，阳刚不振，就会出现日食。」

【原文】古之立太学①，将以传先王之业，流化于天下也。儒林之官，四海渊原②，宜皆明于古今，

温故知新，通达国体，故谓之博士③。否则学者无述焉，为下所轻，非所以尊道德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太学：国学。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。西周已有太学之名，汉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一二四年）立五经博士，弟子五十人，为西汉置太学之始。②渊原：指事物的本源。③博士：此指古代学官名。六国时有博士，秦因之，诸子、诗赋、术数、方伎皆立博士。

【译文】古代之所以设立太学，是要求用来弘扬先王功业的，使先王教化流布天下。儒学官员，为四方教化的源头，要求能够博古通今，温故知新，运用理论来解答国家当前的主要问题，所以称之为博士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学者在学识上没有什么精辟之论，就会受到人们的轻视，这样就达不到尊重知识、讲求道德的目的。

【原文】《书》不云乎？「服田力耜，乃亦有秋。」其勛①之哉！

【注释】①勛：勉励。勛，音「蓄」。

【译文】《尚书》中不是说过吗？「全力投入耕耘，方有秋天的收获。」都应努力呀！

【原文】古之选贤，傅纳①以言，明试②以功。故官无废事，下无逸民，教化流行，风雨和时，百谷用③成，众庶乐业，咸以康宁。

【注释】①傅纳：使之陈述意见并加以采纳。②明试：明白考验。③用：犹「有」。

【译文】古代选拔贤才，首先听取他敷陈见解，然后予以试用考察他的能力，所以官吏的效率很

高，人才也不会埋没，教化流行，风调雨顺，谷物丰收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大众康泰安宁。

【原文】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，异车服以章有德，虽有其财，而无其尊，不得逾制，故民兴行，上义而下利。方今世俗奢僭罔极①，靡有厌足。公卿列侯亲属近臣，四方所则，未闻修身遵礼，同心忧国者也。或乃奢侈逸豫②，务广第宅，治园池，多畜奴婢，被服绮縠③，设钟鼓，备女乐，车服、嫁娶、葬埋过制。吏民慕效，浸④以成俗，而欲望百姓俭节，家给人足，岂不难哉！《诗》不云乎？「赫赫师尹⑤，民具尔瞻。」其申敕⑥有司，以渐禁之。

【注释】①奢僭罔极：奢僭，奢侈逾礼，不合法度。罔极，不正。僭，音「见」。②逸豫：犹安乐。舒缓貌。③绮縠：绫绸绉纱之类丝织品的总称。④浸：逐渐。⑤师尹：指周太师尹氏。⑥申敕：敕命，宣示诏令。

【译文】古代圣王规定礼制以序尊卑，标志车服以表彰有德。虽有钱财，而无尊贵地位，就不得逾越礼制。所以人民注重自己的德行，重义而轻利。当今世俗奢侈逾礼之风无度，不知满足。公卿列侯与亲属近臣，是四方吏民的表率，这些人中很少听说能修身遵礼、同心忧国的。有的挥霍无度，贪图安逸，一心广置田宅，兴修别墅，畜奴养婢，穿着绉缎，庭设钟鼓，家列女乐，车服与嫁娶埋葬都逾越礼制。因而吏民羡慕而仿效，逐渐形成一种挥霍浪费的陋习。如此而期望百姓节俭，以保证衣食无缺，那将是何等困难啊！《诗经》不是说过吗？「威仪赫赫的尹太师，百姓都瞻仰着你！」现特逾有关机构，对此奢侈逾制之风要约束禁止。

【原文】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是为三公，盖参天子，坐而议政，无不总统①，故不以一职为官名。

【注释】①总统：·意谓总揽一切。

【译文】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称之为三公。三公职掌辅弼君王，参议政事，地位尊宠，无所不统，所以不用一个职责为官名。

【原文】声①者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②也。所以作乐者，谐八音③，荡涤④人之邪意，全其正性⑤，移风易俗也。协之五行⑥，则角为木，五常为仁，五事为貌。商为金，为义，为言；徵为火，为礼，为视；羽为水，为智，为听；宫为土，为信，为思。以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言之，则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唱和有象，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。

【注释】①声：《说文》：声，音也。②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：指古代五声音阶的五个阶名。简称五声或五音。③八音：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，通常为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种不同质材所制。④荡涤：·清洗，清除。⑤正性：·自然的禀性，纯正的禀性。⑥五行：·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我国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，古人常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。

【译文】音声，共有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。之所以制作音乐，调谐八音，是为了净化人们心里的邪思邪念、保全人们纯正的禀性、改变风气转换习俗的。用五行来和五音配，那么角就是木，在五常中是仁，在五事中就是貌；商是金，在五常中是义，在五事中就是言；徵就是火，在五常中是礼，在五事中就是视；羽就是水，在五常中是智，在五事中就是听；宫就是土、在五常中是信，在五事中就是

是思。如果从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五方面来说，那么宫就是君，商就是臣，角就是民，徵就是事，羽就是物。音乐唱和有了一定的象征，就可以借以说明君臣位分和职事的体统。

# 卷十四

## 汉书治要（二）

【原文】六经①之道同归②，而礼乐之用为急。治身③者斯须④忘礼，则暴嫚⑤人之矣；为国⑥者一朝⑦失礼，则荒乱⑧及之矣。

【注释】①六经：六部儒家经典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②同归：犹一致。

③治身：犹修身。④斯须：须臾，片刻。⑤暴嫚：同「暴慢」。凶暴傲慢。嫚，音慢。⑥为国：治国。⑦一朝：一时，一旦。⑧荒乱：混乱，错乱。

【译文】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这六部经典的宗旨是一致的，而发挥礼乐的功用最为迫切。修身之人如果片刻忘记礼，凶暴傲慢的思想就会乘虚而入；治理国家的人一旦失掉礼，混乱之事就会发生。

【原文】故婚姻之礼①废，则夫妇之道乖②，而淫僻③之罪多；乡饮④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乱，而争斗之狱⑤繁；祭祀⑥（本书祭祀作丧祭）之礼废，则骨肉之恩薄，而背死忘先者众；朝聘⑦之礼废，则君臣之位失，而侵陵⑧之渐起。

【注释】①婚姻之礼：婚姻的礼节。古代包括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六礼。②乖：

反常，谬误。③淫僻：亦作「淫辟」。放荡淫乱。④乡饮：古代嘉礼之一。指乡饮酒礼。⑤狱：讼案。⑥祭祀：《汉书》原书「祭祀」作「丧祭」。古丧礼，葬后之祭称丧祭。⑦朝聘：古代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。⑧侵陵：亦作「侵袭」。侵犯欺凌。

【译文】因此，婚姻的礼仪被废弃了，夫妇之间的关系就会乖谬，而放荡淫乱的罪过就会多起来；乡饮酒礼被废弃了，长幼之间的秩序就会变得混乱，而互相争斗的诉讼就会多起来；吊丧祭祀的礼仪被废弃了，亲人之间的恩情就会淡薄，而违背死者的遗愿、忘记祖先的人就会多起来；按期朝见天子的礼仪被废弃了，君臣的位置就会错乱，而侵犯欺凌的事就会逐渐兴起。

【原文】乐以治内而为同①，同于和乐②也。礼以修外而为异③。尊卑为异。同则和亲，异则畏敬。和亲则无怨，畏敬则不争。揖让④而天下治者，礼乐之谓也。王者必因前王之礼，顺时宜⑤，有所损益⑥，即⑦民心稍稍⑧制作，至太平而大备。

【注释】①乐以治内而为同：内，指内心。同，李奇曰：「同于和乐也。」②和乐：和谐的音乐。《礼记·乐记》：「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。」③礼以修外而为异：外，指行为。异，李奇曰：「尊卑为异也。」④揖让：宾主相见的礼仪。⑤时宜：当时的需要或风尚。⑥损益：增减。⑦即：按照，依据。⑧稍稍：渐次，逐渐。

【译文】音乐能用来调治人的内心，使人的情志随着音乐一起变得安和调适；礼仪能用来修治外在行为，使人与人之间尊卑有序。内心安和人们就会和睦亲爱，尊卑有别则会使人心存敬畏。和睦亲爱就

不会有怨恨，心存敬畏就不会有争斗。谦逊礼让之间就能使天下得到治理，这便是礼乐的妙用啊！君王（治理天下）必定要依据先王的礼法，随顺时势的需要对礼乐制度有所增减，按照人民的意愿逐步修改、完善，等到太平盛世时就会很完备了。

【原文】董仲舒①言：「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②，故务德教而省刑罚③。今废先王之德教，独用执法之吏治民，而欲德化④被四海，故难成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董仲舒（公元前一七九年—公元前一〇四年）：西汉儒学宗师，广川郡（今河北省景县）人。他系统地提出了「天人感应」「大一统」的思想体系，对宗教天道观和阴阳、五行学说以及诸子百家的理念进行了全面的归纳、总结，主张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」，为汉武帝所采纳。

②从事：行事。③务德教而省刑罚：务，致力。德教，道德教化。省，减少、削减。刑罚，刑指肉刑、死刑，罚指以金钱赎罪，后泛指依照法律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处分。④德化：犹德教。

【译文】董仲舒说：「君王秉承上天的意旨而行事，所以应致力于推行道德教化而减少刑罚。如今废弃先王的德教，而专门任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人民，却想使道德教化遍及天下，所以很难成功。」

【原文】是故古之王者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①，立大学②以教于国③，设庠序④以化于邑⑤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。

【注释】①大务：重大的事务。②大学：即太学。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。西周已有太学之

名，汉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一二四年）立五经博士，从学弟子五十人，为西汉置太学之始。③国：国都。④庠序：古代的地方学校。⑤邑：人民聚居之处。大曰都，小曰邑。泛指村落、城镇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君王无不把教化百姓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，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，设立庠序在地方上教育人民。教化既已昭明，良好的风气也已形成，天下曾经出现过监狱里空无一人的局面。

【原文】宜兴辟雍①，设庠序，陈礼乐，隆雅颂②之声，盛揖让之容，以风化③天下。如此而不治，未之有也。

【注释】①辟雍：亦作「辟雍」。辟，通「璧」。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。②雅颂：亦作「雅讼」。指盛世之乐、庙堂之乐。③风化：教育感化。

【译文】兴建辟雍，设立庠序，陈设礼乐，使雅颂的音乐隆盛，使揖让的礼仪盛行，以此来教育感化天下百姓。像这样做，而天下还不能达到太平，这种事情还从未有过。

【原文】故不仁爱则不能群，不能群则不胜物，不胜物则养不足。群而不足，争心将作，上圣①卓然先行②敬让博爱之德者，众心悦而从之。从之成群，是为君矣；归而往③之，是为王矣。

【注释】①上圣：犹至圣。指德智超群的人。②卓然先行：卓然，卓越貌。先行，先实行、先进行。③往：归向。

【译文】所以，如果没有仁爱，人们就不能形成和合的群体，不能形成群体就没有办法制服外物，不

能制服外物那人们的生活所需就会不足。人们组成了群体但生活所需不足，争斗之心就会产生。德智超群、卓越地率先躬行敬让博爱之德的人，人民就心悦诚服地跟随他。跟随他的人愈来愈多，形成了群体，这个人就成了君主；远近的人都争着前来归附他，这个人就成为王者了。

【原文】《洪范》①曰：「天子作民父母，为天下王。」圣人取类②以正名，而谓君为父母。明仁爱德让，王道之本也。

【注释】①洪范：《尚书》篇名。「洪范」即大法之意。相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「天地之大法」，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，即「洪范九畴」。《洪范》受到了周王朝统治者的的高度重视，并加以奉行，对后人影响极大。②取类：谓取用类似事物以说明本体。犹比喻。

【译文】《洪范》上说：「天子要做人民的父母，而为天下所归往。」圣人用相似的称谓来端正名分，所以称君主是「父母」，用以阐明仁爱道德礼让乃是王道的根本。

【原文】古人有言：「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」①「鞭扑不可弛②于家，刑罚不可废于国，征伐不可偃③于天下。用之有本末，行之有逆顺④耳。」

【注释】①「古人有言」下四句：语出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。五材，五种物质，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②弛：舍弃，放下。③偃：使停息，止息。④逆顺：逆与顺。多指情节的轻与重、事理的当与不当等。

【译文】古人说：「上天造就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材，人们综合地来利用，缺一不可，谁又能去掉军队呢？」治家不可放弃鞭扑，治国不可废除刑罚，治理天下不能舍弃征伐。只是在运用的时候要分清主次，在实行的时候要轻重得当罢了。

【原文】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①。」文德②者，帝王之利器；威武者，文德之辅助也。夫文之所加者深，则武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则威之所制者广。三代之盛，至于刑措兵寝③者，以其本末有序，帝王之极功④也。

【注释】①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：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②文德：指礼乐教化。与「武功」相对。③刑措兵寝：颜师古注：「刑措兵寝，皆谓置而弗用也。」刑措，亦作「刑错」，置刑法而不用。④极功：最大的功绩。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「工匠想要做好他的事情，必定先要使他的工具精良。」礼乐教化，是帝王的利器；刑法和武力，是用来辅助礼乐教化的。教化影响的程度愈深，那么武力所能征服的地方就愈大；道德所施及的范围愈广，那么刑罚所能威慑的范围就愈广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盛世，以至于能达到刑罚无用、战争不起的局面，就是因为做到了本末（文德和威武）有序的缘故，这是帝王最伟大的功绩啊。

【原文】《诗》曰：「凯悌君子，民之父母①。」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，而道无由至，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肢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②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③也！

【注释】①凯悌君子，民之父母：和乐平易的君子，是民众的父母。语出《诗经·大雅·洞酌》。凯悌，和乐貌。②息：滋息，生长。③不德：缺乏德行。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上说：「和乐平易的君子啊，是人民的父母。」如今人们有了过失，还没有施以教化，而刑罚已经加到了他们身上，有的人想改过行善，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，朕非常怜悯他们。刑罚能达到截断肢体、刺刻肌肤的程度，一生都不能再生生长复原，这样的刑罚是多么令人苦痛而又缺乏道德。

【原文】凡爵列①官职，赏庆②刑罚，皆以类相从③者也。一物失称④，乱之端⑤也。德不称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当⑥功，刑不当罪，不祥莫大焉。

【注释】①爵列：爵位。②赏庆：奖赏。③以类相从：谓按其类别各相归属。④失称：不相当。⑤端：开始。⑥当：对等，相当。

【译文】凡是爵位、官职、赏赐和刑罚，都要按功过的等级来相应地施予。一件事做得不恰当，就是混乱的开端。德行与爵位不相符，能力与官职不相符，赏赐与功劳不相当，刑罚与罪过不相当，没有比这样更不吉祥的了。

【原文】洪范八政①，一曰食，二曰货②。二者，生民之本，兴自神农③之世。「斫木为耜④，爇木为耒⑤，耒耨⑥之利，以教天下」，「日中为市⑦，致⑧天下之民」，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⑨」，而货通食足。然后国实民富，而教化成。

【注释】①洪范八政：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。《书·洪范》：「八政：一曰食，二曰货，三曰祀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宾，八曰师。」②一曰食，二曰货：食和货本指粮食等食物和钱财、货物。在古代用以称国家财政经济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云：「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；货谓布帛可衣，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。」③神农：据《史记·补三皇本纪》载，炎帝又号神农氏，姜姓，母曰女登，有蟠氏之女。以火德王，故曰炎帝。因最早教民耕种，故称神农。④斫木为耜：砍削木料来制作耜。斫，砍、削。耜，耒下铲土的部件，初以木制，后以金属制作，可拆卸置换。⑤爇木为耒：用火烤木头来制作耒。爇，火烤木材使弯曲或伸直。颜师古注：「爇，屈也。」耒，指耒耨的柄。⑥耒耨：犁与锄。亦泛指农具。⑦日中为市：日中，正午。市，临时或定期集中一地进行的贸易活动。⑧致：招引，招致。⑨各得其所：谓各自得到其所需要的。颜师古注：「自『斫木为耜』以至于此，事见《易》上系辞。」

【译文】在《尚书·洪范》中，记录了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，第一个是「食」，第二个是「货」。这两个方面是养育人民的根本，自神农氏的时代就已经兴起。「砍削木料来制作耜，用火烤木材来制作耒，把耒耨的好处传给天下人民。」「在中午形成集市进行贸易，招引天下的人，聚集天下的货物，进行完贸易后就离开，各自都会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」货物流通，粮食充足，然后才能

使国家殷实人民富足，政教风化也就能形成了。

【原文】筦子①曰：「仓廩实知礼节②。」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尝闻。

【注释】①筦子：「筦」通「管」，即管仲（？—公元前六四五年），春秋齐国颖上（今安徽颖上）人，史称管子。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被誉为「春秋第一相」。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。其言论见于《国语·齐语》，另有《管子》一书传世。②仓廩实知礼节：语出《管子·牧民》。意谓：人民的生活富裕了，才能够有礼法的观念。仓廩，贮藏米谷的仓库。

【译文】管子说：「仓库里的粮食充实了，人们才会懂得礼节。」人民的衣食不足而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，从古到今还没有听说过。

【原文】古之人曰：「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，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①。」生之有时，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屈②。

【注释】①「古之人曰」下四句：语出《管子·轻重甲篇》，与原文略有出入。本句不说「管子」，而言「古之人」，盖欲行文富有变化。②屈：竭尽，穷尽。

【译文】古人（指管仲）说：「一个农夫不耕作，有的人就会挨饿；一个女子不纺织，有的人就会受冻。」物资的生产有时间的限制，然而使用起来却没有限度，那么物资一定会被用尽的。

【原文】古之治天下，至纤至悉①也，故其蓄积足恃。今背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是天下之大残也；淫侈②之俗，日日以长，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③，莫之或止④，生之者甚少，而靡⑤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，何得不靡⑥哉！

【注释】①至纤至悉：极为细致周密。纤，音先。②淫侈：奢侈，浪费过度。③残贼公行：残，破坏。贼，祸害。公行，公然行动、公然进行。④莫之或止：即「莫或止之」，没有人去制止它。之，代词，指「残贼公行」之事。⑤靡：耗费，浪费。⑥靡：「蹶」的异体字。竭尽，枯竭。蹶，音绝。

【译文】古人治理天下，极为细致周密，所以他们的积蓄足可以依赖。如今人们背离农业趋向商业，不劳而食的人太多，这是天下的大害；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增长，这是天下的大祸。祸害公然盛行，却没有人来制止它。从事生产的人很少，而浪费的人却很多，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呢？

【原文】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①之、织而衣②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③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④，而国无捐瘠⑤者，捐。谓民饥也。或谓贫乞者为捐也。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

【注释】①食：拿东西给人吃。②衣：谓给人穿上衣服。③资财之道：指获得财物的方法和途径。资财，钱财物资。道，方法、途径。④尧禹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：在尧帝、大禹时，有九年的水灾，商汤时曾有七年的旱灾。（详见附录）⑤捐瘠：饥饿而死。颜师古注：「瘠，瘦病也。言无相弃捐而瘦病者耳。」

【译文】圣明的君王在上位，而人民不会受冻挨饿的原因，并非是君王能耕作来供给人们食物吃，织布来供给人们衣服穿，而是会为百姓开辟获得财富的途径。所以，尧、禹时期有九年的水灾，商汤曾遇到七年的旱灾，但国家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，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而预先有所防备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民贫，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<sup>①</sup>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。民如鸟兽，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。

【注释】①地著：谓定居于一地。颜师古注：「地著，谓安土也。」

【译文】人民贫穷，就会有奸诈邪恶的事发生。贫穷是因为物资不足，物资不足是因为人们不进行农业生产，人们不务农就不会安居在一地，不能定居一处人们就会轻易离开家乡。（如果）百姓像鸟兽般居无定所，即使有高大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，有严厉的法律和刑罚，仍是不能加以禁止的。

【原文】「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<sup>①</sup>；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<sup>②</sup>；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<sup>③</sup>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。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民哉！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<sup>④</sup>，广蓄积，以实仓禀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民者，在上所以牧<sup>⑤</sup>之，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臧<sup>⑥</sup>，在于把握<sup>⑦</sup>，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民易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亡逃者得轻资<sup>⑧</sup>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，长于时，聚于力，非可一日成也；数石之重，中人<sup>⑨</sup>不

胜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【注释】①不待轻暖：不待，用不着、不用。轻暖，轻软而暖和。②甘旨：甜美。③再食：指每日两餐。④赋敛：田赋，税收。⑤牧：统治，驾驭。⑥藏：「藏」的古字。收藏，隐藏。⑦把握：掌握，执持。⑧轻资：便于携带的财物。⑨中人：中等的人，常人。

【译文】人在寒冷时需要衣服，不必是轻软暖和的；人在饥饿时需要食物，不必是甜美可口的。身体挨饿受冻，人们就不会顾及廉耻了。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感到饥饿，一年不制作衣服就会受冻。肚子饿了却得不到吃的，身体寒冷却得不到衣服，这样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，国君又怎能拥有他的人民呢？明智的君主知道其中的道理，所以使人民致力于农耕与蚕桑，减轻田租税收，广泛地积蓄粮食等物资来充实仓库，防备水旱的灾害，因此他就可以拥有众多的百姓了。人民，在于帝王用什么方法来驾驭他们。人们趋向利益，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，没有方向的选择。珠宝美玉和金银，饥饿时不能当吃的，寒冷时不能当穿的，然而大众却认为它们很贵重，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的缘故。金银珠宝这些物品，轻巧微小容易收藏，拿在手中，可以走遍天下而不会有饥寒的忧患。这样就使得人民容易离开家乡，盗贼受到鼓励，犯罪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。粟米布帛产生于田地中，随时令而生长，凝聚了人力在其中，不是一日之间就能长成的。几石重的粮食，一般的人难以拿动，也不会被奸邪之人所利用，然而一天得不到就会感到饥寒。所以，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。

【原文】今法律贱商人，商人已富贵矣；尊农夫，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，主之所贱也；吏之所卑，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，好恶乖迕①，而欲国富法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②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③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④，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，入粟县官⑤，得以拜爵⑥，得以除罪⑦。如此，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渫⑧矣。

【注释】①乖迕：违逆。颜师古注：「迕，违也。」②方今：当今，现时。③务农：从事农业生产。

④贵粟：以粮食为贵重之物，即重视粮食。为古代奖励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。⑤县官：朝廷，官府。⑥拜爵：封授官爵。⑦罪：同「罪」。⑧渫：散布，发散。颜师古注：「渫，散也。」

【译文】现今的法律轻视商人，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；法律尊重农民，而农民实际上已经贫贱了。于是民众所认为是尊贵的，正是君主所轻贱的；官吏以为是卑贱的，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。上下的观点相反，好恶的标准相违逆，却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建立，这是做不到的。当今的要务，没有比让人民致力于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。想要让人们从事于农业生产，关键是要重视粮食，其方法在于用粮食作为决定赏罚的条件。现在号召天下人民，只要向官府缴纳粮食，就可以得到爵位，或免除罪过。如此，富人就会拥有爵位，农民也会得到钱财，粮食也就能有所分散流通了。

【原文】顺于民心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①。

【注释】①农功：农事。

【译文】顺应人民的意愿，有三个方面的好处：第一是君主的需用充足，第二是人民的赋税减少，第

三是可以鼓励农业生产。

【原文】古之学者，耕且养，三年而通一艺，存其大体①，玩②经文而已。是故用日约③少，而蓄德④多，三十而五经⑤立也。后世经传⑥既已乖离⑦，博学者，又不思多闻阙疑⑧之义，而务碎义⑨逃难，便辞⑩巧说，破坏形体⑪，说五字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⑫。后进弥以驰逐⑬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，以安其所习，毁⑭所不见，终以自蔽⑮。此学者之患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大体：重要的义理。②玩：反复体会。③约：少，省减，简约。④蓄德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原文作「畜德」，修积德行。语本《易·大畜》：「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」⑤五经：五部儒家经典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。其称始于汉武帝建元五年。其中，《礼》，汉时指《仪礼》，后世指《礼记》；《春秋》，后世并《左传》而言。⑥经传：儒家典籍经与传的统称。传是阐释经文的著作。⑦乖离：背离。⑧多闻阙疑：虽然见多识广，有不懂之处，还应存有疑问。指谦虚谨慎地治学态度。语出《论语·为政》：「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。」阙疑，有疑问的地方要保留。颜师古注：「言为学之道，务在多闻，疑则阙之，慎于言语，则少过也，故志引之。」⑨碎义：支离破碎的解说。⑩便辞：犹言花言巧语。⑪破坏形体：颜师古注：「苟为僻碎之义，以避免他人之攻难者，故为便辞巧说，以析破文字之形体也。」⑫说五字之文，至于二三万言：颜师古注：「言其烦妄也。桓谭新论云：秦近君能说尧典，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，但说『日若稽古』三万言。」⑬后进弥以驰逐：后进，后辈，亦指学识或资历较浅的人。弥，益、更加。驰逐，指

追随、效法。⑭毁：毁谤，诋毁。⑮自蔽：自行掩蔽。谓为自己的成见所困，无视客观实际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学者一面耕作劳动，一面修养自己的品德学问，三年通晓一部经，一般是掌握其中的要义，反复体会经文罢了。所以花费的时间少而蓄养的德行却多，到三十岁就能通达五经了。后世的经和传已经相背离，那些所谓博学之人又不体会（孔子所说的）「多闻阙疑」的道理，而专门致力于支离破碎的解说，以逃避问难，不惜花言巧语，巧为立说，甚至任意析破文字的形体以饰己说，解释五个字的文句竟能达到二万字。后来的学人更是争相效法，所以往往从幼童时就抱守一部经，而到头发白了才能立言讲说，并因此满足于自己的所学，诋毁自己所未见过的观点，最终却是自己蒙蔽了自己，这就是求学之人的弊病啊。

【原文】儒家者流①，盖出于司徒②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、明教化者也。游文③于六经之中，留意④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⑤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。

【注释】①儒家者流：儒家，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表现的儒家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。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，是在总结、概括和继承了夏、商、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，崇尚「礼乐」和「仁义」，提倡「忠恕」和「中庸」之道。主张「德治」「仁政」，重视伦理关系。西汉以后，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。者流，犹言这个流派。②司徒：官名。相传少昊始置，唐虞因之。周时为六卿之一，曰地官大司徒。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。③游文：潜心文字。④留意：关心，注意。⑤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：颜师古注：

「祖，始也。述，修也。宪，法也。章，明也。宗，尊也。言以尧舜为本始而尊修之，以文王、武王为明法，又师尊仲尼之道。」

【译文】儒家这个流派，大概起源于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，是辅助君主理顺阴阳、阐明礼乐教化之人。他们潜心文字于六经之中，注重于仁义之间，遵循尧舜之道为本始，效法文王、武王的制度，尊孔子为宗师，来显明儒家言论的重要，在各种学问流派中，以儒家之「道」为最高。

【原文】道家①者流，盖出于史官②，历纪③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秉要执本④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。此君人⑤南面⑥者之术也。合于尧之克让⑦，《易》之谦谦⑧，一谦而四益⑨，此其所长也。

【注释】①道家：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学派之一。该派以道为世界的本源，故名。道家产生于春秋后期，为诸子百家之一，最初被称为道德家（见司马谈《论六家之要指》）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始称道家。道家创始人老子，主要的代表人物还有关尹、庄子、彭蒙、田骈等。老子和庄子一脉相承，形成了道家内部的老庄学派，其主要著作有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。②史官：主管文书、典籍，并负责修撰前代史书和搜集记录当代史料的官员。③历纪：一一记录之意。历，依照次序。「纪」通「记」。

④秉要执本：掌握要旨和根本。⑤君人：为人之君，统治人民。⑥南面：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，故帝王诸侯见群臣，或卿大夫见僚属，皆面向南而坐，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、卿大夫之位。⑦尧之克让：克让，指能谦让。颜师古注：「虞书尧典称尧之德曰『允恭克让』，言其信恭能让也，故志引之云。」⑧谦谦：谦逊貌。颜师古注：「谦字与谦同。」⑨一谦而四益：谦虚能使人得到好些益处。语

出《周易·谦卦》：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」

【译文】道家这个流派大概是起源于记录历史的官员，依次记录了古今国家成败、存亡和祸福的道理，懂得掌握要旨和根本，自己守着清净虚无，保持卑微柔弱。这是统治人民、面南称王者治国的方法，符合于尧帝的克己谦让和《易经》所提倡的谦逊隐忍。做到一个「谦」字，可以得到四种益处，这是道家的长处。



# 卷十五

## 汉书治要（三）

【原文】臣闻舜命九官<sup>①</sup>，禹作司空、弃后稷、契司徒、咎繇作士、垂共工、益朕虞、伯夷秩宗、夔典乐、龙纳言，凡九官也。济济<sup>②</sup>相让，和之至也。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<sup>③</sup>。故四海之内，靡不和宁。

【注释】①九官：古传舜设置的九个大臣。颜师古注：「《尚书》：禹作司空，弃后稷，契司徒，咎繇作士，垂共工，益朕虞，伯夷秩宗，夔典乐，龙纳言，凡九官也。」②济济：庄敬貌。济，通「齐」。③万物和于野：万物，众人。野，指民间，不当政的地位。与「朝」相对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舜王任命九官，他们庄严恭敬，相互谦让，和谐到了极点。众贤臣在朝廷上和睦相处，那么百姓在民间也就和谐相处。因此四海之内，无不和平安宁。

【原文】君子独守正<sup>①</sup>勉强<sup>②</sup>，以从王事<sup>③</sup>，则反见憎毒谗诉<sup>④</sup>，故<sup>⑤</sup>其诗曰：「密勿从事，不敢告劳。无罪无辜，谗口瞽瞍<sup>⑥</sup>。」

【注释】①守正：恪守正道。②勉强：尽力而为。③王事：王命差遣的公事。④憎毒谗诉：憎毒，憎恶痛恨。谗诉，谗毁，诽谤。⑤故：因此。⑥密勿从事，不敢告劳，无罪无辜，谗口瞽瞍：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。颜师古注：「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诗也。言己虽勉行事，不敢自陈劳」

苦，实无罪辜，而被谗譖嗷嗷然也。」密勿，勤勉努力。告劳，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劳苦。谗口，说坏话的嘴，谗人。螫螫，即嗷嗷，形容众声喧杂。颜师古注：「嗷嗷，众声也。」

【译文】君子独自恪守正道，尽力地从事王命差遣之事，却反遭他人的憎恶痛恨与诽谤。所以《诗经》上说：「勤勉努力的来操办公事，不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劳苦。自己本没有什么罪过，谗言恶语怎么就这么多呢？」

【原文】和气致祥①，乖气致异②，祥多者其国安，异众者其国危，天地之常经③、古今之通义④也。

【注释】①和气致祥：谓和平之气可致福祥。②乖气致异：乖气，邪恶之气，不祥之气。异，怪异不祥之事，灾异。③常经：永恒的规律。④通义：普遍适用的道理与法则。

【译文】和平之气可致福祥，不祥之气会招致灾异。祥瑞多国家就安宁，灾异多国家就危险。这是天地之间永恒的规律，古往今来通用的法则。

【原文】用贤人而行善政①，如或谮②之，则贤人退而善政还③。夫执狐疑④之心者，来谗贼⑤之口；持不断⑥之意者，开群枉⑦之门。谗邪⑧进者，众贤退；群枉盛者，正士销⑨。故《易》有「否、泰」⑩。小人道长，则君子道消。君子道消，则政日乱，故为否。否者，闭而乱也。君子道长，则小人道消。小人道消，则政日治，故为泰。泰者，通而治也。

【注释】①善政：清明的政治；良好的政令。②谮：谗毁；诬陷。③还：罢歇；止息。④狐疑：猜疑，

怀疑。颜师古注：「狐之为兽，其性多疑，每渡冰河，且听且渡。故言疑者，而称狐疑。」⑤谗贼：诽谤中伤，残害良善。⑥不断：不果决，不果断。⑦群枉：众奸邪。颜师古注：「枉，曲也。」⑧谗邪：谗佞奸邪的人。⑨正士销：正士，正直之士。销，消散。⑩否泰：《易》的两个卦名。天地交，万物通谓之「泰」，不交闭塞谓之「否」。后常以指世事的盛衰，命运的顺逆。

【译文】任用贤德的人施行清明的政治，如果有人进谗言毁谤他，那贤人就会离去，而善政也就废止了。抱着猜疑的心，会招致诽谤中伤的言语；持有不果断的意志，就会打开众奸邪的大门。谗佞奸邪的人被进用，众多的贤人就会离去；众奸邪兴盛的时候，正直之士就会离散。所以，《易经》中有否、泰二卦。小人之道增长，君子之道就会消减；君子之道消减了，政治就会日渐混乱，所以称为「否」。否，就是闭塞不通而混乱。君子之道增长，小人之道就会消退；小人之道消退了，那政治就会日益清明，所以叫做「泰」。泰，就是政治亨通昌达而天下太平。

【原文】故治乱荣辱之端①，在所信任。所信任既贤，在于坚固而不移。《诗》云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②。」言守善笃③也。

【注释】①端：事由；原委。②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：语出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。颜师古注：「此邶柏舟之诗也，言石性虽坚，尚可移转，己志贞确，执德不倾，过于石也。」③守善笃也：守善，坚守善道。笃，专一。

【译文】因此安定与动乱、荣誉与耻辱的缘由，就在于君主所相信并任用的人。所信任的人已经是贤

才了，那就要坚信他而不动摇。《诗经》上说：「我的心不像石头，石头虽坚尚可转；我心坚贞不可移。」说的就是坚守善道，专一不变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曰：「涣汗其大号①。」言号令如汗，汗出而不反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涣汗其大号：语出《易经·涣》。谓帝王号令，如人之汗，一出不复收。颜师古注：「此易涣卦九五爻辞也。言王者涣然大发号令，如汗之出也。」涣，本有发散之意，此谓帝王发布号令。大号，帝王的号令。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说：「帝王发出的号令就像流出的汗水一样。」这说的是号令像汗水，一出就不能再返回了。

【原文】故贤人在上位，则引①其类而聚之朝；在下位，则思与其类俱进。故汤用伊尹②，不仁者远，而众贤至，类相致③也。

【注释】①引：荐举。②汤用伊尹：汤，商朝的开国之君，又称成汤、成唐、武汤、武王、天乙等。伊尹，商汤大臣，名伊，一名挚，尹是官名。相传生于伊水，故名。是汤王妻子陪嫁的奴隶，后辅助成汤征伐夏桀，被尊为阿衡。汤去世后，历佐卜丙（即外丙）、仲壬二王。后太甲即位，因荒淫失度，被伊尹放逐到桐宫，三年后再迎接太甲恢复王位。③致：招引；招致。

【译文】所以，贤人居于上位，就会引荐和自己同样贤德的人聚集在朝廷；身在下位，就会想着与自

己同样贤能的人一起得到进用。所以成汤举用伊尹，不仁之人远离，而众多贤能之人就到来，这是同类相互感召的结果。

【原文】考祥应①之福，省灾异之祸，以揆②当世之变；放远③佞邪之党，坏散险诋之聚④，杜闭⑤群枉之门，广开众正⑥之路；决断狐疑，分别犹豫⑦，使是非炳然⑧可知，则百异⑨销灭，而众祥并至，太平之基、万世之利也。

【注释】①祥应：祥瑞的先兆。②揆：度量；揣度。③放远：远逐。④坏散险诋之聚：坏散，破坏，离散。险诋，亦作「险陂」，阴险邪僻。诋，音必。聚，谓朋党。⑤杜闭：堵塞，关闭。⑥众正：众多合于正道之事。⑦分别犹豫：分别，区别，分辨。犹豫，迟疑不决。⑧炳然：明显貌；明白貌。⑨百异：各种妖异。

【译文】考察吉兆感应的福祉，省思灾异产生的祸害，以揣度当今世事的变化，远逐那些谄佞邪曲的同伙，拆散那些阴险邪僻的朋党，堵塞群邪的大门，广开众正的道路，决断心中的怀疑，分辨那些犹豫不决之事，使得是非明白可辨，那么众多的灾异就会消灭，而诸多的祥瑞就会一并到来。这是天下太平的根基、千秋万世的利益啊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曰：「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①。」故贤圣之君，博观②终始，必通三统③。一曰天统，二曰地统，三曰人统。

【注释】①「易曰」下三句：语出《易经·系辞下》。②博观：广泛地观察或观览。③三统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正朔。夏正建寅为人统，商正建丑为地统，周正建子为天统。亦谓之三正。张晏曰：「一曰天统，为周十一月建子为正，天始施之端也。二曰地统，谓殷以十二月建丑为正，地始化之端也。三曰人统，谓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，人始成立之端也。」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说：「安定时不忘记危难，生存时不忘记灭亡，因此自身得以平安而国家也可以保全。」所以贤明圣德的君主，广泛地观察事物发展的始终，效法天、地、人三统，而能成就三代的盛世。

【原文】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也。故常战栗①，不敢讳亡②。孔子所谓「富贵无常」，盖谓此也。

【注释】①战栗：亦作「战慄」，因恐惧而颤抖。②讳亡：谓忌言亡国。

【译文】从古到今，没有不灭亡的国家，所以心中应常怀恐惧，不敢忌言亡国。孔子所说的「富贵无常」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曰：「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（旧无厚衣之以薪五字，补之。）藏之中野，不封不树。后世圣人，易之以棺槨。」①黄帝葬于桥山②，尧葬济阴③，丘垅④皆小，葬具甚微。舜葬苍梧⑤，二妃⑥不从。禹葬会稽⑦，不改其列⑧。不改官里树木百物之行列也。殷汤无葬处⑨。文武、周公葬于毕⑩，秦穆公葬于雍⑪，樗里子葬于武库⑫，皆无丘壠之处。此圣帝明王，贤君智士，远览⑬

独虑，无穷之计也。其贤臣孝子，亦承命⑭顺意而薄葬⑮之，此诚奉安⑯君父，忠孝之至也。

【注释】①易曰下五句：语出《易经·系辞下》。衣，覆盖。颜师古注：「厚衣之以薪，言积薪以覆之也……。」中野，原野之中。不封，指不聚土为坟。不树，指不种树（以标其处）。棺槨，棺材和套棺（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），泛指棺材。②黄帝葬于桥山：黄帝，古帝名。传说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「黄帝崩，葬桥山。」③济阴：汉代郡名，约在今山东省菏泽市附近。相传尧葬济阴郡成阳县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济阴郡下注：「成阳，有尧冢、灵台。」《皇览》：「尧冢在济阴成阳。」④丘隤：即丘陵，亦作丘壘，坟墓。⑤苍梧：山名，即今天的九嶷山，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境内，属南岭山脉之萌渚岭，南接罗浮，北连衡岳。相传舜帝南巡时崩于苍梧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「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，葬于江南九嶷。」⑥二妃：娥皇，女英。颜师古注：「二妃，尧之二女。」⑦会稽：山名，在浙江省绍兴县东南。相传夏禹大会诸侯于此计功，故名，会后禹病死并葬于此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：「十年，帝禹东巡狩，至于会稽而崩。」⑧不改其列：郑氏曰：「不改树木百物之列也。」⑨殷汤无葬处：殷汤，即商汤。宋祁引《皇览》曰：「汤冢在济阴亳县北东郭，去县二里。冢四方，方各十步。高七尺，上平，处平地。汉哀帝建平元年，大司空御史长卿案行水灾，因行汤冢。」⑩文武周公葬于毕：《皇览》：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也。」毕，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的地带，境域较广，又称为毕陌、毕原或咸阳原。⑪秦穆公葬于雍：秦穆公，一作秦繆公，春秋时秦国国君，五霸之一。嬴姓，名任好。在位三十九年，谥号「穆」。雍，今陕西凤翔县南。沈钦韩曰：《括地志》：「秦穆公冢在雍县东南二里。」

⑫ 樗里子葬于武库：樗，音出。樗里子，樗里疾的省称，又称严君疾。战国秦惠王的异母弟。居于樗里，亦自号樗里子。善言词，多智慧，秦人号为「智囊」。武库，位于汉长安城内南部，长乐、未央两宫之间，始建于汉高祖七年（公元前二〇〇年），吕后为之改名灵金藏，惠帝即位后以此库存藏禁兵器，名曰灵金内府。秦昭王七年（公元前三〇〇年），樗里子卒，葬于渭南章台之东。临终曰：「后百岁，是当有天子之官夹我墓。」至汉兴，长乐宫在其东，未央宫在其西，武库正对其墓。

⑬ 远览：指观察、考虑问题深远。⑭ 承命：受命。⑮ 薄葬：葬具及丧礼简单、节俭。⑯ 奉安：旧称安葬皇帝或父亲。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上说：「古时埋葬亡者，用厚厚的薪柴来覆盖，掩埋在田野之中，不聚土筑坟，也不种树作为标记，后来的圣人则用棺槨取而代之。」黄帝死后安葬在桥山，尧帝葬在济阴，他们的坟冢都很小，随葬的物品也很少。舜王葬在苍梧，娥皇和女英并没有陪葬；大禹葬在会稽山，并没有改变山上原有树木及百物的行列；商汤的葬地无人知晓；周文王、周武王和周公安葬在毕；秦穆公葬在雍邑；樗里子安葬在武库，都没有坟冢。这就是圣帝明王、贤君智士深思远虑的长久之计，他们的贤臣孝子也受命顺从其心意而对他们采取薄葬，这确实是恭敬地安葬君主和父亲，竭尽忠孝到了极点。

【原文】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，智愈深者葬愈微，无德寡智者葬愈厚，丘壠弥高，宫庙①甚丽，发掘必速。由是观之，明暗②之效，葬之吉凶，昭然③可见矣。

【注释】①官庙：官殿和宗庙的并称。②明暗：明与暗；明显与隐晦。③昭然：明白貌。

【译文】因此，德行愈厚的人，埋葬也就愈简约；智慧愈深的人，埋葬也就愈微薄；没有德行而又缺少智慧的人，埋葬也就愈丰厚。坟墓愈高大，宫庙愈华丽，被人挖掘得必然愈快速。由此看来，明与暗的效果，埋葬的吉凶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。」

【原文】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然而危，莫不欲存，然而亡，失御臣之术也。夫大臣操权柄①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权柄：犹权力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的，然而却常有危难；没有不想使社稷永存的，然而却常常灭亡。这是因为丧失了管理大臣的办法。大臣掌握权力，把持国家政事，没有不造成危害的。

【原文】昔晋有六卿①，智伯、范、中行、韩、赵、魏也。齐有田、崔②，卫有孙、宁③，鲁有季、孟，常掌国事，世执朝柄④。后田氏取齐⑤，六卿分晋⑥，崔杼杀其君光⑦，孙林父、宁殖出其君衎，弑其君剽⑧，季氏卒逐昭公⑨。皆阴盛而阳微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。

【注释】①六卿：指春秋时晋之范、中行、智伯、赵、韩、魏六氏。②齐有田、崔：田，即齐国田氏，其先人陈完为陈国厉公之子，因陈国发生变乱投奔齐国，改姓田。后田氏子孙世代为齐卿，逐渐夺得齐国政权，周安王时列为诸侯。崔，崔杼（？——公元前五四六年），姓姜，崔氏，谥「武」，又称崔子、武子。春秋时齐国大夫，后为齐国执政。以弱冠之年有宠于惠公。公元前五四八年，因庄公

与其妻棠姜私通，崔杼联合棠无咎杀庄公，立庄公弟杵臼（景公）为君，自己为右相。两年后，其子崔成等互相争权，家族发生内讧，左相庆封乘机攻灭崔氏，崔杼自缢而死，尸体为景公戮曝。③卫有孙、宁：孙，孙林父，姬姓，孙氏，名林父，谥号「文」，又称「孙文子」，春秋中期卫国卿大夫，孙良夫之子。宁，宁殖，姬姓，名殖，又称「宁惠子」，春秋时卫国大夫。④朝柄：朝廷的权力。⑤田氏取齐：指战国初年齐国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侯的事件。公元前三九一年，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。公元前三八六年，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，自立为国君，同年被周安王册命为齐侯。公元前三七九年，齐康公死，姜姓齐国绝祀。田氏仍以「齐」作为国号，史称「田齐」。⑥六卿分晋：春秋后期，晋国范氏、中行氏、智伯氏、韩氏、赵氏、魏氏六卿秉持国政，并相继改革田亩制、税制，图谋富强，相互兼并，导致晋室瓦解，最后分立为赵、韩、魏三国，史称「六卿分晋」。⑦崔杼杀其君光：光，即齐庄公（？—公元前五四八年），姜姓，吕氏，名光。本为齐灵公太子，后灵公改立宠姬所生的公子牙为太子，而派公子光出守即墨。灵公病重，大夫崔杼、庆封等从即墨将他迎回，杀死公子牙母子，齐灵公闻变吐血而亡，太子光即位，是为庄公。后因与崔杼之妻私通，被崔杼等人杀害。

⑧孙林父、宁殖出其君衍，弑其君剽：刘奉世曰：「孙林父、宁殖子，谓弑其君剽乃宁喜也。」（宁喜，宁殖之子。）衍，卫献公，姬姓，卫氏，名衍。卫国第二十四代国君，公元前五七六年至公元前五五九年、公元前五四六年至公元前五四四年在位。卫定公之子，殇公之兄，襄公之父。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：「（献公）十八年，献公戒孙文子、宁惠子食，皆往。日旰不召，而去射鸿于囿。二子从之，公不释射服与之言。二子怒，如宿。孙文子子数待公饮，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。师曹又怒公之

尝筮三百，乃歌之，欲以怒孙文子，报卫献公。文子语蘧伯玉，伯玉曰：「臣不知也。」遂攻出献公。献公奔齐，齐置卫献公于聚邑。孙文子、宁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，是为殇公。」剽，卫殇公，姬姓，卫氏，名秋，公元前五八年至公元前五四七年在位。卫定公之子，卫献公之弟。《左传》则称他是卫定公弟公子黑背之子，名剽，字子叔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「二月庚寅，宁喜、右宰谷伐孙氏，不克。伯国伤。宁子出舍于郊。伯国死，孙氏夜哭。国人召宁子，宁子复攻孙氏，克之。辛卯，杀子叔（卫殇公）及大子角。书曰：『宁喜弑其君剽。』言罪之在宁氏也。孙林父以戚如晋。书曰：『入于戚以叛。』」⑨季氏卒逐昭公：昭公，鲁昭公（公元前五六〇年—公元前五一〇年），名姬稠（史记作「稠」），鲁襄公之子，母齐归。公元前五四二年即位，鲁国第二十四代君主。公元前五一七年，鲁昭公率师攻伐季孙氏，「三桓」联兵反抗昭公，昭公兵败奔齐，后辗转至晋，晋欲使昭公返鲁，鲁不纳。公元前五一〇年，昭公死于晋地干侯，终年五十一岁。

【译文】过去晋国有六卿，齐国有田氏、崔氏，卫国有孙林父、宁殖，鲁国有季孙氏、孟孙氏。他们常年掌握国家政事，世代执掌朝廷大权。后来田氏取代姜姓国君成为齐侯，六卿瓜分了晋国，崔杼杀了他的国君齐庄公，孙林父、宁殖驱逐了卫献公衎，杀害了卫殇公剽；季孙氏最终也驱逐了鲁昭公。这些都是因为阴盛阳衰，在下位的人失去了为臣之道所导致的。

【原文】《书》曰：「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①。」

【注释】①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：语出《尚书·周书·洪范》。颜师古注：「周书

洪范也。而，汝也。言唯君得作威作福，臣下为之，则致凶害也。」作威作福，指滥用权势，独断专横。

【译文】《尚书》说：「臣子当中如果有滥用权势、独断专横的，必然会贻害你的家族，对你的国家不利。」

【原文】孔子曰：「禄去公室，政逮大夫①，危亡之兆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禄去公室，政逮大夫：语本《论语·季氏》，「孔子曰：『禄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逮于大夫，四世矣；故夫三桓之子孙，微矣。』」臣瓚曰：「政不由君，下及大夫也。上大夫即卿也。」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「爵禄不出于公室，政权由大夫掌握。这是危亡的征兆。」

【原文】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①，为其人征象②。

【注释】①先见：事前显露。见，同「现」。②征象：征候；迹象。

【译文】事物的兴盛必定会预先出现异常现象，作为相关人物的征兆。

【原文】夫明者，起福①于无形，销患于未然②。

【注释】①起福：产生或得到福祉。②销患于未然：销患，消除祸患。未然，还没有成为事实。

【译文】明智的人能造福于无形，除祸于未然。

# 卷十六

## 汉书治要（四）

【原文】天下安，注意①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将相和，则士豫附②。士豫附，天下虽有变，则权不分。

【注释】①注意：重视；关注。②豫附：乐于归附。

【译文】天下安定时，人们关注的是丞相；天下危急时，人们关注的是大将。将相和睦，那么士人就乐意归附；士人乐意归附，天下即使有变故，国家的大权也不会分散。

【原文】周之先自后稷①，积德累善十余世，及武王伐纣，不期②会孟津③上八百诸侯，遂灭殷。成王④即位，周公之属傅相⑤焉，乃营成周⑥都雒，以为此天下中，诸侯四方纳贡职⑦，道里钧矣⑧。有德则易以王，无德则易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令周无周字。务以德致人，不欲阻险，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。

【注释】①后稷：周之先祖。相传姜嫄践天帝足迹，怀孕生子，因曾弃而不养，故名之为「弃」。虞舜命为农官，教民耕稼，称为「后稷」。②不期：未经约定。③孟津：古黄河津渡名。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、孟县西南。相传周武王在此盟会诸侯并渡河，故一名盟津。一说本作盟津，后讹作孟津。

为历代兵家争战要地。④成王：西周第二代天子，姓姬，名诵。武王之子，谥号「成王」。⑤傅相：辅佐。⑥成周：古地名。即西周的东都洛邑。故址据传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郊。⑦贡职：贡赋；贡品。⑧道里钧矣：道里，道路；路途。钧，通「均」，相等。

【译文】周朝的先祖从后稷开始，积德行善长达十几代。等到周武王讨伐殷纣时，未经约定而主动到孟津会盟的就有八百诸侯，于是灭掉了殷商。周成王即位，周公等人辅佐他，于是营建了成周（洛邑），定都于此，认为这是天下的中心，诸侯从四方来缴纳贡赋，道路里程基本上是均等的。君主有德行就容易在这里称王，没有德行的就容易灭亡。凡是建都于此的，都希望君主务必要以德政来感召人民，而不希望依靠险要的地势，让后代君主骄奢淫逸来虐待百姓。

【原文】曰安且治者，非愚则谀①，皆非事实，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厝②之积薪③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方今之势，何以异此！

【注释】①谀：谄媚；奉承。②厝：放置。③积薪：积聚木柴。

【译文】凡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者，不是愚昧便是阿谀奉承，都不是从事实出发、懂得国家安定与动乱根本的人。有人捧着火种放在柴堆之下，自己却睡在上面，火还未燃烧起来时，就说很安全，如今国家的形势，与此有什么不同呢？

【原文】建久安之势，成长治之业，以承祖庙，以奉六亲①，至孝②也；以幸天下，以育群生③，至仁

也；立经陈④纪，轻重同得，后可以为万世法程⑤，虽有愚幼不肖⑥之嗣，犹得蒙业而安，至明也。

【注释】①六亲：历来说法不一。汉贾谊《新书·六术》篇，以父、昆弟、从父昆弟、从祖昆弟、从曾祖昆弟、族兄弟为「六亲」。应劭曰：「六亲，父母兄弟妻子也。」②至孝：谓极尽孝道。③群生：指百姓。④陈：公布。⑤法程：法则；程式。⑥不肖：不成才，不正派。

【译文】建立永久安定的形势，成就长期太平的功业，以此来敬奉祖庙、奉养六亲，这是孝道做到了极点；以此来造福天下，教育百姓，这是仁爱到了极点；订立准则，颁布纲纪，对事物的主次轻重处理得当，后人可以把它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，即使有愚昧、幼弱或不成才的子孙，仍然能够承蒙祖业而安享太平，这是贤明到了极点。

【原文】夫移风易俗①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类②非俗吏③之所能为也。俗吏之所务，在于刀笔筐篋④，而不知大体⑤。

【注释】①移风易俗：转移风气，改变习俗。②类：大抵。③俗吏：才智平庸的官吏。④刀笔筐篋：周寿昌曰：「刀笔以治文书，筐篋以贮财币。言俗吏所务，在科条征敛也。」刀笔，指法律案牍。筐篋，用竹枝等编制的狭长形箱子。⑤大体：重要的义理，有关大局的道理。

【译文】转移风气，改变习俗，使天下人回心转意，趋向正道，这大概不是普通的官吏所能做到的。普通官吏所能做的，只在于写写公文，收收钱财，而不懂治国的大体。

【原文】夫立君臣，等①上下，使父子有礼，六亲（父母兄弟妻子）有纪②，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人之所设，不为不立，不植则僵③，不修则坏。

【注释】①等：分等；区别。②纪：法则；准则。③不植则僵：植，建立。僵，倒下。

【译文】确立君臣的位置，区分上下的等级，使父子之间有礼可遵，六亲之间有法可循，这不是上天的规定，而是人为设立的。人们所设立的规矩，不实行就不能建立，不树立就会被废弃，不进行修治就会败坏。

【原文】管子曰：「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」①

【注释】①「管子曰」四句：出自《管子·牧民》，与原文略有出入。维，纲纪。

【译文】管子说：「礼义廉耻，是治国的四个纲纪；四维不能确立，国家就会灭亡。」

【原文】令君臣上下有差①，父子六亲，各得其宜②，奸人无所几幸。此业壹定，世世常安。若夫③经制不定，是犹渡江河无维楫④，中流而遇风波，船必覆矣。

【注释】①差：等级。②各得其宜：谓人或事物都得到适当的安置。③若夫：至于。用于句首或段落开始，表示另提一事。④维楫：系船之绳和船桨。

【译文】使君臣上下各有等级，父子六亲都能得到适当的安置，邪恶之人没有非分的企图。这样的制度一旦确定，世世代代就会共享太平。如果治国制度不能确定，这就像渡江河而没有缆绳和船桨一

样，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浪，船一定会翻的。

【原文】夏为天子，十有余世①；殷为天子，二十余世②；周为天子，三十余世③；秦为天子，二世而亡④。人性⑤不甚相远也，何三代之君，有道之长，而秦无道之暴也？其故可知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夏为天子十有余世：夏朝共传十四代、十七王，前后历经约四百七十一年。后为商朝所代。②殷为天子二十余世：商朝共传十七代、三十一王，延续约六百年（一说为五百一十年，另一说为六百五十五年）。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，殷商遂被周所代。③周为天子三十余世：周朝共传三十代、三十七王，约七百九十一年（未定）。④秦为天子二世而亡：秦，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。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原，自称始皇帝，建都咸阳。公元前二〇六年，为汉所灭。传二世，共十五年。⑤人性：人的本性。

【译文】夏朝天子传了十几世；殷朝天子传了二十多世；周朝天子传了三十多世；秦朝天子传到第二世就灭亡了。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大，为什么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君主治理天下，政治清明而又长久，而秦朝之君却无道又突然灭亡呢？这其中的缘故可想而知。

【原文】古之王者，太子乃①生，固②举以礼；使士负③之，有司齐肃端冕④，见于天也；过阙则下⑤，过庙则趋⑥，孝子之道也。故自为赤子⑦，而教固已行矣。

【注释】①乃：副词。始；才。颜师古注：「乃，始也。」②固：副词，就。③负：以背载物。④有司

齐肃端冕：有司，官吏。古代设官分职，各有专司，故称。齐肃，庄重敬慎。端冕，玄衣和大冠，古代帝王、贵族的礼服。韦昭注：「端，玄端之服。冕，大冠也。」⑤过阙则下：经过宫门时就下车步行。阙，宫门、城门两侧的高台，中间有道路，台上起楼观。⑥过庙则趋：经过宗庙时就恭敬地小步疾行。庙，指宗庙的前殿。趋，古代的一种礼节，以碎步疾行表示敬意。⑦赤子：婴儿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君王，在太子刚出生时，就用礼来教养他，让士人背着太子，有关官员则恭敬肃穆、衣冠整齐，这是拜见上天。经过宫门时就下车步行，经过宗庙时就恭敬地小步疾行，这是孝子之道。所以从太子还是婴孩时，教育就已经在进行。

【原文】昔者成王，幼在襁褓①之中，召公为太保②，周公为太傅③，太公为太师④。保，保其身体；傅，傅⑤之德义；师，导之教训。此三公职也。于是为置三少⑥，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是与太子宴⑦者也。故乃孩提有识⑧，三公、三少，明孝仁礼义，以导习⑨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。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⑩，孝悌博闻有道术者⑪，以卫翼⑫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、闻正言、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。

【注释】①襁褓：背负幼儿的布带和布兜。②召公为太保：太保，古三公之一，位次太傅。周置，为辅弼国君之官。武王去世后，成王年少，召公任太保，以长老身份监护。③周公为太傅：武王死后，成王年幼，由周公摄政当国，相继平定「三监」叛乱，大行封建，营建东都，制礼作乐，最终还政成王，天下臻于大治。太傅，三公之一。周代始置，辅弼天子治理天下（国王年幼或缺位时，可以代为

管理国家)。④太公为太师：太公，即姜太公，姜姓，吕氏，字子牙，一名望，又称太公望，是享誉盛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谋略家。曾辅佐文王姬昌，修德振武，以求兴周。周武王伐纣时，以太公为军师，牧野大战，灭商盛周。周初分封，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。历经文、武、成、康四王，谥号「齐太公」。太师，古三公之最尊者。周置，为辅弼国君之官。孔传：「师，天子所师法。」⑤傅：教导。⑥三少：三公的副职。亦称三孤。⑦宴：颜师古注，「宴，谓安居。」王先谦曰：「《新书》『宴』作『燕』，于燕居时随事辅导也。」⑧孩提有识：孩提，幼小；幼年。有识，指能晓事之年。⑨导习：指导教习。⑩端士：犹端人，正直的人。⑪孝悌博文有道术者：孝悌，孝顺父母，敬爱兄长。博文，多闻；见闻广博。道术，道德学问；文章道德。⑫卫翼：犹辅佐。

【译文】过去，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时，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，周公做他的太傅，太公（吕尚）做他的太师。保，就是保护太子的身体；傅，就是教导太子道德仁义；师，就是对太子进行教诲训导，这是三公的职责。于是又为太子设置三少：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他们是平时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。所以太子从幼年开始懂事时起，三公、三少就为其讲明孝、仁、礼、义之理，并对他进行指导教习，赶走心术不正之人，不让太子看到邪恶的行为。因此为他挑选的都是天下正直之士，及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、见闻广博且有道德学问的人来辅佐他，让这些人 and 太子居住一处，同出同入。所以太子从生下来，看到的都是端正之事，听到的都是正直之言，所行的都是正确之道，左右前后都是正派之人。

【原文】夫习①与正人居②之，不能无正，犹生长楚之乡，不能不楚言也。孔子曰：「少成若天性，

习贯如自然③。」

【注释】①习：习惯；习惯于。②居：相处。③少成若天性，习贯如自然：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：「少成则若性也，习惯若自然也。」

【译文】习惯于和正派的人相处，就不会不端正。这就如同生长在楚国，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。孔子说：「自幼形成的习惯好像天性一般，习惯养成久了就好像出于自然一样。」

【原文】太子既冠①成人，免于保傅之严，则有记过之史②、彻膳之宰③、进善之旌④、诽谤之木⑤、敢谏之鼓⑥。瞽史⑦诵诗，工诵箴谏⑧，大夫进谋⑨，士传民语⑩。习与智长，故切而不愧⑪；化⑫与心成，故中道⑬若性。春秋⑭入学，坐国老⑮，执酱而亲餽⑯之，所以明有孝也；行以鸾和⑰（鸾在衡，和在轼），步中⑱采齐⑲，趋中肆夏⑳（乐诗也，步则歌之以中节），所以明有度也；其于禽兽，见其生不食其死，闻其声不食其肉，故远庖厨㉑，所以长恩，且明有仁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冠：古代男子到成年则举行加冠礼，叫做冠。一般在二十岁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「男子二十冠而字。」郑玄注：「成人矣，敬其名。」②记过之史：记录过失的史官。③彻膳之宰：彻膳，古代遇有灾患变异时，帝王撤减膳食，以示自责。宰，古代官吏的通称。④进善之旌：上古专为进善言的人发表意见而设置的一种标志旗帜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：「古之治天下，朝有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。」裴駮集解：「应劭曰，『旌，幡也。尧设之五达之道，令民进善也。』如淳曰：『欲有进善者，立于旌下言之。』」⑤诽谤之木：供百姓书写政治缺失的表木。⑥敢

谏之鼓：即登闻鼓，进谏者所击之鼓。古代帝王为表示听取臣民谏议或冤情，在朝堂外悬鼓，许臣民击鼓上闻。⑦警史：乐师与史官的并称。⑧工诵箴谏：工，古代特指乐官。箴谏，规诫劝谏的话；规诫劝谏。⑨大夫进谏：大夫，古职官名。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、大夫、士三等；各等中又分上、中、下三级。后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。进谏，进献谋略。⑩士传民谣：士，古代诸侯设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「士」的地位次于大夫。民谣，民间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言语。一般言简意赅，多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。⑪切而不愧：颜师古注：「每被切磋，故无大过可耻愧之事。」切，指学行上切磋相正。愧，音溃，惭愧。⑫化：教化，教育。⑬中道：合乎道义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「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」孔颖达疏：「从容闲暇而自中乎道。」⑭春秋：春季与秋季。⑮国老：指告老退职的卿、大夫、士。⑯亲餽：亲自奉进食物。颜师古注：「餽字与饋同。」⑰鸾和：鸾与和，古代车上的两种铃子。《周礼·夏官·大驭》：「凡驭路仪，以鸾和为节。」郑玄注：「鸾在衡，和在轼，皆以金为铃。」⑱中：颜师古注：「谓与其节相应也。」⑲采齐：即采芡，古乐曲名。一说，逸诗名。⑳趋中肆夏：趋，疾行。肆夏，古乐章名。㉑庖厨：厨房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「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」

**【译文】**太子举行成年冠礼后，免除了太保、太傅的严格管束，而有了记录其过失的史官，又有负责撤减膳食来进行劝谏的官员，有为进善言者发表意见而设立的旗帜，有供百姓书写其政治缺失的表木，还设有供进谏者进谏所击之鼓。乐师和史官诵读诗进行规劝，乐官诵读规诫来劝谏，大夫进献谋略，士人传诵民间的言论。良好的习惯和智慧一同增长，所以在切磋学问品行时而无惭愧之事；教化

和思想一起形成，所以行为符合道义，如同出自本性一般。太子在春、秋入学时，请国老上坐，手里捧着酱，亲自奉上，这是用来教导天下人子当尽孝道。出行时在车上配以鸾铃、和铃，步行（慢行）时符合《采齐》的节奏，疾行时则合于《肆夏》的节奏，这是用来教导天下之人要有礼节。对于禽兽，见到它们活着，就不忍心杀死它们来吃；听到它们的叫声，就不愿意去吃它们的肉。所以君子远离厨房，为的是长养内心的恩德，以此表明有仁爱之心。

【原文】鄙谚①曰：「不习为吏，视已成事②。」又曰：「前车覆，后车诫③。」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其已事④可知也。夫存亡之变，治乱之机⑤，其要在是矣。

【注释】①鄙谚：俗语。②不习为吏，视已成事：不熟悉做官之事，看看以往官吏所办之事就明白了。习，熟悉；通晓。③诫：戒备，警惕。④已事：往事。⑤机：事物的关键；枢纽。

【译文】俗话说：「不熟悉做官之事，看看以往官吏所做之事就明白了。」又说：「前面的车颠覆了，后面的车要引起警惕。」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所以统治长久的原因，从他们的往事中就可以知晓了。国家存在和灭亡的变化、安定与动乱的关键，其要旨就在这里了。

【原文】为人主计者，莫如先审取舍①。取舍之极②定于内，而安危之萌③应于外矣。安者非一日而安也，危者非一日而危也，皆以积渐④然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【注释】①审取舍：审，明白，清楚。取舍，择用与弃置。②极：中正的准则。③萌：刚刚显露的发

展趋势或情况；开端。④积渐：逐渐形成。

【译文】为君主出谋划策的人，没有比先弄明白择用和弃置的内容更重要的了。取舍的准则，决定于朝廷，而安危的萌芽就会在天下表现出来。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安定的，危亡也不是一天就会危亡的，这都是逐渐积累形成的，因此不能不明察呀！

【原文】人主之所积，在其取舍。以礼义治之者，积礼义；以刑罚治之者，积刑罚。刑罚积而民怨背①，礼义积而民和亲②。故世主③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。或导之以德教，或馭④之以法令。导之以德教，德教洽⑤而民气⑥乐；馭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极而民风⑦哀。哀乐之感，祸福之应也。

【注释】①怨背：因怨恨而背离。②和亲：和睦相亲。③世主：国君。④馭：「驱」的古字，驾驭；驱使。⑤洽：周遍；广博。⑥民气：指民众的精神。⑦民风：民间的风尚。

【译文】君主所积累的，在于他的取舍。用礼法道义治国者，积累的就是礼义；用刑罚治理国家者，积累的就是刑罚。刑罚积累多了人民就会因怨恨而背离，礼义积累多了人民就会和睦亲爱。所以，国君希望人民善良的愿望是相同的，但用来使人民善良的办法常常不同。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，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。用道德教化来引导，德教就会周遍天下，民众的精神也会感到欢乐；用法令来驱使，法令用到了极点，民风就会显出哀怨。哀怨欢乐的感受，便是祸福的应证。

【原文】夫天下大器，今人之置器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。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，在天子之所置之。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，而德泽①洽，禽兽草木广裕②，德被子孙数十世，此天下所共闻也。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，德泽无一有，而怨毒③盈于世，人憎恶之如仇讎④，祸几及身⑤，子孙诛绝⑥，此天下之所共见也。是非其明效大验⑦邪！

【注释】①德泽：恩德，恩惠。②广裕：繁庶。③怨毒：怨恨，仇恨。④仇讎：仇人；冤家对头。⑤及身：亲身受到。⑥诛绝：诛灭；灭绝。⑦明效大验：明效，明显的效果。验，效验，效果。

【译文】天下好比一个大的器物，如今人们放置器物，放在安稳处就安稳，放在危险处就危险。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放置器物没有什么差别，就看天子把它放在什么地方。商汤、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义道德、礼乐教化上，于是恩德广被，禽兽繁衍，草木茂盛，德行荫子孙几十世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；秦始皇把天下放置于法令刑罚上，一点恩泽都没有，于是怨恨充满世间，人们憎恨他如仇敌一般，祸害差一点殃及自身，子孙被诛杀灭绝，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。谁是谁非这就清楚地得到呈现和验证了啊！

【原文】人之言曰：「听言①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，则言者莫敢妄言。」

【注释】①听言：谓听取谏劝之言。

【译文】人们说：「听取意见的办法，必须用事实来检验其是否可行，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说。」

【原文】故主上遇①其大臣，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②也；如遇官徒③，彼将官徒自为也。故古者礼不及庶人，刑不至大夫，所以厉宠臣之节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④，跪而自裁⑤，上不使人挫抑⑥而刑之也，曰：「子大夫⑦自有过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」遇之有礼，故群臣自烹⑧；婴⑨以廉耻，故人矜以节行⑩。上设⑪廉耻礼义，以遇其臣，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，则非人类也。故为人臣者，利不苟就⑫，害不苟去，唯义所在。

【注释】①遇：对待。②自为：看待自己。③官徒：官府的徒隶。④闻命则北面再拜：闻命，接受命令。北面，面向北，古礼，臣拜君，卑幼拜尊长，皆面向北行礼，因而居臣下、晚辈之位曰「北面」。再拜，拜了又拜，表示恭敬，古代的一种礼节。⑤自裁：自杀。⑥挫抑：揪住往下按。颜师古注：「挫，持头发也。抑，谓按之也。」⑦子大夫：国君对大夫、士或臣下的美称。⑧自烹：即自喜，自己爱好。颜师古注：「喜，好也，好为志气也。」⑨婴：颜师古注：「婴，加也。」⑩矜以节行：矜，注重；崇尚。节行，节操品行。⑪设：施用。⑫苟就：苟，随便；马虎。就，谋求；求取。

【译文】所以君主对待他的大臣，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，那大臣也将以犬马来看待自己；如果像对待官府的徒隶一样，那大臣也将以官府的徒隶来看待自己。所以古时候礼仪不涉及平民，刑罚不施加于大夫，这样做是为了激励宠臣的节操。那些犯了重大罪行的人，接到命令就面朝北方拜了又拜，然后跪下自杀。君主不派人去揪住他的头发按着他的头斩下首级，而说：「这是大夫您自己有罪呀！我对待您是有礼的。」君主对待臣下有礼，所以群臣就会自我勉励；以廉耻约束臣子，所以人们就会重视节操品行。君主用廉耻礼义来对待他的臣子，而臣子却不用节操品行回报君主，那他就不是人了。所

以做臣子的，见到利益不随便谋取，见到危害不随便逃避，只按照道义而行事。

【原文】臣闻千金子不垂堂①，百金子不骑衡②（骑，倚也），圣主不乘危③，不徼幸④。

【注释】①千金子不垂堂：千金子，富贵人家的子弟；家累千金的人。垂堂，靠近堂屋檐下，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，故以此喻危险的境地。颜师古注：「言富人之子则自爱也。垂堂，谓坐堂外边，恐坠堕也。」②骑衡：如淳曰：「骑，倚也。衡，楼殿边栏楯也。」③乘危：登上或踏上危险之地，犹言冒险。④徼幸：徼，通「饶」，希望获得意外成功；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害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家有千金的人，坐卧不在屋檐下（怕被屋瓦掉下打伤）；家有百金的人不倚靠楼台的栏杆；圣明的君主不冒险，不存侥幸心理。

【原文】臣闻兵法有必胜之将，由此观之，安边境，立功名①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。

【注释】①功名：功业和名声。

【译文】臣听兵法上说要有「必胜的将领」。由此看来，安定边境，建立功业，取决于良将，不能不加以选择。

【原文】臣又闻用兵，临战合刃①之急者三：一曰得地形，二曰卒服习②，三曰器用③利。

【注释】①合刃：犹交锋。颜师古注：「合刃，谓交兵。」②卒服习：卒，步兵。后泛指士兵。服

习，谓习熟武艺。③器用：此指武器。

【译文】臣又听说用兵，临战交锋最要紧的有三件事：一是占据有利地形，二是士兵训练有素，三是武器精良。

【原文】兵法曰：「器械①不利，以其卒予②敌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与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与敌也。四者③，兵之至要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器械：指武器。②予：给予。③四者：《汉书·晁错传》原文作「器械不利，以其卒予敌也；卒不可用，以其将予敌也；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予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予敌也。」

【译文】兵法上讲，武器不精良，就是把兵卒送给敌人；士兵不能打仗，就是把将领送给敌人；（将领不懂兵法，就是把君主送给敌人）；君主不选择将领，就是把国家送给敌人。这四点，是战争的关键啊！

【原文】昔者大禹，勤求贤士，施及方外①，近者献其明，远者通厥②聪，比善戮力③，以翼④天子，是以大禹能无失德⑤。

【注释】①施及方外：施，颜师古注：「施，延也。」方外，域外；边远地区。②厥：代词，其。③比善戮力：比善，和睦亲善。戮力，勉力；并力。④翼：辅佐，帮助。⑤失德：过错；失误。

【译文】从前，大禹努力访求贤士，扩展到边远地区，近处的人奉献其贤明，远处的人共享他们的智

慧，大家和睦亲善、齐心协力，来辅佐天子。因此大禹能够没有过失。

【原文】古之三王①，臣主俱贤，故合谋相辅②，计安天下，莫不本于人情③。人情莫不欲寿，三王生而不伤也；人情莫不欲富，三王厚而不困也；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扶④而不危也；人情莫不欲逸⑤，三王节其力不尽也。其为法令也，合于人情而后行之；其动众使民也，本于人事然后为之。取人以己，内恕及人⑥。情之所恶，不以强人；情之所欲，不以禁民。是以天下乐其政而归其德，望⑦之若父母，从之若流水，百姓和亲⑧，国家安宁，名位⑨不失，施及后世。

【注释】①三王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君，夏禹、商汤、周文（武）王。②合谋相辅：合谋，共同谋议。相辅，相辅助；相配合。③人情：人心，众人的情绪、愿望。④扶：支援；帮助。⑤逸：闲适；安乐。⑥内恕及人：颜师古注：「以己之心揆之于人也。」⑦望：景仰。⑧和亲：和睦相亲。⑨名位：名誉与地位。

【译文】在古代夏、商、周三代圣王之时，臣子和君主都很贤明，因此他们共同谋议、互相配合，想着安定天下，无不以百姓的意愿为根本。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，三王便保护人们的生命而不加以伤害；人情没有不想富裕的，三王就使人们财物丰厚而不使其贫乏；人情没有不想安定的，三王便扶助他们而不使其遭受危害；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，三王便节省民力而不使民力用尽。三王制定法令，先是合乎百姓的愿望然后再施行；动用百姓、役使民众时，也是立足于人情事理然后才去做。以对待自己之心来要求别人，用考虑自己的心来为他人着想。人情所憎恶的，不强加于人；人情所向往的，不

去禁止人们。因此天下人都欢喜他们的政策而归附其仁德，景仰他们就像父母一样，追随他们如同流水一般。百姓和睦相亲，国家太平安宁，名誉与地位不失，以致延续到后世。



# 卷十七

## 汉书治要（五）

【原文】夫忠臣之于其主，由孝子之于其亲也，尽心焉，尽力焉。进①而喜，非贪位也；退而忧，非怀宠②也。忠结③于心，恋慕不止，进得及时④，乐行其道也。故仲尼去鲁，迟迟吾行也⑤；孟轲去齐，三宿而后出⑥。盖彼诚仁圣之心也。

【注释】①进：晋升，提拔。②怀宠：谓留恋君王的恩宠。③结：聚合，凝聚。④及时：逢时，谓得到有利时机。⑤仲尼去鲁，迟迟吾行也：鲁定公十三年（公元前四九七年），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，季桓子接受了女乐，君臣迷恋歌舞，多日不理朝政，孔子非常失望。不久鲁国举行郊祭，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，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，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辞官别鲁，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，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孟子曰，「孔子之去鲁，曰：『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国之道也。』」意谓，孟子说：「孔子离开鲁国时，说道，『我要慢慢地走啊，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。』」⑥孟轲去齐，三宿而后出：孟子曾先后在齐十余年，期间齐王虽对孟子待遇优厚，但推行「仁政」却是无望，孟子终于离开齐国。孟子一生共游齐三次，最后离开齐国时，曾「三宿于昼」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：「孟子去齐，宿于昼。」昼，齐国西南部的近邑，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西北。

【译文】忠臣对于他的君主，犹如孝子对于他的双亲一样，尽心尽力。得到晋升就感到欢喜，但并不是贪图高位；遭到贬斥就感到忧愁，却不是留恋君王的恩宠。忠诚凝聚在心中，对君主的留恋仰慕从未停止，得到晋升又能恰逢其时，就会乐于实践自己的所学。所以孔子当年离开鲁国，说：『我要慢慢地走啊！』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，三宿于昼才离去。他们这确实是仁人圣者的存心啊！

【原文】臣闻忠臣之事君也，言切直①则不用，其身危，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②。故切直之言，明主所欲急闻，忠臣之所以蒙③死而竭智④也。地之饶⑤者，虽有善种，不能生焉；江皋河濒⑥，虽有恶种，无不猥大⑦。故地之美者善养禾⑧，君之仁者善养士⑨。

【注释】①切直：恳切率直。②明道：阐明治道，阐明道理。③蒙：引申为冒着、顶着。④竭智：竭尽智慧。⑤饶：指土质坚硬瘠薄。颜师古注：「饶，埆，瘠薄也。」⑥江皋河濒：江皋，指江岸、江边地。濒，水边。⑦猥大：粗大，壮大。⑧善养禾：容易养育禾苗。善，容易。养禾，养育禾苗；种植禾苗。⑨养士：培养人才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忠臣事奉君主，言语恳切率直则不被信用，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。如果言语不切直，又不能够阐明道理。所以切直的话，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听到的，也是忠臣之所以冒着死罪而竭诚尽智要表达的。对于坚硬而贫瘠的土地，即使有好的种子，也是不能生长的；至于江河边的湿地，即使有不好的种子，却没有不长得壮大的。所以肥美的土地容易养育禾苗，有仁德的君主善于培养人才。

【原文】古者，圣王之制，史在前书过失①，工诵箴谏②，庶人谤于道③，商旅④议于市，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。闻其过失而改之，见义而从之，所以永有天下也。

【注释】①史在前书过失：史，在王左右的史官。书，记录、记载。②工诵箴谏：工，古代乐官。诵，唱或诵读。箴谏，规戒劝谏的话。③庶人谤于道：庶人，指平民、百姓。谤，指责别人的过失。④商旅：行商，流动的商人。

【译文】古代圣王的制度是：史官在面前记录君主的过失，乐官诵读规劝的话，百姓在道路上指责君主 的过失，商旅之人在街市上议论君主的过错。这样一来，君主便能听到自己的过失。听到自己的过失并改正它，看到正义的事就依从去做，所以他能永久地享有天下。

【原文】天子之尊，四海之内，其义莫不为臣。然而养三老于大学①，举贤以自辅弼②，求修正之士③使直谏。故尊养三老，示④孝也；立辅弼之臣者，恐骄也；置直谏之士者，恐不得闻其过也；学问⑤至于台莧⑥者，求善无厌也；商人庶人诽谤已而改之，从善⑦无不听也。

【注释】①养三老于大学：三老，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，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「养三老五更于辟廱。」颜师古注引李奇曰：「王者父事三老，兄事五更。」大学，即太学，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。②辅弼：亦作「辅拂」。辅佐；辅助。③修正之士：指遵行正道的人。④示：显现，表示。⑤学问：学习和询问（知识、技能等）。语出《易·乾》：「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。」⑥台莧：割草采薪之人。⑦从善：依从善道，听从善言。

【译文】以天子的尊贵，在全国之内，按道理来说，没有人不是他的臣子。然而天子还在太学（以尊敬父亲之礼）奉养三老，选拔贤能之人来作为自己的辅佐，访求修身正行之人（让他们）直言规谏。所以尊养三老，是显示孝道；设立辅助之臣，是担心自己骄纵；设置直言劝谏的官员，是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失。学习和询问（的对象）甚至到割草打柴的人，是因为追求善行从不满足；商旅和庶民指责自己的过失就加以改正，是因为对善言没有不听从的。

【原文】文王好仁，故仁兴；得士而敬之，则士用，用之有礼义。故不致①其爱敬，则不能尽其心，则不能尽其力，则不能成其功。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，尊其爵禄②而亲之，疾则临视之无数③，死则吊哭④之，为之服锡衰⑤，而三临其丧⑥，未斂⑦不饮酒食肉，未葬不举乐⑧，当宗庙之祭而死，为之废乐⑨。故古之君人⑩者于其臣也，可谓尽礼矣。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，以报其上，功德立于后世，而令问⑪不忘也。

【注释】①致：表达。②爵禄：指授予爵位、官职和俸禄。③临视之无数：临视，亲临省视。无数，没有限定的数量或规定的次数。④吊哭：吊祭且哀哭之。⑤锡衰：细麻布所制的丧服。锡，通「錫」。《周礼·春官·司服》：「王为三公六卿锡衰。」郑玄注：「君为臣服吊服也。郑司农云：『锡，麻之滑易者。』」⑥三临其丧：三度亲临（臣子的）丧礼。⑦斂：通「殓」。给死者穿衣、入棺。⑧未葬不举乐：还没有安葬前，君主不奏乐。葬，掩埋尸体。举乐，奏乐。⑨当宗庙之祭而死，为之废乐：宗庙，古代帝王、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。废，停止、中止。⑩君人：为人之君，统治人民。⑪令问：

指美好的声誉。

【译文】因文王好仁，所以仁政就能兴盛起来；得到贤士而能尊敬他们，所以贤士就能为其所用，而文王又能遵循礼法道义来任用他们。（如果）不表达对贤士的仁爱与尊敬，就不能使其尽心，就不能使其尽力，也就不能成就功业。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对待他的臣子，授予他们爵位和俸禄以示尊重并且亲近他们，（臣子）有病时就多次亲临探望，去世了则吊唁哀哭，并为他穿上细麻布所制的丧服，前后三次亲临丧礼，在没有装殓入棺前不饮酒吃肉，没有安葬前不演奏音乐。若臣子正好在举行宗庙祭祀时过世了，祭祀之乐也要为此而停止。所以古代为人君者对于他的臣下，可说是竭尽礼义了，因此臣下没有人敢不竭尽全力、舍命效死来报答他的君主，所以功德能立于后世，而美好的名声也不会令人忘记啊。

【原文】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①；士无贤不肖②，入朝见疾③。

【注释】①妒：妇女相嫉妒。②不肖：不成材，不正派。③疾：妒忌。

【译文】女子不论美丑，选入宫中就会被人妒忌；士人无论贤与不贤，进入朝廷就会被人嫉妒。

【原文】偏听生奸①，独任②成乱。

【注释】①偏听生奸：偏听，听信一面之词。奸，奸邪、罪恶。②独任：犹专任。独自信用，独自承担。

【译文】偏听一面之辞就会产生奸邪，只信任某一个人就会酿成祸乱。

【原文】臣闻盛饰①入朝者，不以私污②义；砥砺名号③者，不以利伤行。故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④；邑号朝歌⑤，墨子回车。

【注释】①盛饰：服饰端庄。②污：玷污，玷辱。③砥砺名号：亦作「砥厉名号」。谓自修品节，以保令名。④里名胜母，曾子不入：里，中国古代城市居民聚居之处。又名闾里、坊。「八家为邻，三邻为朋，三朋为里。」曾子，曾参，古代孝子。曾参到了胜母里，认为里名不孝，就没有进去。⑤朝歌：古地名，位于河南省北部的淇县。殷商末期纣王在此建行都，改称朝歌。颜师古注：「朝歌，殷之邑名也。」

【译文】臣听说身着端庄服饰入朝做官的人，不会以私心玷污公义；自修品节、保持节操的人，不会因私利而损害自己的品行。所以一听到里名叫做「胜母」的，曾子就不进入；一听到城邑名叫「朝歌」的，墨子就掉转车头离去。

【原文】欲人勿闻，莫若勿言；欲人勿知，莫若勿为。

【译文】想让别人听不到，不如自己不要说；想让别人不知道，不如自己不要做。

【原文】磨砻砥砺①，不见其损，有时而尽；种树畜养②，不见其益③，有时而大；积德累行，不知其善，有时而用；弃义背理，不知其恶，有时而亡。

【注释】①磨砻砥砺：四种质地和颜色不同的磨石。《汉书·枚乘传》原文作「磨砻底厉」。颜师古

注：「磨亦磨也。底，柔石也。厉，皂石也。皆可以磨者。」②畜养：指饲养牲口。③益：增加。

【译文】用磨石磨东西，看不见磨石损减，到一定时候就会被磨完；种植树木饲养牲口，看不见它们在生长，到一定时候就发现它们不知不觉长大了；积累仁德和善行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好处，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作用；抛弃仁义、违背天理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害处，到一定时候就会导致灭亡。

【原文】臣闻齐有无知①之祸，而桓公以兴②；晋有骊姬③之难，而文公用伯④。近世⑤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大宗⑥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⑦，将以开圣人也。

【注释】①无知：即公孙无知（？—公元前六八五年），春秋时期齐国公族，齐僖公胞弟夷仲年之子，齐襄公堂弟。②桓公以兴：齐襄公时，国政混乱，襄公之弟公子纠在管仲保护下前往鲁国，次弟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奔莒国。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为君，次年春，无知被雍林所杀。公子小白在此时先于公子纠回国即位，是为齐桓公。后桓公在管仲辅佐下，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」，成为「春秋五霸」之首。③骊姬：春秋时骊戎首领之女。献公五年（公元前六七二年），晋伐骊戎，得骊姬及其妹，二人受到献公宠幸。献公十二年，骊姬生奚齐。晋献公本有子三人，长为太子申生，次为重耳，末为夷吾。献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六五六年），骊姬陷害太子申生，申生逃到新城被迫自杀。又逼走重耳、夷吾。此后献公立骊姬子奚齐为太子。献公死，里克、邳郑父等人聚众作乱，杀死奚齐、卓子（骊姬妹所生之子），晋国大乱。④文公用伯：晋文公（？—公元前六二八年），姬姓，名重耳，谥号曰「文」，晋献公之子，晋惠公之兄。太子申生死后，骊姬向献公谗毁重耳和夷吾，两人

被迫逃走。此后重耳游历各诸侯国，在外漂泊十九年，终复国即位。晋文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，选拔贤能，尊王攘楚，作三军六卿，勤王事于洛邑，败楚师于城濮，盟诸侯于践土，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。用，因此。伯，通「霸」。⑤近世：犹近代。⑥孝文为太宗：孝文，即汉文帝。太宗，王先谦曰：「『大』与『太』同。」太宗，即文帝庙号。汉初诸吕之乱被平定后，周勃、陈平等入拥立代王刘恒即位，是为汉文帝。⑦作：兴起，发生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春秋时齐国有公孙无知杀害齐襄公的祸乱，而齐桓公因此兴起；晋国有骊姬乱晋的祸难，而晋文公因此称霸；近代诸吕作乱，而文帝得以成为汉朝的「太宗」。由以上史实来看，国家有祸乱发生，是将要为圣王的出现开辟道路。

【原文】夫继变化之后，必有异旧之德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①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天命：古以君权为神授，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，谓之天命。

【译文】在变乱之后继承君位，必然要有不同寻常的恩德，这是圣明的君主用来显示自己受命于上天的做法。

【原文】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①，死者不可生，断者不可属②。《书》曰：「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③。」

【注释】①大命：谓大事、要事。②属：继续，联接。③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：出自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：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兹用不犯于有司。」不辜，指无罪之人。

不经，不合常法。顏师古注：「言人命至重，治狱宜慎，宁失不常之过，不滥无罪之人，所以常宽恕也。」

【译文】刑狱，是天下的大事，被处死的人不能复活，被割断的肢体不能再连接上。《尚书》说：「与其妄杀无辜，宁可犯不依常法的过错。」

【原文】夫人情安则乐生①，痛则思死。捶楚②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辞以示之③；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④以明之；上奏畏却⑤，则锻鍊而周内之⑥。精孰周密，致之法中也。盖奏当⑦之成，虽咎繇⑧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⑨。何则？成练⑩者众，文致⑪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⑫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

【注释】①乐生：谓以生为乐。②捶楚：杖击，鞭打。亦为古代刑罚之一。③饰辞以示之：王先谦曰：「令其诬服也。《汉纪》作『则饰妄辞以示之』。」④指道：亦作「指导」。指示教导，指点引导。⑤畏却：谓怕被驳回。顏师古注：「却，退也，畏为上所却退。」⑥锻鍊而周内之：锻鍊，同「炼」，罗织罪名，陷人于罪。周内，弥补漏洞，使之周密。王念孙《读书杂志·汉书九》：「今案：内读为『纳』。纳者，补也；周，密也……谓密补其奏中之罅隙。」⑦奏当：审案完毕向皇帝呈报处理意见。当，判罪。⑧咎繇：亦作「咎陶」，即皋陶。传说虞舜时的司法官。⑨死有余辜：犹死有余辜，谓虽死不足抵其罪。形容罪大恶极。辜，同「罪」。⑩成练：罗织成罪。⑪文致：舞文弄法，致人于罪。⑫深刻残贼：深刻，严峻苛刻。残贼，指残忍暴虐。

【译文】人之常情是安宁就乐于活着，痛苦就想到不如死去。在刑杖的拷打下，什么样的供词得不到呢？所以犯人承受不了身体上的痛苦，就编造假的供词交给审判者。审讯他的官吏觉得这样做很方便，就引导犯人招供来证实他的罪名。又担心上奏时被驳回，于是就罗织罪名，修饰供词，使其周密而没有破绽。奏书上判定的罪名已成，即使是善于判案的皋陶听了，也会认为此人是死有余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罗织的罪状很多，经修饰而确定的罪名也很明确。所以审理案件的官员们就专门做这些苛刻残暴的事，不顾及给国家带来的祸患，这是当今社会的大害呀！

【原文】臣闻乌鸢①之卵不毁，而后凤皇集②，诽谤之罪不诛，而后良言进。故古人有言曰：「山藪藏疾，川泽纳污③，瑾瑜匿恶，国君含垢。」

【注释】①乌鸢：乌鸦和老鹰。均为贪食之鸟。②而后凤皇集：凤皇，亦作「凤凰」，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。雄的叫凤，雌的叫凰。通称为凤或凤凰。羽毛五色，声如箫乐。常用来象征瑞应。集，鸟栖止于树。③山藪藏疾，川泽纳污：语出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。即纳污藏疾之意。比喻包容罪过错失。山藪，山深林密的地方。疾，指毒害之物。颜师古注：「言山藪之有草木则毒害者居之，川泽之形广大则能受于污浊。」

【译文】臣听说乌鸦、老鹰的卵不被毁坏，而后凤凰才来停栖；犯有诽谤之罪的人不被诛罚，而后才会有人进献良言。所以古人有这样的话：「山深林密的地方藏有毒害之物，河川广大因而能容纳污垢，美玉中隐藏着瑕疵，国君也应能容忍耻辱。」

【原文】臣事君犹子事父，子为父死无所恨①。

【注释】①恨：遗憾。

【译文】人臣事奉君主，就如同儿子事奉父亲，儿子为父亲而死是没有什么遗憾的。

【原文】臣闻五帝不相袭礼，三王不相复乐①，非故相反②也，各因世宜。

【注释】①五帝不相袭礼，三王不相复乐：颜师古注：“袭，因也。复，重也。复音扶目反。”五帝，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，说法不一。一说为黄帝（轩辕）、颛顼（高阳）、帝喾（高辛）、唐尧、虞舜。袭，继承，沿袭。三王，指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君，即夏禹、商汤、周文（武）王。复，重复。②反：违背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五帝的礼仪不互相沿袭，三王的礼乐也不重复。这并不是故意相违背的，各代都是依照当时适宜的情况来制定（礼乐）。

【原文】国家将（旧无将字，补之）有失道①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；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②以警惧③之；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以此见天心④之仁爱人君，而欲止其乱也。自非⑤大无道之世者，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⑥。事在强勉⑦而已矣。强勉学问⑧，则闻见⑨博而智益明；强勉行道⑩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。此皆可使还⑪至而立有效者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失道：失去准则；违背道义。②怪异：指奇异反常的现象。③警惧：警戒恐惧。④天心：犹

天意。⑤自非：倘若不是。⑥扶持而全安之：扶持，支持，帮助。全安，保全而使之平安。⑦强勉：努力，尽力而为。⑧学问：学习和询问（知识、技能等）。⑨闻见：所闻所见，知识。⑩行道：实践自己的主张或所学。⑪还：颜师古注：「还读曰旋。旋，速也。」

【译文】国家将出现违背道义的过失时，上天就会先降下灾祸来谴责警告君主；若不知自我反省，又会出现奇异反常的现象使他警戒恐惧；如果还不知悔改，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来临。由此可见，天意对人君是仁爱的，希望帮助他制止国家的祸乱。倘若不是非常无道的时代，上天都希望帮助并保全君主，事情都在于自己奋发努力罢了。努力学习并询问，那么见闻就会广博而智慧也会更加贤明；努力行道，那么德政就会一天天兴起而取得大的功绩，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做到且立刻就会见效的事呀！

【原文】夫人君莫不欲安存①，而恶危亡，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，所任者非其人，而所由②者非其道也。

【注释】①安存：安定生存。②由：奉行，遵从。

【译文】君主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长治久安而厌恶灭亡的，可是政治混乱、国家危急的情况却很多，这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当，且所奉行的也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。

【原文】孔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也①。」故治乱废兴②在于己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。

【注释】①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也：出自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「人外无道，道外

无人。然人心有觉，而道体无为；故人能大其道，道不能大其人也。」意谓道是人人具有的本性，人能感通并将其弘扬开来；而道不能自说，不能用来扩大于人。②废兴：盛衰，兴亡。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「人能光大道义，不是道义去光大人。」所以国家的安定与动乱，兴盛与衰亡，都取决于君主自己，而并非天命不可挽回。

【原文】刑罚不中①，则生邪气。邪气积于下，怨恶②蓄于上。上下不和，阴阳缪戾③，而妖孽④生矣。此灾异所缘⑤而起也。故尧、舜行德⑥，则民仁寿⑦；桀、纣行暴则民鄙夭⑧。

【注释】①不中：不适合，不适当。②怨恶：怨恨，憎恶。③缪戾：亦作「缪盭」，错乱，违背。④妖孽：指物类反常的现象，古人以为是不祥之兆。⑤缘：凭借，依据。⑥行德：实行德政。⑦仁寿：谓有仁德而长寿。⑧鄙夭：谓性情贪鄙，寿命不长。

【译文】刑罚使用得不恰当，就会产生邪气；邪气聚集于下，怨恨憎恶蓄积于上；上下不和，阴阳错乱，那么异常的现象就会产生。这就是灾异所依据而产生的原因。所以唐尧、虞舜施行德政，人民就仁德而长寿；夏桀、商纣施行暴政，人民就贪婪卑鄙而短命。

【原文】夫上之化下，下之从上，犹泥之在钧①，唯②甄者③之所为（陶人作瓦器谓之甄）；犹金之在镕④，唯冶者⑤之所铸。「绥之斯徠，动之斯和。」⑥「此之谓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钧：制陶器所用的转轮。②唯：听凭，任随。③甄者：甄工（制陶工人）。颜师古注：

「甄，作瓦之人也。」④镕：熔铸金属的模具。颜师古注：「镕，谓铸器之模范也。」⑤冶者：铸造金属器物的工人。⑥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：徠，通「来」。出自《论语·子张》。颜师古注：「论语载子贡对陈子禽之言也。绥，安也。言治国家者，安之则竟来，动之则和悦耳。」

【译文】在上位的君主教化下面的臣民，下面的臣民服从君主，犹如泥土放在制陶器的转轮上，听凭制陶工人加工；又如同金属在模具里，任随铸造工人铸造。「以仁政安民，则远方之人就会前来归附；用教化感动人们，则百姓就会和睦喜悦。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【原文】天道①之大者在阴阳。阳为德，阴为刑。刑主杀，而德主生。是故阳常居大夏②，而以生育养长③为事；阴常居大冬④，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天道：指自然界变化规律。②大夏：指夏季。③养长：长养，使生长壮盛。④大冬：隆冬。

【译文】天道主要讲的是阴阳。阳代表德，阴代表刑，刑主杀，德主生。因此阳常常处于盛夏，以生育养长为职事；阴常常处于隆冬，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。从这里就可看出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的。

【原文】故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①。四方正，远近莫敢不壹②于正，而无有邪气奸③其间者。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殖④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⑤，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徠臣⑥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⑦至，而王道

终矣。

【注释】①四方：天下，各处。②壹：统一，一致。③奸：干犯，扰乱。④殖：孳生，繁殖。⑤被润泽而大丰美：被，蒙受，遭受。润泽，恩泽。丰美，形容事物的丰富美好。⑥徕臣：前来臣服。⑦毕：统统，全部。

【译文】所以作为君主，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才能整肃朝廷，整肃朝廷才能整肃百官，整肃百官才能整肃万民，整肃了万民才能匡正天下。天下万民匡正了，那么远近之人就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，从而也就没有邪气扰乱于天地之间了。因此阴阳协调，就会风雨及时，万物和谐相处，人民繁衍生息。天地之间的事物蒙受恩泽而显得十分丰富美好，四海之内的人民听闻天子高尚的德行都来臣服，一切能带来福运的东西，可以获得的祥瑞，无不到来。于是王道也就完成了。

【原文】古之王者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大学①以教于国②，设庠序③以化于邑，渐④民以仁，摩⑤民以义，节民以礼，故其刑罚甚轻，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大学：即太学，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。西周已有太学之名。汉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一二四年）立五经博士。弟子五十人，为西汉置太学之始。东汉太学大为发展，质帝时，太学生达三万人。魏晋到明清，或设太学，或设国子学（国子监），或两者同时设立，名称不一，制度亦有变化，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。②国：国都。③庠序：古代的地方学校。后亦泛称学校。颜师古注「庠序，教学之处也，所以养老而行礼焉。《礼记·学记》曰：「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

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也。」④渐：滋润；润泽。颜师古注：「渐谓浸润之。」⑤摩：砥砺（勉励）。颜师古注：「摩谓砥砺之也。」

【译文】古代的君王，没有不把教化当作治国要务的。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，建立庠序（地方学校）在城邑乡镇开展教化；用仁爱来惠及人民，用道义来勉励人民，用礼仪来节制人民。所以，刑罚虽然很轻，但却没有人违犯禁令，这是因为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琴瑟不调①，甚者，必解而更张之②，乃可鼓③也；为政而不行，甚者，必变而更化④之，乃可理⑤也。当更张而不更张，虽有良工，不能善调也；当更化而不更化，虽有大贤，不能善治也。

【注释】①琴瑟不调：谓琴瑟合奏时，声音不和谐。琴，乐器名，指古琴，传为神农创制。瑟，拨弦乐器，春秋时已流行，常与古琴或笙合奏。不调，特指音调不和谐。②解而更张之：解，解开。更张，重新张设。③鼓：敲击或弹奏（乐器）。④更化：改制，改革。⑤理：谓治理得好，秩序安定。与「乱」相对。

【译文】琴瑟合奏时，声音没有调整和谐，严重的话，就必须解开琴弦重新张设，然后才能弹奏；治理国家而不顺利，严重的话，就必须有所变更而改革政策，然后才能治理得好。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更张，即使有好的乐工，也不能把琴瑟调理好；应当改革而不改革，即使有非常贤能的人，也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。

【原文】古人有言：「临川而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①。」

【注释】①临川而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：意谓站在水边想得到鱼，不如回家去结网。比喻只有愿望而没有措施，对事情毫无好处。临川，面对川流。羡，因喜爱而希望得到。结网，织网。

【译文】古人有句话说：「站在河边想得到鱼，不如回家去织网。」

【原文】更化则可善治，善治则灾害日去，福禄日来。夫仁谊①礼智信，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饰②也。五者修饰，故受天之祐（祐旧作祐，改之），而享鬼之灵，德施乎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

【注释】①谊：同「义」。②修饰：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原文作「修饬」。下亦同。

【译文】进行改革就可以好好治理国家，国家治理好了，灾害就会日益消除，福禄就会日益到来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是五种恒常不变之道，是帝王所应当进行整治的。这五个方面能得到整治，就可以受到上天的福佑，使鬼神来享受其祭祀，恩德普及于边远地区，扩展到万物生灵了。

【原文】臣闻尧受命①以天下为忧，而未闻以位为乐也，故诛逐②乱臣，务求贤圣，是以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③。

【注释】①受命：受天之命。受命于天以统治天下。②诛逐：诛戮、贬斥。③和洽：安定融洽，和睦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唐尧受天之命，以天下为忧，而没有听说他以居于帝位为乐。于是诛戮、贬斥乱国之臣，致力于寻求贤达圣哲之人，因此教化盛行，天下和睦融洽。

【原文】夫古之天下，亦今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以大治，上下和睦，不令而行①，不禁而止，吏无奸邪，囹圄空虚，德润草木，泽被四海，以古准②今，壹何③不相逮④之远也！安所⑤缪戾，而陵夷若是？意者⑥有所失于古之道与？有所诡⑦于天之理与？

【注释】①不令而行：语出《论语·子路》。意谓不用命令，人民自然会照样去做。②准：衡量，比较。③壹何：何其，多么。④逮：及，及至。⑤安所：何处。⑥意者：表示选择，是……还是……⑦诡：违背，相反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天下也是今日的天下，都是同一个天下，而古代圣君能使天下大治，上下和睦，不用命令人民也会行动，不用禁令也能制止，官吏中没有奸邪之人，监狱里空无囚犯；德行润及草木，恩泽广被四海。以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代，相差得有多么远啊！是什么地方出现错乱，以致道德风气衰败成这样呢？是比之古时候的治国之道有所差失吗？还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呢？

【原文】夫天亦有所分与，与上齿者去其角①，傅其翼者两其足②，是所受大者，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与禄③者，不食于力，不动于末④，是亦受大者，不得取小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乎！

【注释】①与上齿者去其角：颜师古注：「谓牛无上齿则有角，其余无角者则有上齿。」上齿，长在口腔前部的牙齿，即门齿、犬齿。②傅其翼者两其足：颜师古注：「傅读曰附。附，箸也。言鸟不四足。」傅，意谓附着。翼，鸟类或昆虫的翅膀。③与禄：给予俸禄。④末：古代指工商业。与为

「本」的农业相对。顏师古注：「未谓工商之业也。」

【译文】上天对待万物也是有所分别的，给予利齿的动物就去掉其抵角，赐予翅膀的鸟类就只给它两只脚，这样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拥有小的利益。古代凡被给予俸禄的人，就不靠体力劳动谋生，也不从事于工商业，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求小利。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，又要谋取小利，上天都不能使其满足，何况是人呢！

【原文】富者奢侈羨溢①，贫者穷急②愁苦，而上不救，则民不乐生。民不乐生，尚不避死，安能避罪③？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羨溢：富裕，丰足。②穷急：穷困急迫。③避罪：避免获罪，惧怕获罪。

【译文】富有的人奢侈富裕，贫穷的人穷困急迫、愁苦不堪，而在上位者不去救助，那么人民就会感觉到活着没有乐趣。人民如果不乐意活着，那就连死都不会躲避，又怎能惧怕犯罪呢？这就是刑罚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止不了缘故。

【原文】故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①，而民可家足也。此上天之理，而太古②之道，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，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。

【注释】①均布：普遍分布。②太古：远古，上古。

【译文】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，以俸禄为生就行了，不应当再与人民争夺产业，然后利益就可以普遍

分布，而百姓也可满足家用了。这是上天的公理，也是远古的治国之道，天子应该效法作为制度，大夫也应当遵循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曰：「负且乘，致寇至①。」乘车者，君子之位也；负担者，小人②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，而为庶人（人下有之字）行者，其患祸必至也。

【注释】①负且乘，致寇至：语出《易·解卦·爻辞》，「六三：负且乘，致寇至，贞吝。《象》曰，『负且乘，亦可丑也。自我致戎，又谁咎也。』」。孔颖达疏：「乘者，君子之器也。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施之于人，即在车骑之上而负于物也，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，于是竞欲夺之。」意谓卑贱者背着财物，又坐上大马车显耀，就会招致强盗来抢。后以「负乘致寇」谓居非其位，才不称职，就会招致祸患。②小人：平民百姓。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上说：「卑贱者背着财物，又坐上马车显耀，就会招致强盗。」乘车，是君子的位置；背负肩挑，是平民百姓的事情。这就是说，身处君子之位而又去做平民之事的人，他的祸患必定会到来。

# 卷十八

## 汉书治要（六）

【原文】盖明者远见于未萌<sup>①</sup>，知者避危于无形<sup>②</sup>，祸固多臧于隐微<sup>③</sup>，而发于人之所忽<sup>④</sup>者也。故鄙谚<sup>⑤</sup>曰：「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<sup>⑥</sup>。」此言虽小，可以喻<sup>⑦</sup>大。

【注释】①盖明者远见于未萌：明者，明智的人。远见，见识深远。未萌，指事情发生以前。②无形：不露形迹，未露形迹。③祸固多臧于隐微：固，副词，本来。臧，藏的古字，隐藏，潜匿。隐微，隐约细微。④忽：忽略。⑤鄙谚：俗语。⑥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：家累，家中的财产。千金，极言钱财多。垂堂，靠近堂屋檐下，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，故以喻危险的境地。《汉书·爰盎传》：「千金之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骑衡。」颜师古注：「垂堂，谓坐堂外边，恐坠堕也。」⑦喻：表明，显示。

【译文】英明的人在事故尚未萌发之前就能洞察；睿智的人在危害尚未显露之时就能躲避。灾祸本来就多藏于隐蔽、细微之处，而发生于人所忽视的时候。所以俗话说：「家中积蓄千金者，不敢坐在屋檐底下（以防屋瓦落下砸伤）。」这话说的虽是小事，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。

【原文】臣闻上古尧舜之时，不贵爵赏<sup>②</sup>而民劝善<sup>③</sup>，不重刑罚而民不犯，躬<sup>④</sup>率以正，遇民信也<sup>⑤</sup>；

末世<sup>⑥</sup>贵爵厚赏而民不信也，夫厚赏重刑，未足<sup>⑦</sup>以劝善而禁非<sup>⑧</sup>，必信而已矣。是故因能任官<sup>⑨</sup>，则分职<sup>⑩</sup>治；去无用之言，则事情得<sup>⑪</sup>；不作无用之器，即赋敛<sup>⑫</sup>省；不夺<sup>⑬</sup>民时，即百姓富；有德者进<sup>⑭</sup>，无德者退<sup>⑮</sup>，则朝廷尊；有功者上<sup>⑯</sup>，无功者下<sup>⑰</sup>，则群臣遂<sup>⑱</sup>；罚当罪<sup>⑲</sup>则奸邪止，赏当贤则臣下劝<sup>⑳</sup>。凡此八者，治之本也。

【注释】①对：奏对，对策。文体的一种。②不贵爵赏：贵，崇尚，重视。爵赏，爵禄和赏赐。③劝善：勉励为善；勉力为善。④躬：亲自。⑤遇民信也：遇，求得，得到。民信，人民的信任。⑥末世：后世，后代。⑦未足：不足，不能。⑧禁非：禁止邪恶。⑨因能任官：因，依照，根据。能，才能，能力。任官，委任官职。⑩分职：各司其职；各授其职。⑪则事情得：事情，事理人情。得，引申为正确。⑫赋敛：田赋；税收。⑬夺：丧失；失去。⑭有德者进：有德，有德行。谓道德品行高尚，能身体力行。进，晋升，提拔。⑮退：罢黜；贬退。⑯上：进用。⑰下：降职。⑱遂：让；退避。王先谦补注：「遂，退也。言群臣明退让之义也。」⑲当罪：谓应该抵罪。杨伯峻注：「当罪，古代刑法术语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：『以其罪名当报之。』」⑳劝：勤勉；努力。

【译文】（公孙弘）臣听说上古尧舜的时候，不重视封爵、赏赐，而人民都能努力向善；不推崇刑罚，而人民却不触犯法律；自身做公正的表率，对待人民很讲信用。到了近世很看重官爵、赏赐，可是人民却并不信任。丰厚的赏赐、严厉的刑罚，未必能够勉励人们向善、禁止人们为非，必须讲求诚信不可。所以，按照能力任用官员，则所分配的职事就能管好；去除无用的言词，那么事情就能办成；不制作无用的器物，就能减少税赋；不耽误农时，百姓就能富足。进用有德行的人，斥退无德行

的人，朝廷才会被尊重；有功劳的升官，无功劳的降职，则群臣明白退让的道理；处罚的轻重适合其罪行，则奸邪之人就会止步；奖赏的多少适合其贤能程度，臣下就会得到勉励。凡以上八点，是治国的根本。

【原文】故法不远义①，则民服而不离；和不远礼，则民亲而不暴。故法之所罚，义②之所去也；和之所赏，礼之所取也。礼义者，民之所服也，而赏罚顺③之，则民不犯禁④矣。故画衣冠，异章服，而民不犯者，此道素行⑤也。

【注释】①远义：背离仁义。②义：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。③顺：顺应；依顺。④犯禁：违反禁令。⑤素行：一贯认真执行。

【译文】所以法规只要不离开道义，人民就顺从而不背离；和谐而不偏离礼义，人民就能互相亲爱而不凶暴。所以法律所要处罚的，就是义理所要抛弃的；为社会和谐而赏赐的，就是礼义所求取的。礼义，是人民所信服的，如果赏罚能顺应礼义，那么人民也就不会触犯禁令了。所以在罪犯衣冠上画上图形，穿上图饰异于常人的衣服，百姓就不去犯罪，就是因为那时人们一贯遵循礼义。

【原文】今人主和德①于上，百姓和合②于下，故心和则气和③，气和则形和，形和则声和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④矣。故阴阳和，风雨时，甘露降，五谷登，山不童，泽不涸，此和之至⑤也。

【注释】①和德：谓惠及百姓之恩德。②和合：和睦同心。③气和：气味相和。④应：相应而生。⑤至：

达到极点。

【译文】当今君主施恩德于上，百姓以融洽应和于下，所以心意相和则气味相和，气味相和则容色相和，容色相和则声调相和，声调相和则天地的和谐就相应而生了。因而阴阳和谐，风雨及时，甘露普降，五谷丰登，山不光秃，河不干涸，这是最好的和谐。

【原文】仁者爱也，义者宜①也，礼者所履②也，智者术之原③也。致利除害，兼爱无私④，谓之仁；明是非，立可否，谓之义；进退有度，尊卑有分，谓之礼；擅杀生之柄⑤，通壅塞之涂⑥，权⑦轻重之数，论得失之道，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⑧，谓之术。凡此四者，治之本、道之用也，皆当设施⑨，不可废也。得其要术⑩，则天下安乐，法设而不用；不得其术，则主弊⑪（弊作蔽）于上，官乱于下。此事之情，属统⑫垂业之本也。

【注释】①宜：合适，适当，适宜。②履：行为的准则。③术之原：术，特指君主控制和使用权臣下的策略、手段。原，本原，根本。④兼爱无私：泛爱大众，对人无私心。⑤擅杀生之柄：擅，独揽，专。杀生，生杀，谓主宰生死。柄，权力。⑥通壅塞之涂：壅塞，阻塞。涂，通「途」，道路。⑦权：衡量，比较。⑧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：远近，特指所居官位接近或远离帝王。情伪，真假，真诚与虚伪。见，「现」的古字，显现，显露。⑨设施：措置；筹划。⑩要术：重要的策略、方法。⑪弊：同「蔽」，蒙蔽，壅蔽。⑫属统：继承帝统。

【译文】仁，就是爱人；义，就是合宜；礼，是所践行的准则；智，是策略的本原。求利除害，兼爱

无私，就叫仁；明辨是非，确定可否，就叫做义；进退有法度，尊卑有区别，就叫做礼；拥有生杀的大权，疏通壅塞的任贤进言之路，权衡商品流通的法则，探讨事情得失的道理，使远近真伪的情况必能显现于君主，就叫策略。凡此四个方面，是治国的基础，是道义的功用，都应当布置安排，不可以荒废。懂得了这些要领和策略，天下就会安乐，虽设置刑律，也没有用场；不懂得这些治国策略，那么君主就会被蒙蔽于上，官吏就会扰乱于下。这是事的情理，是承继大统、使功业流传的根本。

【原文】桀、纣①行恶，受天之罚；禹、汤②积德③，以王④天下。因此观之，天德⑤无私亲⑥，顺之和起，逆之害生。此天文、地理、人事之纪也。

【注释】①桀纣：夏桀和商纣的并称。相传都是暴君，故后用以泛指暴君。②禹汤：夏禹和商汤。后视为贤明君主的典范。③积德：指积累仁政或善行。④王：统治；称王。⑤天德：天的德性。⑥私亲：自己的亲属；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。

【译文】桀纣作恶，受到上天的惩罚，禹汤积德，因而称王天下。由此来看，上天的品德是没有私爱的。顺应它，和谐就会兴起；违背它，祸害就会发生，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准则啊！

【原文】非独①羊也，治民亦犹是矣。以时起居，恶者②辄去，无令败群③。

【注释】①非独：不但；不仅。②恶者：粗劣者；不好者。③败群：指败坏羊群。

【译文】不仅牧羊是这样，治理百姓也和牧羊的道理一样。对羊也要使其按时起居，不好的羊要当即

除去，不要让它败坏羊群。

【原文】《周易》①曰：「高宗伐鬼方②，三年而克③之。」鬼方，小蛮夷④；高宗，殷之盛天子也。以盛天子伐小蛮夷，三年而后克，言用兵之不可不重⑤也。

【注释】①《周易》：书名。由伏羲制卦，文王系辞，孔子作十翼。共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。②高宗伐鬼方：高宗，即商高宗武丁。鬼方，上古种族名，为殷周西北境强敌。③克：战胜，攻取。④蛮夷：亦作「蛮彝」。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。亦专指南方少数民族。⑤重：慎重；谨慎。《荀子·议兵》：重用兵者强，轻用兵者弱。

【译文】《周易》说：「商朝高宗讨伐鬼方，历时三年才将它攻克。」鬼方是个很小的蛮夷之国，高宗是殷商的英明天子，以英明天子讨伐小小蛮夷，三年才攻克，说明用兵不可不慎重考虑啊。

【原文】臣闻天子之兵，有征而无战①，言莫敢校也②。

【注释】①有征而无战：征，征讨。无战，谓不滥用武力。②莫敢校也：莫敢，不敢。校，对抗，较量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天子的用兵是有征讨但没有实际交战，意思是说没有人敢与之对抗。

【原文】臣闻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忘战必危。天下既平，春搜秋獮①，所以不忘战也。

【注释】①春搜秋獮：搜，音搜。獮，音显。春搜，帝王春季的射猎。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：「故春搜、夏

苗、秋獮、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。」秋獮，国君秋季狩猎之称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国家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即使太平，忘战必然危殆。天下已经太平，春猎秋狩以习武事，就是为了不忘记战争。

【原文】怒者，逆德①也；兵者，凶器也；争者，末节②也。故圣王重③之。夫务战胜④，穷武事⑤，未有不悔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逆德：背弃仁德。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：「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。」②末节：卑下的品行。③重：慎重，谨慎。④夫务战胜：夫，助词，用于句首，表发端。务，从事，致力。战胜，在战争中取胜，经战斗而获胜。⑤穷武事：犹言穷兵黩武。滥用武力，肆意发动战争。

【译文】恼怒是违背道德的，兵器是不祥之物，争夺是卑下的行为，所以圣明的君主对此非常慎重。致力于战胜他人、穷兵黩武之事，没有不追悔的。

【原文】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①，明安危之机②，修之庙堂之上，而销未形之患也③。其要，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④。臣闻图王⑤不成，其弊足以安⑥。安则陛下何求⑦而不得、何威⑧而不成、奚征⑨而不服哉？

【注释】①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：贤主，贤明的君主。观，看到。万化，万事万物，大自然。原，本源，根源。②明安危之机：明，明了。机，事物的关键，枢纽。③修之庙堂之上，而销未形之患也：

修，修治。庙堂之上，指朝廷。销，消除，消散。未形之患，尚未显露的祸患。④其要，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：要，要点，大要。期，希望，企求。使，使得。而已，助词，表示仅止于此，犹罢了。⑤图王：图谋王业。⑥其弊足以安：弊，通「弊」。害处，弊病。安，安定，平静。⑦何求：何，什么。求，期求。⑧威：震慑，使知畏惧而服从。⑨奚征：奚，疑问词，犹何，何处，什么地方。征，征讨。

【译文】所以贤明的君主，特别要看到万物变化的本源，明察安危的关键，整治于朝廷之上，从而消除尚未显露的祸患。其大要，就是要想办法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。臣听说即使谋求王道不成，虽存在一些弊病也还是可以保持天下安定的。只要天下安定，那么陛下还有什么期求不能满足？什么威严不能实现？征伐谁能不服呢？

【原文】邹子①曰：「政教文质②者，所以云救也③。当时则用④，过则舍之⑤，有易⑥则易之。故守一⑦而不变者，未睹治之至也⑧。」

【注释】①邹子：即邹衍，齐国人。生卒年不详，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三二四年，死于公元前二五〇年，活了七十多岁。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，与公孙龙、鲁仲连是同时代人。齐宣王时，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，先学儒术，改攻阴阳五行学说，然而终以儒术为其旨归。②政教文质：政教，政治与教化。文质，文华与质朴。③所以云救也：云，说。救，救世，拯济世人，匡救世弊。④当时则用：当时，适时。用，采用。⑤过则舍之：过，过时。舍，舍弃。⑥易：改变，更改。⑦守一：专守

定法。⑧未睹治之至也：未睹，没有看到。至，达到极点。

【译文】《邹子》上说：「政教文辞之所以质朴，因为它说的是救世的问题，合乎时势就采用，过时就会舍弃，有应改的地方就改动，所以坚持一种观念而不加改变，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极好的。」

【原文】秦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灭世绝祀①，穷兵②之祸也。

【注释】①灭世绝祀：指亡国。②穷兵：滥用武力。

【译文】秦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终于亡国绝祀，都是由于穷兵黩武造成的祸害啊。

【原文】臣闻谦逊静慤①，天表②之应③，应之以福；骄溢靡丽④，天表之应，应之以异⑤。

【注释】①谦逊静慤：谦逊，谦虚恭谨。静慤，沉静谨慎。②天表：上天显示。③应：感应，应验。

④骄溢靡丽：骄溢，骄傲自满。靡丽，奢华，奢靡。⑤异：怪异不祥之事，灾异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做人谦逊、贞静诚实，上天就会报应，应之以福；骄横自满奢侈，上天也会报应，应之以怪异现象。

【原文】正其本，万事理①。失之豪厘，差以千里②。

【注释】①正其本，万事理：正，特指在政治、道德、思想、言论、礼仪等方面，将违反原则、标准

或规定的匡正过来。本，事物的根基或主体。理，谓治理得好，秩序安定。与「乱」相对。②失之豪厘，差以千里：开始时期只相差一点点，但结果会相差千里。形容细微的失误，最终导致巨大的差错。豪厘，一毫一厘，形容很少的数量。豪，通「毫」。

【译文】端正其根本，万事都可治理好；若失之毫厘，结果就会差之千里。

【原文】谈何容易①！夫谈有悖②于目、拂③于耳、谬④于心，而使⑤于身者，或有悦⑥于目、顺⑦于耳、快⑧于心，而毁⑨于行，非有明王圣主⑩，孰能听之⑪？

【注释】①谈何容易：本谓在君王面前谈说议论、指陈得失不可轻易从事。②悖：昏乱；惑乱。③拂：违背；违逆。④谬：背戾乖违。⑤便：有利。⑥悦：欢乐，喜悦。⑦顺：顺应；依顺。⑧快：舒适；畅快。⑨毁：损伤；伤害。⑩非有明王圣主：明王，圣明的君主。圣主，泛称英明的天子。⑪孰能听之：孰，谁。听，听从，接受。

【译文】向君主进言很不容易呀！进言有违背君主所见、背逆君主所闻、不符合君主心意却对君主自身有利的，也有使君主看得喜悦、听着顺耳、心中高兴却会毁坏君主品行的。如果没有圣明的君王，谁能接受这些话呢？

【原文】深念远虑①，引义以正其身②，推恩以广（广下脱其字）下③，本仁祖义，裒有德④，禄贤能⑤，诛恶乱⑥，总远方⑦，壹统类⑧，美风俗⑨。此帝王所由昌也。上不变天性⑩，下不夺人伦⑪，

则天地和洽<sup>⑫</sup>，远方怀<sup>⑬</sup>之，故号圣王。

【注释】①深念远虑：深念，深深思考。远虑，深远的计虑，亦指计虑深远。②引义以正其身：引义，引用义理。正，端正。③推恩以广下：推恩，广施恩惠，移恩。广，扩展，推广。下，臣下，百姓。④哀有德：哀，聚集。有德，指有德行的人。⑤禄贤能：禄，给予俸禄。贤能，有德行有才能的人。⑥诛恶乱：诛，诛杀。恶乱，作恶为乱者。⑦总远方：总，总揽。远方，此处指远方之民。⑧壹统类：壹，统一；一致。统类，纲纪和条例。⑨美风俗：美，使事物变美，变好。风俗，相沿积久而成的风气、习俗。⑩天性：犹天命，指上天的意旨或上天安排的命运。⑪下不夺人伦：夺，犹乱。人伦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等级关系。⑫和洽：安定融洽；和睦融洽。⑬怀：归向。

【译文】深思远虑，援引正义来端正其身，广施恩惠，扩展到天下之人；根据仁义的原则，使有德之人聚集，给贤能之才以厚禄；诛罚奸恶乱党，汇集远方之民，统一法令条例，使风俗美好，这些都是帝王得以昌盛的原由。在上不改变天性，对下不丧失人伦，那么天地就会和洽，远方之民就会归向他，所以叫做「圣王」。



# 卷十九

## 汉书治要（七）

【原文】士者，国之重器①。得士则重，失士则轻。《诗》云：「济济②多士，文王以宁。」

【注释】①重器：犹大器。比喻能任大事的人。②济济：众多貌。

【译文】士人，是国家的重要人才，得到士则势重，失掉士则势轻。《诗经》说：「忠勇之臣又多，文王善用，天下得安定祥和。」

【原文】夫鷩鵲①遭害，则仁鸟②增逝③；愚者蒙④戮，则智士深退。

【注释】①鷩鵲：须母鸟哺食的雏鷩鵲。鷩，音扣，须母鸟哺食的雏鸟。鵲，俗名鷩鵲。颜师古曰：

「鵲，鷩也。」②仁鸟：指鸾凤，凤凰。颜师古曰：「仁鸟，鸾凤也。」③增逝：高飞。先谦曰：

「增，高也。」④蒙：遭受，蒙受。颜师古曰：「蒙，被也。」

【译文】当细小的鷩鵲遭受伤害时，鸾凤就会远远飞去；当愚笨的人遭到杀戮时，有识之士就会远远退避。

【原文】折①直士②之节，结③谏臣之舌，群臣皆知其非，然不敢争。天下以言为戒，最国家之大患也。

【注释】①折：折毁；挫败。②直士：正直、耿直之士。③结：系；扎缚。

【译文】挫伤正直之士的气节，扎住敢谏之臣的舌头，群臣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却无人敢争辩。天下人以进言为禁戒，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啊。

【原文】于定国①，字曼倩，东海人也。其父于公②为郡决曹③，决狱平。罗文法者④，于公所决皆不恨。郡中为之生立祠⑤，名曰「于公祠」。始定国父于公，其闾门⑥坏，父老方⑦共治⑧之。于公谓曰：「少高大闾门，令容驷马高盖车⑨。我治狱⑩，未尝有所冤，子孙必有兴者。」至定国为丞相，子永为御史大夫，封侯传世云。

【注释】①于定国：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前四十年，东海郯县（今山东郯城西南）人。少时随父学法。为狱吏、郡决曹。宣帝时，任廷尉。朝廷称赞，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不冤。颜师古曰：「言知其宽平，皆无冤枉之虑。」②于公：生卒年无考，西汉昭帝至宣帝时郯城县狱吏、东海郡决曹。他精通法律，治狱得当严明。③郡决曹：官职名称，郡的专职司法官吏就叫做「决曹掾」，那里的狱官副佐，对案件的最后决定权在郡守。④罗文法者：犯法的人。罗通「罹」，遭遇。文法，法制，法规。颜师古注：「罹，遭也。」⑤祠：祠堂，庙。春祭曰祠，品物少，多文词也。仲春之月，祠不用牺牲，用圭璧及皮币。⑥闾门：指里巷的大门。颜师古曰：「闾门，里门也。」⑦方：副词，将，将

要。⑧治：修缮。⑨驷马高盖车：套着四匹马的高盖车。旧时形容有权势的人出行时的阔绰场面，也形容显达富贵。⑩治狱：审理案件。

【译文】于定国，字曼倩，东海郡人。他父亲于公是东海郡判决案件的决曹官，判案很公平。凡遭受到法律制裁的人，对于公所判决的案子都无怨言。郡里为还在世的于公建立了祠堂，名曰「于公祠」。当年，定国父亲于公所住巷子的门坏了，父老们正要一起整修，于公对大家说：「稍微把巷子的门修得高大一些，使其能让驷马高车通过。我办理狱案，从来没有冤枉的，后世子孙必定会有兴旺发达的人。」到于定国做丞相时，儿子于永为御史大夫，几代人都封侯传世。

【原文】圣王宣德流化①，必自近始。朝廷不备②，难以言治；左右不正，难以化远。民者弱而不可胜③，愚而不可欺也。

【注释】①宣德流化：宣扬圣德，流布教化。②不备：不完备。③胜：战胜。

【译文】圣王宣扬仁德推行教化，必然要从身边近处开始。朝廷还不具备德义，难以谈治理好天下；左右的臣子不够端正，难以使教化远播。人民，虽然力量薄弱，但却是不可战胜的；虽然显得愚昧，但却是不可欺侮的。

【原文】圣主独行于深宫①，得则天下称诵之，失则天下咸言②之。行发于近，必见于远，谨选左右，审择所使。左右所以正身③也，所使所以宣德④也。

【注释】①深宫：官禁之中，帝王居住处。②咸言：都说。咸，都。③正身：端正自身，修身。《荀子·法行》：「君子正身以俟。」④宣德：宣扬圣德。

【译文】圣主自己行事于深宫之中，事情做对了，天下人就称颂他；事情做错了，天下人都议论他。行为发生在皇上身边，一定会传扬到远方，要谨慎地选择左右之臣，详细地挑拣所派出的使者。慎选左右近臣是为了使君主正身，慎择派出的使者是为了宣扬君主德政。

【原文】今俗吏所以牧民①者，非有礼义科指②，可世世通行者也，独设刑法以守之。其欲治者，不知所由，以意穿凿③，各取一切。是以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，诈伪萌生④，刑罚无极⑤，质朴日销⑥，恩爱浸⑦薄。孔子曰⑧：「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」非空言⑨也。

【注释】①牧民：治民。②礼义科指：有关礼义的宗旨与条例。礼义，礼法道义。礼，谓人所履；义，谓事之宜。科指，犹准则。③穿凿：犹牵强附会。④萌生：初生；发生。颜师古曰：「萌生，言其争出，如草木之初生。」⑤无极：无穷尽；无边际。⑥销：先谦曰，「官本销作消。消失，消除，不复存在。」《易泰》：「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」⑦浸：逐渐。颜师古曰：「浸，渐也。」⑧孔子曰一句：颜师古曰，「孝经载孔子之言。」⑨空言：谓不切实际的话。

【译文】当今一般俗吏用于管理老百姓的办法，并没有可世世代代通行的礼义条文和政治意向，只是设置刑法来掌管其事。其中想治理好百姓的，也不知该从哪里着手，只是以自己的想法穿凿附会，各自选取一种权宜之计解决问题。所以百里范围内风气不同，千里以内习俗各异，欺骗、诡诈之事萌

生，刑罚的使用没有尽头，质朴的风气日见消失，怀念爱戴之情逐渐淡薄，孔子说：「让君主安宁、治理好人民，没有比礼更好的。」这不是一句空话。

【原文】古者衣服车马，贵贱有章，以褒①有德，而别尊卑。今上下僭差②，人人自制，是故贪财趋利③，不畏死亡。周之所以能致治④，刑措⑤而不用者，以其禁邪于冥冥⑥，绝恶于未萌⑦也。

【注释】①褒：称赞褒扬。②僭差：僭越失度。颜师古曰：「言无节度。」③趋利：亦作「趋利」，泛指求利、逐利。④致治：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。⑤刑措：亦作「刑错」或「刑厝」，置刑法而不用。⑥冥冥：不知不觉。颜师古曰：「冥冥，言未有端绪。」⑦未萌：指事情发生以前。

【译文】古代衣服车马贵贱有规章，用来褒扬有德之人而使尊卑有所区别。而今上下之间有僭越的错失，人人各自为政，所以贪财谋利，不怕死亡。周朝之所以能达到治世，刑罚搁置不用，原因就是把邪念制止于未显露之时，把罪恶杜绝于未萌生之时。

【原文】民见俭则归本①，本立而末②成。

【注释】①归本：谓返回农耕。②末：古代指工商业。与为「本」的农业相对。

【译文】百姓看到朝廷节俭，就会回归农业，农业发展了，工商之类的末业也会兴旺发达。

【原文】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，欺谩①而善书者尊于朝，悖逆②而勇猛者贵于官。故俗皆曰：「何

以③孝悌为？财多而光荣。何以礼义为？史书④而仕宦⑤。何以谨慎为？勇猛而临官。」

【注释】①欺谩：犹欺诳。颜师古曰：「谩，诳也。谩音慢，又音武连反。」②悖逆：悖乱忤逆。颜

师古曰：「悖，乱也。音布内反。」③何以：为什么。④史书：汉称令史所习之书，即当时通用的隶

书。⑤仕宦：出仕，为官。

【译文】没有道义而有钱的人显贵于社会，善于欺骗和编造文书的人尊贵于朝廷；违法悖理但勇猛凶狠的人器重于官场。所以民间都说：「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呢？财产多了就光荣；为什么要去讲求礼义呢？善于编造史书就可步入仕途；为什么要谨慎处事呢？勇猛就能当官。」

【原文】今欲兴至治①致太平，宜除赎罪之法。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②者，辄行其诛，无但免官，则争尽力为善，贵孝悌，贱贾人③，进真贤，举实廉，而天下治矣。

【注释】①至治：指安定昌盛、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时世。②臧：贪污受贿或窃取之财。③贾人：商人。

【译文】今日要使良好风气兴起、实现安定昌盛、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，迎来天下太平，就应该废除赎罪之法。郡相和郡守选拔人才不属实，以及有通过贪污受贿获取官职的，就立即对其进行惩处，不不仅是免官。那么，他们就会争相尽力做好事，重视孝悌，鄙贱商人，推荐真正的贤才，推举真实的廉吏，这样天下就可治理好了。

【原文】自成、康以来，几且千岁，欲为治者甚众，然而太平不复兴者，何也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，奢侈行而仁义废也。

【译文】从周朝成王、康王以来，几乎将近一千年了，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，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抛开古圣先王的原理原则而听凭自己的心意去做，使奢侈畅行而仁义荒废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正己以先下，选贤以自辅；开进①忠正，致诛奸臣，远放谄佞；放出围陵之女，罢倡乐，绝郑声；去甲乙之帐②，退伪薄③之物，修节俭之化；驱天下之民，皆归于农。如此不懈，则三王④可侔⑤，五帝⑥可及。

【注释】①开进：犹起用。②甲乙之帐：汉武帝所造帐幕。饰琉璃珠、夜光珠等珍宝者为甲帐，以居神；其次为乙帐，以自居。③伪薄：浮华轻巧。④三王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君，夏禹、商汤、周武王。⑤侔：齐等，相当。⑥五帝：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，说法不一。

【译文】端正自身且率先垂范于下民，选任德才兼备者来辅佐自己，大开忠正者入朝之门，辞退、惩处奸臣，远离、放逐谄佞小人，放出陵园中的妇女，取消歌舞艺妓的乐舞，断绝郑卫淫荡之音，撤除以宝器装饰、供天子闲居的诸多宫帐，退回进献的非礼浮华轻巧之物，修行节俭的风气，促使天下的百姓都回归于农业，像这样坚持不懈，就可以等同于夏商周三代的君王，就可以比得上古时的五帝。

【原文】凡民有七亡①：阴阳不和，水旱为灾，一亡也；县官重责②，更赋租税③，二亡也；贪吏并④公，受取不已，三亡也；豪强大姓（姓下旧有家字，删之），蚕食⑤无厌，四亡也；苛吏繇役⑥，失农桑时，五亡也；部落鼓鸣，男女遮列⑦，六亡也；盗贼劫略，取民财物，七亡也。七亡尚可，又有七死：酷吏毆杀⑧，一死也；治狱⑨深刻⑩，二死也；冤陷⑪无辜，三死也；盗贼横发⑫，四死也；怨讎⑬相残，五死也；岁恶饥饿，六死也；时气⑭疾疫，七死也。民有七亡，而无一得，欲望国安诚难；民有七死，而无一生，欲望刑措⑮诚难。

【注释】①七亡：古谓导致生灵涂炭的七种原因。使百姓无法生活下去。颜师古曰：「亡谓失其作业也。」②重责：严厉的责罚。③更赋租税：更赋，汉代以纳钱代更役的赋税。男子年二十三至五十六岁，按规定轮番戍边服役，称为更。不能行者，得出钱入官，雇役以代。租税，国家征收田赋和各种税款的总称。颜师古曰：「更谓为更卒也，音工行反。」《汉书补注》先谦曰：「税租」官本作「租税」。《韩非子·诡使》：「习悉租税，专民力，所以备难充仓府也。」④并：颜师古曰，「并，依也，音步浪反。」《汉书补注》先谦曰：「并与傍同。所谓因缘为奸也。」⑤蚕食：亦作「蚕蚀」，蚕食桑叶。喻逐渐侵占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论》：「自缪公以来，稍蚕食诸侯，竟成始皇。」⑥繇役：徭役，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强制农民承担的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。繇，通「徭」。⑦遮列：列队遮拦。颜师古曰：「言闻桴鼓之声以为有盗贼，皆当遮列而追捕。」⑧毆杀：打死。毆，捶击，毆打。颜师古曰：「毆，击也，音一口反。」⑨治狱：审理案件。⑩深刻：严峻苛刻。⑪冤陷：冤枉陷害。⑫横发：犹言突然发生。⑬怨讎：仇敌。⑭时气：时疫。⑮刑措：「刑厝」。置刑法而

不用。

【译文】有七种原因会导致普通老百姓失其作业而无法生活下去。阴阳不调和，使气候变异导致水旱成灾，是其一；官府加重租税赋算，是其二；贪官污吏假公济私，榨取人民不止，是其三；豪强大姓，蚕食人民没完没了，是其四；苛刻的官吏滥派徭役，耽误农桑季节，是其五；部落之间常年混战，导致男女都参战，是其六；盗贼抢劫，掠夺百姓财物，是其七。这七种情况还不算厉害，更有七种致死的情况：被酷吏打死，是其一；审理狱案极为苛刻，是其二；冤枉诬陷无罪之人，是其三；盗贼横行于世，是其四；因怨仇而互相残杀，是其五；连年受灾歉收，百姓饥饿，是其六；季节性疾病、瘟疫，是其七。百姓有这七种导致死亡的情况，而享受不到朝廷一点恩德，想指望国家安定，的确很难；百姓有七种情况可能导致死亡而没有一条生路，想指望刑罚搁置不用，的确很难。

【原文】夫官爵，非陛下之官爵，乃天下之官爵也。陛下取非其官，官非其人，而望天悦民服，不亦难乎！治天下者，当用天下之心为心，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。

【译文】官爵，不是陛下的官爵，而是天下人的官爵。陛下选赐的不是合适的官位，所封之官不是合适的人选，而希望上天喜悦、百姓敬服，不是很难吗！治理天下的人，应当以天下人的心愿为心愿，不能自己一个人感到快意就行了啊！

【原文】臣闻救乱诛暴<sup>①</sup>，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<sup>②</sup>；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<sup>③</sup>，兵应者

胜；争恨④小故，不胜愤怒者，谓之忿兵⑤，兵忿者败；利⑥人土地货宝⑦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；恃⑧国家之大，矜⑨民人之众，欲见威⑩于敌者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此五者，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

【注释】①诛暴：诛灭凶暴。②王：朝见天子表示臣服，天下归顺。③应兵：谓敌兵压境起而应战的军队。④争恨：《汉书补注》先谦曰，王念孙云，恨读为很，谓相争斗也，孟子言『好勇斗很』，是很与争斗同义，故以「争」「很」连文。作「恨」者，借字耳。⑤忿兵：谓不忍小故而愤怒用兵。《汉书补注》曰：「沈钦韩曰，《文子道德篇》：义兵王，应兵胜，忿兵败，贪兵死，骄兵减，相论本之。」⑥利：贪爱。⑦货宝：财货珍宝。⑧恃：依赖；凭借。⑨矜：自夸；自恃。⑩威：显示的使人畏惧慑服的力量。《老子》：「民不畏威，则大威至。」

【译文】臣听说制止叛乱、讨伐暴君，叫做「义兵」，用兵坚持正义者可称王；敌人将战争强加于我们，出于不得已而起兵应敌者，叫做「应兵」，为应敌而出兵者必会胜利；好勇斗狠，因小事积怨，以至愤怒不能忍受者，叫做「忿兵」，因一时愤怒而出兵者，必会失败；贪图别人土地财宝的，叫做「贪兵」，因贪婪而出兵者必然破败；倚仗国家强大，自夸人口众多，显示威势想以此使人畏惧慑服者，叫做「骄兵」，因骄傲自大而出兵者必然灭亡。这五种情况，不仅人情事理如此，也是上天的法则。

【原文】「军旅之后，必有凶年」，言民以其愁苦之气，伤阴阳①之和也。出兵虽胜，犹有后忧②，

恐灾害之变，因此以生。

【注释】①阴阳：指天地间化生万物的二气。②后忧：日后的忧患。

【译文】「战争之后，必有荒年」，说的就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愁苦之气，会伤害天地阴阳的和谐啊。出兵即使取胜，仍然会有战后的忧患，恐怕灾害与天时异变，会因此而发生。

【原文】任贤必治，任不肖①必乱，必然之道也。

【注释】①不肖：不成材，不正派。

【译文】任用贤者国家必治，任用不贤者国家必乱，这是必然的道理啊。

【原文】唯有道①者，能以往知来耳。

【注释】①有道：有才艺或有道德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：「凡有道者，有德者，使教焉。」

【译文】只有有道德的人，才能以往事推知未来！

【原文】山有猛兽，藜藿①为之不采；国有忠臣，奸邪为之不起。

【注释】①藜藿：藜和藿，亦泛指粗劣的饭菜。藜，一年生草本植物，茎直立，嫩叶可食，茎可以做拐杖。藿，豆叶，嫩时可食。

【译文】山中有猛兽，灰菜藿子就没有人去采摘；国家有忠臣，奸邪之人因之就不敢活动。

【原文】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，然忠臣直士，不避患者，诚为君也。

【译文】按人之常情，无不想安宁过日子而厌恶危亡。然而忠臣直士，不逃避危害，的确是为了君主呀！

【原文】明主垂①宽容之听，崇②谏争之官，广开忠直之路，不罪狂狷③之言。然后百僚④在位，竭忠尽谋，不惧后患；朝廷无谄谀之士，元首⑤无失道⑥之愆⑦。

【注释】①垂：施与，赐予。②崇：尊崇，推重。③狂狷：狂妄褊急。书疏中常用作谦辞。颜师古曰：「狷，急也，音绢。」④百僚：亦作「百寮」，百官。⑤元首：君主。颜师古曰：「元首谓天子也。」⑥失道：失去准则，违背道义。⑦愆：罪过，过失。

【译文】圣明的君主能宽容地听取下边的谏言，尊崇谏诤的官员，广开忠诚正直之路，不怪罪狂妄褊急之人的话。只有这样才能使朝中百官安居其位，竭尽忠诚与智谋，不害怕有后患，朝廷就没有谄媚阿谀的人，皇帝就不会有不合道义的过失。

【原文】夫臣下之所以难言者何也？言出乎口，则咎悔①及之矣。故举过扬非②，则刺③上之讥④。言而当，则耻⑤其胜己也；言而不当，则贱其愚也。先己而同，则恶其夺己之明也；后己而同，则以为顺从也。违下从上，则以为谄谀也。违上从下，则以为雷同⑥也。与众言，则以为顺负⑦也。违众独言，则以为专美⑧也。言而浅露，则简而薄之；深妙弘远⑩，则不知而非之。特见⑪独知⑫，则众其

盖之，虽是而不见称；与众同智，则以为附随<sup>⑬</sup>也，虽得之，不以为功。据事尽理，则以为专必；谦让不争，则以为易穷<sup>⑭</sup>。言而不尽，则以为怀隐<sup>⑮</sup>进说；竭情<sup>⑯</sup>，则谓之不知量<sup>⑰</sup>。言而不效，则受其怨责<sup>⑱</sup>；言而事效，则以为固当也。或利于上，不利于下；或便于右<sup>⑲</sup>，不便于左<sup>⑳</sup>；或合于前，而忤于后。夫能应事<sup>㉑</sup>当理<sup>㉒</sup>，决疑<sup>㉓</sup>定功<sup>㉔</sup>，发情起意<sup>㉕</sup>，值所欲闻，不害上下，无妨于时，言立而策成，始无咎悔，若此之比，百不一遇，又智之所见，万不一及也。且犯颜冒死，下之所难言也；拂旨忤情<sup>㉖</sup>，上之所难闻也。以难言之臣，忤难闻之主，以万不一及之智，求百不一遇之时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。非唯君臣而已，凡言亦皆如之，是乃仲尼所以发愤嗟叹<sup>㉗</sup>，称「予（予原作吾）欲无言」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咎悔：灾祸，灾患。②扬非：意为宣扬过失。扬，显扬；传播。③刺：谓指责揭发。④讥：劝谏。⑤耻：侮辱；羞辱。⑥雷同：随声附和。⑦顺负：顺应依恃。顺，顺应，依顺。⑧专美：独享美名。⑨浅露：浅显，缺乏深度。⑩弘远：广大深远。⑪特见：独特的见解。⑫独知：知人所不知，仅一人知。⑬附随：附属，从属。⑭易穷：轻视理屈。易，轻视。穷，理屈，辞屈。⑮怀隐：谓知而不言，言而不尽。⑯竭情：尽心。⑰不知量：犹不自量，过高地估计自己。⑱怨责：埋怨责怪。⑲右：古代崇右，故以右为上，为贵，为高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「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」《史记》记载，《汉文帝纪》有「右贤左戚」句，韦昭注「右犹高，左犹下也。」⑳左：下，卑。㉑应事：处理世务；应付人事。㉒当理：合理。㉓决疑：解决疑难问题，判断疑案。㉔定功：建立功业。㉕起意：萌发意念，动念头。㉖拂旨忤情：违背上旨，违逆心意。㉗嗟叹：吟叹，叹息。

【译文】臣下之所以难以言说，是为什么呢？言语说出口，灾祸就来了。所以对君上检举过失，传扬错误，就会被认为是指责讽刺君上的劝谏。言语得当，君主会因臣下超过自己而感到耻辱；言语不当，君主会轻贱他为下愚。若先于君主说出相同的想法，君主就会憎恨他比自己圣明；后于自己说出相同的看法，就会认为只是顺从而已。违背下面而顺从上面，就会被认为是谄媚阿谀；违逆上面而顺从下面，就会被认为是不辨是非、随声附和。与大众共言，就会被认为是顺应依恃大众。离开大众而独自进言，就会被认为是独享美名。言语浅显，会因简易而被轻视；若所说深奥微妙，广大深远，就会因无知而被反对。独特的见解仅一人知道，那么大众就会共同遮盖他，即使所言正确也不被称誉；若和众人谋略智慧相等，就会被认为是附属追从他人，即使所说的话得到采用，也不会被认为有功。根据事实，合乎道理，就会被认为是专一不易；倘若谦虚退让，不与人争，就会被轻视理屈辞穷。言说而不完全，就会被认为是知而不言，言而不尽。若向君主尽心竭力地述说，就会被认为是不自量力。所言的事应验效果不明显，就会受君主的埋怨责怪；若所言的事应验有实效，则会被认为本来就当如此。所说的话或有利于君上而不利于臣下，或有利于右职尊位者，而不利于左职卑位者，或符合于前辈年长者，而违逆于后生晚辈者。但凡能够处理世务而又合理解决疑难问题，建立功业，起心动念皆为肺腑之言，又遇到想听忠言的君主，所进之言又不伤害君臣上下，对时势也没有妨害，进言得以确立，策略得以成就，自开始就没有受到灾祸，像这样的例子，一百个人当中也遇不到一个，再加上有智慧的远见者，一万人当中也找不出一个能达到的。况且触犯君主的面子是要冒着杀头的危险的，这是臣下难以进言的原因；而忠言往往总是违背君主的命令，违逆君主的心意，这也是君主难

以听得进去的原因。用难以进言的臣子，违逆难以听进规劝的君主，凭借一万人当中没有一人能达到的智慧，希求一百人中也都没有一人遇到的时机，这就是下臣的心意常常不能与上通达的原因。不只是君臣之间是这样，凡是言说都是如此，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感慨万千，觉得自己也将无话可说（我不想再说什么）的原因了。

【原文】朝无争臣①，则不知过；国无达士②，则不闻善。

【注释】①争臣：能直言诤谏的大臣。争，通「诤」。②达士：见识高超、不同于流俗的人。颜师古曰：「达士谓达于政事也。」

【译文】假使朝廷没有诤谏之臣，那么君王就不了解自己的过失；国家没有通达世理之士，君王就听不到善言。



# 卷二十

## 汉书治要（八）补 1

【原文】朝廷者，天下之桢干①也。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，则民不争；好仁乐施，则下不暴；上义高节，则民兴行；宽柔和惠，则众相爱。四者，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。何者？朝有变色之言②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；上有自专之士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；上有克胜之佐③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；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民，此其本也。今俗吏之治，皆不本礼让，而上④克暴，或忤害⑤好陷人于罪，贪财而慕势。故犯法者众，奸邪不止；虽严刑峻法，犹不为变，此非其天性，有由然也。

【注释】①桢干：古代筑墙时所用的木柱，竖在两端的叫「桢」，竖在两旁的叫「干」。后用以指重要的、起决定作用的人或事物。②变色之言：使脸色改变的话。多指为争论是非曲直而冲动发怒时说的话。③克胜：刻忌好胜。④上：通「尚」。崇尚。⑤忤害：忌刻残忍，嫉忌陷害。忤，音「制」。

【译文】朝廷，是支撑天下的梁柱。公卿大夫之间相互遵循礼节，恭敬谦让，那么百姓就不会互相争斗；大臣们爱好仁义，乐于施舍，那么百姓就不会使用暴力；上面崇尚高风亮节，那么百姓就会注重品行；上面温柔宽大，那么百姓就会相互爱护。以上四点，是开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不行严刑峻法而改变天下风气的原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朝廷上有冲动无理的争论言行，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；上面有

1 本篇据《群书治要译注》补录的「汉书卷八」节录其菁华。《群书治要》原书卷二十汉书八亡佚。

独断专权的人，下面就会有不谦让的人；上面有争胜的大臣，下面就会有相互伤害之心；上面有贪财好利之臣，下面就会有偷盗行窃之民。这是造成社会风气变化的根本原因。当今俗吏治理国家，都根据礼节谦让的原则，而推崇强暴取胜，贪取财利并倾慕权势。因此犯法的人很多，奸邪之行不能得到制止，即使用严厉的刑法，仍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。这不是他们的天性，而是由于当政者没有教化好。

【原文】盖聪明疏通①者戒于大察，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②，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，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，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，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。

【注释】①疏通：通达。《礼记·经解》：「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。」②雍蔽：蒙蔽，隔绝。雍，通「雍」。

【译文】一般说来，聪明通达的人，应戒除过分的明察；孤陋寡闻的人，应避免闭塞不通；勇猛刚强的人，应杜绝过于暴烈；仁慈厚爱、温和善良的人，应警惕不够果断；沉着安静、行动舒缓的人，应防止错过时机；心思广大的人，应戒备遗忘事情。

【原文】室家①之道修，则天下之理得。故《诗》始《国风》。《礼》本《冠》《婚》②。始乎《国风》，原情性而明人伦也；本乎《冠》《婚》，正基兆③而防未然也。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，道之衰莫不始乎阨内④。

【注释】①室家：泛指家庭或家庭中的人，如父母、兄弟、妻子等。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：「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帑。」②《诗》始《国风》，《礼》本《冠婚》：《诗经·国风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，赞美女子之德。《仪礼》开首是《士冠礼》《士婚礼》。③基兆：始因，根本。④闾内：旧指家庭、内室。

【译文】（匡衡说）如果明了治家之道，也就懂得了治国的道理。因此《诗经》以《国风·关雎》为开端，《仪礼》以《士冠礼》《士婚礼》为根本。以《国风·关雎》为开端的原因，在于推究人的性情从而讲明人伦之道；以《士冠礼》《士婚礼》为根本的原因，在于奠定基础而防患于未然。福分的兴旺无不以家庭为根基，而治国之道的衰微也无不是从家中开始的。

【原文】《诗》曰：「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，命不易哉①。」又曰：「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②。」皆谓不惧者凶，惧之则吉也。

【注释】①诗曰下三句：见《诗经·周颂·敬之》。惟，是。显，明察。思，语气词。命不易，指天命难于常保不变。②又曰下二句：见《诗经·周颂·我将》。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中说：「敬服上天，敬服上天，上天无比神明，承受天命难之又难啊！」又说：「敬畏天的威力，才能保全平安。」这些都是说不敬畏上天就会遭受凶祸，敬畏上天就会吉利。

【原文】经曰：「皇极，皇建其有极。」传曰：「皇之不极，是谓不建。时则有日月乱行①。」

【注释】①皇极二句：见《尚书·周书·洪范》。

【译文】经书上说：「帝王统治天下的准则，就是要建立起大中至正的政治。」经传上又说：「统治准则不中正，这称作不建，此时就会出现日月运行混乱的现象。」

【原文】经曰：「继自今嗣王，其毋淫于酒，毋逸于游田，惟正之共①。」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。治远自近始，习善在左右。

【注释】①经曰下四句：见《尚书·周书·无逸》。谓以后继嗣之王，不能过量饮酒，不能放荡游猎，只宜严格要求要求自己。

【译文】经书上说：「从今以后继承祖业的君王，不要过多沉溺于酒宴，不要放纵于出游打猎，只应该恭谨地修正自身。」没有君主自身修治中正而臣下奸邪的。治理远方要从治理近处开始，学习好的品行要从亲近的人开始。

【原文】经曰：「亦惟先正克左右①。」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亦惟先正克左右：见《尚书·周书·文侯之命》。

【译文】经书上说：「要先整顿制约左右近臣。」没有左右近臣正直而百官不正的。

【原文】治天下者尊贤考功①则治，简贤②违功则乱。

【注释】①考功：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的政绩。②简贤：轻慢贤能。

【译文】统治天下的人尊重贤才、考论功绩天下就会太平，轻慢贤才、不论功绩天下就会混乱。

【原文】经曰：「飨用五福，畏用六极①。」传曰：「六沴作见，若不共御，六罚既侵，六极其下②。」

【注释】①「飨用五福」二句：见《尚书·周书·洪范》。五福，指寿、富、康宁、攸好德、考终命。②「六沴作见」等句：引《洪范》之传。沴，灾气、灾难。

【译文】经书上说：「行事适合天意，五福就会降临；行事违背天意，六极就会降临。」经传上说：「六种灾气兴起显现，如果不恭敬地修德来御灾，六种惩罚就会侵入，六种灾异的现象就会降临。」

【原文】王者必先自绝，然后天绝之。王者以民为基，民以财为本，财竭则下畔，下畔则上亡。是以明王爱养基本，不敢穷极，使民如承大祭①。

【注释】①如承大祭：意谓常畏慎。

【译文】帝王一定先自取灭亡，然后上天才灭绝他。帝王以百姓为基础，百姓以财产为根本，财产枯竭了百姓就会叛乱，百姓叛乱国家就会灭亡。因此圣明的君王爱惜休养根本，不敢穷尽百姓的财力，使用民力如承大祭一样谨慎。

【原文】咎繇①戒帝舜曰：「亡敖佚欲有国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②。」箕子③戒武王曰：「臣无有作威作福，亡有玉食；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人用侧颇辟，民用僭慝④。」

【注释】①咎繇：亦作「咎陶」，即皋陶，舜之贤臣。咎，通「皋」。②「无傲逸欲有国」等句：见《尚书·虞书·咎繇谟》。机，疑作「几」。几，微也。万几，谓当万事之微。③箕子：商纣之叔父，封于箕。因纣王不听其谏，乃披发佯狂为奴，为纣王所囚。后归于周。④「臣无有作威作福」等句：见《尚书·周书·洪范》。而，尔，你。颇僻，偏邪不正。僭，不信。慝，恶也。

【译文】皋陶告诫帝舜说：「拥有国家的人，不可以傲慢，不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，时刻要谨慎戒惧，以此来处理成千上万的国事。」箕子告诫武王说：「做臣下的应该没有作威作福的，没有吃精美食物的。如果作为臣下作威作福，吃精美食物的，对你的家会有损害，对你的国会不吉祥，众人会因此偏邪不正，百姓会因此变得虚假邪恶。」

【原文】「依①世则废道，违俗则危殆」，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依：顺应。

【译文】「顺应世俗就会使道义衰败，违背世俗就会使自身危险」，这正是古人难以接受封爵进官的原因了。

【原文】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。其劝善也，显之朝廷；其惩恶也，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师始，由内及外。

【译文】听说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育之所，夏称校，殷称庠，周称序。劝勉善行，使之昭显于朝廷；惩治恶行，便施以刑罚。所以教化的实行，建立首善之地从京师开始，由内及外。

【原文】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①力行何如耳。

【注释】①顾：文言连词，但、但看。

【译文】国家安定不在于多说，要看怎样勉力行事。

【原文】凡通经术，固当修行先王之道，何可委曲从俗，苟求富贵乎？

【译文】（彭祖说）大凡通晓经术之人，本应修行先王大道，怎么能委曲随俗、苟且求取富贵呢？

【原文】老氏①称：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②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③。」信④哉是言也！

【注释】①老氏：即老子，又称老聃、李耳，我国春秋时期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，道家学派创始人。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。②「上德不德」四句：语出《老子》第三十八章。不德，谓不拘泥形式的、自然的德行；下德，谓人为的、有所固滞的、拘守于表面的德。③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：见《老子》

第五十七章。滋章，滋生彰著；多有，指不断地发生。④信：谓诚实不欺。

【译文】老子说：「上德是合乎自然的，是真正的有德；下德是人为营造的，其实是无德。法令繁多则巧诈滋生，所以盗贼日渐增多。」这确实是至理名言啊！

【原文】在民上者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故民有耻而且敬，贵谊而贱利。此三代之所以直道①而行，不严而治之大略②也。

【注释】①直道：正路。沿着直的道路走。比喻办事公正。②大略：大概；大要。

【译文】在上位的领导者要用伦理道德来引导民众，用礼制来统一民众的思想，所以民众就会有廉耻感而且又有诚敬心，会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。这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（人人行事公正），不需要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让天下大治的治国方略。

【原文】夏之兴也以涂山①，而桀②之放也用末喜③；殷之兴也以有娀④及有娀，而纣之灭也嬖妲己⑤；周之兴也以姜嫄⑥及太任⑦、太姒⑧，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。故《易》基《乾坤》，《诗》首《关雎》，《书》美厘降⑨，《春秋》讥不亲迎。夫妇之际，人道之大伦也。礼之用，唯昏姻为兢兢⑩。夫乐调而四时和，阴阳之变，万物之统也，可不慎与！

【注释】①涂山：夏禹的妻子。也指古国名，相传为夏禹娶涂山女及会诸侯处。②桀：夏朝末代君主，相传是个暴君。③末喜：也作妹喜，夏王桀的宠妃。桀宠妹喜，遂以亡夏。④有娀：契的母亲是

简狄氏，又作简易，因是有娥氏（今在山西永济西）之女，又称娥简。相传她随本氏族的两个姊妹偶然出行，在玄丘水中洗澡，有玄鸟（即燕子）飞来，生下一只鸟卵，简狄误取鸟卵吞食，因有身孕而生下了契。契长大后，因帮大禹治水有功，被舜帝任为司徒，掌管教化，封于商地，赐姓子氏。⑤妲己：商纣的宠妃。苏氏女，姓己名妲。周武王灭商时被杀。⑥姜嫄：亦作「姜原」。周人始祖后稷之母。帝喾之妻。传说她于郊野践巨人足迹怀孕生稷。⑦太任：亦称大任，周室三母之一，季历（王季）之妻，姬昌（周文王）之母。《列女传·母仪传·周室三母》：大任（太任）者，文王之母，挚任氏中女也。王季娶为妃。大任之性，端一诚庄，惟德之行。及其有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，能以胎教。洎于豕牢，而生文王。文王生而明圣，大任教之，以一而识百，卒为周宗。⑧太姒：周文王正妃，周武王姬发之母。⑨厘降：本谓尧女嫁舜事。《书·尧典》：「厘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。」孔传：「降，下嫔妇也，舜为匹夫，能以义理下帝女之心。」⑩兢兢：小心谨慎貌。

【译文】夏朝的兴起是源于大禹娶了涂山氏为妻，而夏桀遭到放逐则是由于宠爱末喜；殷代的兴起离不开有娥氏和有娀氏，而商纣的灭亡则是由于宠信妲己；周朝的兴起有赖于姜嫄、太任和太姒，而幽王被戎狄擒捉则是因为与褒姒淫乐。因此《易经》从《乾》《坤》二卦为起始（乾为男，坤为女），《诗经》以《关雎》为首篇（说明夫妇是人伦之始），《尚书》赞美唐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虞舜，《春秋》讽刺鲁隐公娶妻而不亲自迎娶。夫妇关系是五伦关系的根本。礼法中婚姻之事要格外谨慎而行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著①吉凶而言谦盈之效，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。

【注释】①著：显现；显扬。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在显扬吉凶的规律时说明谦虚就会增益，盈满就会亏缺的效验，从天地鬼神以至到人道没有不是如此的。

## 卷二十一

### 后汉书治要（一）

【原文】古之亡国者，皆以无道①。

【注释】①无道：不行正道；做坏事。多指暴君或权贵者的恶行。

【译文】古代灭亡的国家，都是因为君王不行正道而导致灭亡的。

【原文】《诗》①曰：「无德不报。」

【注释】①《诗》：指《诗经》。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说：「没有施恩不报的。」

【原文】昔仲弓①、季氏②之家臣，子游③、武城④之小宰⑤，孔子犹海以贤才，问以得人⑥。明政之小大，以人为本。

【注释】①仲弓：春秋鲁国人，冉氏，名雍，字仲弓，也称子弓。孔子的学生，以德行著称。曾任季氏宰。

②季氏：季桓子，即季孙斯，春秋时鲁国卿大夫。③子游：姓言，名偃，字子游，亦称「言游」「叔氏」，春

秋末吴国人，与子夏、子张齐名，孔子的弟子，「孔门十哲」之一。曾为武城宰。④武城：指武城县；位于山东省西北边陲，鲁西北平原。现隶属山东省德州市。⑤小宰：邑宰，县邑的长官。⑥得人：谓得到德才兼备的人。亦谓用人得当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「子曰：『女得人焉耳乎？』」

【译文】从前仲弓是季氏的家臣，子游是武城的县官，孔子尚且教诲他们要任用贤才，询问是否用人得当。说明政事无论大小，以用人为根本。

【原文】《诗》云：「敦彼行苇①，牛羊勿践履。」《礼》②，人君伐一草木不时③，谓之不孝。俗知顺人，莫知顺天。

【注释】①行苇：路旁的芦苇。②《礼》：五经之中的《礼记》。礼记：「孔子曰：『伐一树，杀一兽，不以其时，非孝也。』」③不时：不适时；不合时。李贤注：「不时谓不合于时也。」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说：「芦苇丛生在道旁，别放牛羊来踩踏。」《礼记》也说：「君王砍伐一草一木不合时令，便叫做不孝。」一般人只知道顺人行事，却不知道遵循天道。

【原文】后正位宫闱①，同体②天王③。夫人④坐论妇礼⑤，九嫔⑥掌教四德⑦，世妇主知丧祭宾客，女御序于王之燕寝⑧。颁官分务⑨，各有典司⑩。女史彤管⑪，记功书过⑫。居有保阿⑬之训，动有环佩⑭之响。进贤才以辅佐君子，哀⑮窈窕⑯而不淫其色。所以能述宣⑰阴化⑱，修成内则⑲，闺房肃雍⑳，险謁㉑不行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官闱：帝王的后宫，后妃的住所。亦指后妃。②同体：比喻无区别；一致。③天王：指天子。④夫人：帝王妃嫔。⑤妇礼：妇女的礼义威仪。《孔子家语》：「女子顺男子之教，而长其礼者也，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。」⑥九嫔：指帝王之妾。位于后妃之下，在其他侍妾之上。⑦四德：李贤注，「四德谓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也。」⑧燕寝：古代帝王居息的官室。⑨颁官分务：颁官，赐授官位。分务，分配职务。⑩典司：主管，主持。⑪女史彤管：女史，古时候，专记王后私生活的史官。《周礼》云：「女史，王后，书内令，凡后之事以礼从也。」郑玄注云：「亦如太史之于王也。」彤管，古代女史用以记事的杆身漆朱的笔。李贤注：「彤管，赤管笔也。」⑫记功书过：记功，记录功绩；书过，记载过失错误。⑬保阿：古代抚养教育贵族子女的妇女。李贤注引《列女传》：「孝公使驷马立车载姬。姬泣曰，『妾闻妃下堂，必从傅母保阿，进退则鸣玉佩环；今立车无辘，非敢受命。』」⑭环佩：央有孔的圆形佩玉，亦作「环珮」。后多指女子所佩的玉饰。⑮哀：怜爱。⑯窈窕：娴静貌；美好貌。⑰述宣：继承和发扬。⑱阴化：古称妇女的教化。《周礼·内宰职》曰：「以阴礼教六官，以妇职之法教九御。」⑲内则：借指妇职、妇道。⑳闺房肃雍：闺房，小室；内室；常指女子的卧室。肃雍，原指行车之貌，后为称颂妇德之辞。李贤注：「肃，敬也。雍，和也。」㉑险謁：指以私事相嘱托；走门路，通关节。

【译文】皇后是后宫正位，体制与天子一致。夫人负责讲论妇礼；九嫔掌管教授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四德；世妇主管丧祭和宾客之事；女御掌管皇上的食宿。赐授官位、分配职务，各有主管。女史官手执红管笔，专记后宫的功过。后妃们安居时有保阿的教诲；行动时有环佩叮当的响声。进献贤德女子以辅佐君王，怜爱娴静柔美的贤淑女子，而不贪图其美色。因此能够继承和发扬女德的教化，修

成内宫的如职、如道，后妃们和顺恭敬，没有不正当的因私请托之行。

【原文】适情①任欲，颠倒衣裳②，以至破国亡身，不可胜数。斯固轻礼弛防③、先色后德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适情：顺适性情。②颠倒衣裳：谓急促惶遽中不暇整衣。本意是讽刺朝廷兴居无节，号令不时，使小官吏忙忙碌碌，后多以比喻伦常失秩。③弛防：解除防备。

【译文】人们任情纵欲，伦常失秩，最终导致破国亡家，这样的案例不可胜数。这都是由于轻视礼义教化、放松防备、重女色而轻道德所造成的啊！

【原文】圣人设教①，各有其方，知人情性莫能齐也。

【注释】①设教：实施教化。

【译文】圣人实施教化，方式各不相同，是因为懂得人的性情是不同的。

【原文】《黄石公记》①曰：「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」柔②者，德也；刚③者，贼④也。弱者，仁之助也；强者，怨之归也。舍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舍远谋近者，逸而有终。逸政⑤多忠臣，劳政⑥多乱民。故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；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

【注释】①《黄石公记》：又名《黄石公三略》。旧题秦时黄石公撰。所谓「三略」，其意为上、中、下三卷韬略。相传为周初太公姜尚所著，全书以太公与文王、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。后经黄石公

推演成书，传授于张良。②柔：怀柔，安抚。③刚：肃杀，坚硬。④贼：祸害。⑤逸政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。⑥劳政：谓劳役繁重之政。

【译文】《黄石公记》中说：「柔能克刚，弱能制强。」怀柔是德行的表现，强硬会招致祸害；弱者能得仁义的辅助，强者则会遭受人们的怨恨；舍近求远，会劳而无功；舍远求近，则安闲而有善终；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多出忠臣，而烦劳扰民的政治则多生乱民。所以说：『致力于扩大土地者政治会荒废，而致力于扩大德行者国家会富强。满足已有的，则人心安定；不知足而贪图别人所有的，则会使人心残暴。残酷暴虐的政治，即使成功也注定要失败。』

【原文】臣闻王德圣政，不忘人之功，采其一美，不求备于众。

【译文】臣听说王者的德行以及圣明的政治，不会忘记人臣的功劳，采用他某一方面的美德，而不要求他具备所有方面。

【原文】夫改政移风①，必有其本。「传曰：「吴王②好剑客③，百姓多瘢疮④；楚王好细腰⑤，宫中多饿死。」长安语曰：「城中好高髻⑥，四方⑦高一尺；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；城中好大袖，四方用匹帛。」斯言如戏，有切事实。

【注释】①改政移风：改变风气习俗。②吴王：阖闾（？—公元前四九六年），又作阖庐。姬姓，吴氏，名光，故又称「公子光」。春秋时吴国第二十四任君主，活动于春秋末期，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公

元前四九六年在位，著名军事家，部分史书认为其为「春秋五霸」之一。③剑客：精于剑术的人。④癥疮：音班窗。创伤或疮疡的疤痕。⑤楚王好细腰：楚王，楚灵王。初名围，即王位后改名虔。楚共王的儿子，楚康王的弟弟，杀了侄儿楚郟敖自立。昔者，楚灵王好士细腰，故灵王之臣，皆以一饭为节，胁息然后带，扶墙然后起。⑥高髻：古代妇女发式，又称「峨髻」，是相对指髻式高耸的称谓。⑦四方：指京城以外的地区。

【译文】改变风气习俗，必须抓住根本。《左传》中记载说：「吴王喜欢精于剑术的人，老百姓就多有创伤；楚王喜欢细腰，宫女们多有饿死的。」长安城中的谚语说：「城里的人喜欢束高发髻，四处乡下的百姓发髻就高达一尺；城里的人喜欢画宽眉，乡下的百姓就将眉毛画到半额宽；城里人喜欢长衣袖，乡下的百姓就用整匹布来做衣袖。」这些虽似笑话，但却是切中事实。

【原文】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仁爱，知相敬事也。

【译文】人比禽兽可贵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人有仁爱之心，知道要互相敬慎处事啊。

## 卷二十二

### 后汉书治要（二）

【原文】臣闻「贫贱之知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」。

【译文】臣（宋弘）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

【原文】孔子曰：「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。」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

【译文】孔子曾说过：「以孝心事奉双亲，故可将忠心移于事奉君主。」所以访求忠臣，一定要去有孝子的人家。

【原文】农民急于务，而苛吏夺其时①；赋②发③充常调④，而贪吏割⑤其财。此其巨患也。夫欲急民所务，当先除其所患。

【注释】①时：农时，适宜于从事耕种、收获的时节。②赋：田地税。泛指赋税。③发：征发，征调。④常调：定额赋税。⑤割：剥夺，夺取。

【译文】农民急于务农，而苛刻的官吏使其延误农时；征收赋税为的是满足其定额，而贪官污吏们还

要从中分割，这是最大的祸患。想要以农民所做事为重，应首先消除他们的祸患。

【原文】国家之废兴在于政事，政事得失由乎辅佐。辅佐贤明，则俊士①充朝②，而治合世务③；辅佐不明，则论④失时宜，而举多过事⑤。

【注释】①俊士：才智杰出的人。②充朝：充满朝廷。③世务：谋身治世之事。④论：主张，学说，观点。⑤过事：过错，错事。

【译文】国家的兴废，取决于政事；政事的得失，在于辅佐大臣。辅佐之臣贤明，那贤能之士就会充满朝廷，治国方略也会适合世务；辅佐之臣不贤明，就会使政论不符合时势的需要，而且其举措大多也是错误的。

【原文】盖善治者，视俗而施教①，察失②而立防，威德③更兴，文武迭用，然后政调于时，而躁人④可定。昔董仲舒⑤言：「治国譬若琴瑟，其不调者，则解而更张⑥。」

【注释】①施教：进行教育。②察失：察觉过失。③威德：声威与德行，刑罚与恩惠。④躁人：指急躁的人。躁犹动也，谓躁挠不定之人也。《后汉书集解》惠栋曰：「《周易》云躁人之词多。躁人，谓私议国政之人也。」⑤董仲舒：（公元前179年—公元前104年），汉代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汉族，汉广川郡（今河北省景县）人。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「三纲五常」，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「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」的建议，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。⑥更张：重新张设。

【译文】善于处理政务的人，观察风俗而施行教化，考察过失而设置预防制度，威势和德政交替兴作，文治武功轮流施用，然后才能做到政治和时势相适应，而不安于本分的人才可以安定。昔日董仲舒说过：「治理国家就像调理琴瑟，对那些声音不可调和的琴瑟，就应改换新弦。」

【原文】夫天命①难知，人道②易守，守道③之臣，何患④死亡？

【注释】①天命：指自然的规律、法则。②人道：为人之道。指一定社会中要求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。③守道：坚守某种道德规范。④患：忧虑，担心。

【译文】天命是难以知道的，人道却容易守；安守于道的臣子，哪里会担忧死亡呢？

【原文】仁者行之宗，忠者义之主也。仁不遗旧①，忠不忘君，行之高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遗旧：谓抛弃、疏远故旧。

【译文】仁义是一切行为的宗旨，忠诚是仁义的关键。仁义的人不会遗旧，忠诚的人不会忘君，这才是品行的最高表现。

【原文】若乃①言之者虽诚，而闻之者未譬②，岂苟进③之悦易以情纳，持正④之忤⑤难以理求乎？诚能释利以循道⑥，居方⑦以从义⑧，君子之概⑨也。

【注释】①若乃：至于。用于句子开头，表示另起一事。②譬：通晓，明白。③苟进：苟且进取，以

求禄位。④持正：持守公正。⑤忤：违逆，触犯。⑥循道：遵循正道。⑦居方：居，指存，存心。方，方正，刚直。⑧义：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。⑨概：谓风度，气度。

【译文】至于说陈述事情者虽然很真诚，但听讲的人却仍不明白。这难道不是苟求迁升的取悦之言，在感情上容易采纳，而持守公正的逆耳之言，在道理上难以接受吗？如果真的能够放弃私利以遵循正道，存心方正，遵从大义，这才是君子的气度啊。

【原文】樊宏①，世祖之舅也。宏为人谦柔畏慎，不求苟进②。常戒其子曰：「富贵盈溢③，未有能终者。吾非不喜荣势④也。天道⑤恶满而好谦。前代贵戚，皆明戒⑥也。保身全己，岂不乐哉？」

【注释】①樊宏：汉光武帝的舅舅，以仁义厚道著称，东汉建立后，被封为寿张侯。公元五一年去世，谥号为「寿张恭侯」。②苟进：苟且进取，以求禄位。③盈溢：充裕，满盈。④荣势：显贵有权势。⑤天道：犹天理，天意。⑥明戒：亦作「明诫」。明白告诫，明训。

【译文】樊宏，是光武帝的舅父。他为人谦和谨慎，从不贪求升迁。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：「凡是大富大贵到了过于盈满的地步，就没有得善终的。我不是不喜欢荣华富贵，只是天理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。前代皇亲国戚们的下场都是我们的明鉴。保全好自己的身家性命，难道不是很快乐吗？」

【原文】日者众阳之宗①、君上之位也。凡居官治民，据郡典县②，皆为阳为上、为尊为长。若阳上不明，尊长不足，则于③动三光④，垂示王者。

【注释】①宗：指某一类事物中有统领楷模作用或为首者。②据郡典县：据，占有，占据。典，掌管，主持，任职。③干：干犯，冲犯，干扰。④三光：日、月、星。

【译文】太阳为众阳之本，是君上的位置。凡是做官治民，任职于郡县的，都是阳刚，是上位，是尊贵，是尊长。如果阳上不明，尊长不足，就会冲犯到日月星三光（日月星光就会发生变异），以此来告示君王。

【原文】夫物暴长①者必夭折②，功卒③成者必亟④坏。

【注释】①暴长：急速生长。②夭折：短命早死。③卒：突然。后多作「猝」。④亟：疾速。与「缓慢」相对。

【译文】任何东西迅猛生长必然会夭折，功业仓促而成必然会很快衰败。

【原文】传曰：「五年再闰①，天道乃备。」夫以天地之灵，犹五载以成其化，况人道哉！

【注释】①再闰：农历五年二闰，谓之再闰。

【译文】《易传》上说：「五年两闰，天道就完备无缺。」即使是天道，还要历经五年的时间才渐臻完美，何况人间的事情呢？

【原文】师臣者帝，宾臣者霸。故武王以大公①为师，齐桓以夷吾②为仲父。

【注释】①大公：即太公望（吕尚）。辅佐武王灭商有功，封于齐。②夷吾：即管仲。

【译文】以臣子为师的能够称帝，以臣子为宾客的能够称霸。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师，齐桓公以夷吾为仲父。

【原文】故人君患在自骄，不患骄臣；失在自任，不在任人。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劳①，周公执吐握②之恭。

【注释】①日昃之劳：日昃，太阳偏西，约下午二时左右。昃，音仄。《易·离》：「日昃之离，何可久也？」文王勤于处理政事，从早晨到中午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。②吐握：吐哺握发，形容礼贤下士，求才心切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三：「成王封伯禽于鲁，周公诫之曰：『往矣，子无以鲁国骄士。吾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也，又相天下，吾于天下亦不轻矣，然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之士。』」

【译文】所以做人君的祸患在于自骄自大，而不在于有骄傲的臣子；其失误在于自任而不在任人。因此周文王有过午还顾不得吃饭的操劳；周公有一饭三吐哺、一沐三握发、殷勤待客的谦恭。

【原文】务进仁贤，以任时政，不过数人，则风俗自化矣。

【译文】一定要选用仁爱贤能之人来处理时政，用不了几个人，风俗就会自然改变过来。

【原文】以身教①者从，以言教②者讼。夫阴阳和，岁乃丰；君臣同心，化乃成也。

【注释】①身教：谓用自身的行为教育别人。②言教：指用讲说方式进行的教育。

【译文】拿自身的行为教育别人，别人就会听从；只用言论教育别人（自己不做），就会有争论。阴阳调和，就会有丰收之年，君臣同心同德，教化才能有成效啊。

【原文】昔成汤①遭旱，以六事自责曰：「政不节耶？使民疾耶？宫室荣耶？女谒②盛耶？苞苴③行耶？谗夫④昌耶？」

【注释】①成汤：亦作「成商」。商开国之君。契的后代，子姓，名履，又称天乙。夏桀无道，汤伐之，遂有天下，国号商，都于亳。②女谒：女宠。③苞苴：苞，通「包」。贿赂。④谗夫：谗人。

【译文】昔日成汤遭遇旱灾，以六件事自责说：「政事不节制吗？使用民力紧急吗？宫室建得太多吗？女宠干预朝政太多了吗？行贿多了吗？谗人猖獗吗？」

【原文】左丘明①有言：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

【注释】①左丘明：中国春秋末期鲁国史学家。与孔子同时代或在其前。相传著有《左传》，又传《国语》亦出其手。

【译文】左丘明说：「仁者的话，受益的人真多啊！」

【原文】日者①问东平王，处家何等最乐，王言为善最乐。

【注释】①日者：往日；从前。

【译文】以前有人问东平王，在家做什么事情最快乐，东平王说做善事最快乐。

【原文】《王制》，天子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。

【译文】《王制》一书记载说，皇帝不谈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，吃朝廷俸禄的官家不能与老百姓争利。

【原文】昔者晋平公问于叔向①曰：「国家之患，孰为大？」对曰：「大臣重禄不极谏②，小臣畏罪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」

【注释】①叔向：复姓。春秋晋大夫羊舌肸，字叔向，后以其字为姓。见《通志·氏族三》。②极谏：尽力规劝。古多用于臣下对君主。

【译文】当日晋平公问叔向说：「国家的忧患什么为大？」叔向答称：「大臣看重俸禄不能极力劝谏，小臣害怕获罪不敢直言，下面的情况反映不上去，这就是国家最大的祸患。」

【原文】夫国以贤治，君以忠安。

【译文】国家因有贤才而能得到治理，君王因有忠臣而能安稳天下。

【原文】生而富者骄，生而贵者傲。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译文】生来就富有的人骄，生来就地位贵显的人傲，生来富贵而能够不骄不傲的人，是不曾有过的。

【原文】夫谦德①之光，《周易》所美；满溢之位，道家（家下无之字）之所戒。故君子福大而愈惧②，爵隆而益恭，远察近览，俯仰③有则，铭④诸机杖，刻诸槃⑤杵⑥，矜矜业业⑦，无殆无荒。如此，则百福是荷⑧，庆⑨流无穷矣。

【注释】①谦德：谦虚、俭约之德。②惧：恐惧，害怕。③俯仰：一举一动。④铭：文体的一种。古代常刻于碑版或器物，或以称功德，或用以自警。⑤槃：木盘。古代盛水器皿。⑥杵：音鱼。盛汤浆的器皿。⑦矜矜业业：谨慎戒惧貌。⑧荷：承受。⑨庆：福泽。

【译文】谦虚仁德的光彩，是《周易》所大力称美的；过满则溢的状况，是道家引以为戒的，所以君子福越大越惊惧，官越高越谦恭。通过观察古人和今人，一举一动都有准则，将铭文刻在书桌和拐杖上，刻写在盘盂上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怠慢。这样，就能多福多禄，福泽就会长久传衍下去。



## 卷二十三

### 后汉书治要（三）

【原文】杨震①，字伯起，弘农②人也。迁③东莱④太守⑤，道经昌邑⑥，故所举茂才⑦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⑧，至夜，怀金十斤以遗⑨震。震曰：「故人⑩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」密曰：「暮夜无知者。」震曰：「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，何谓无知？」密愧而出。后转涿郡⑪太守。性公廉，子孙常蔬食步行⑫。故旧长者⑬，或欲令为开产业⑭，震曰：「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？」

【注释】①杨震（公元五十九年—公元一二四年）：字伯起，弘农华阴人。八世祖杨喜，在汉高祖时因诛杀项羽有功，被封为「赤泉侯」。②弘农：郡名，中国汉朝至唐朝的一个郡置。其范围历代有一定变化，以西汉为最大，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、南阳市西部，以及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。③迁：指调升官职。④东莱：地名，山东龙口市（黄县）的古称。⑤太守：原为战国时代郡守的尊称。西汉景帝时，郡守改称为太守，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。⑥昌邑：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，隶属山东潍坊。⑦茂才：即「秀才」。东汉时，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，将「秀才」改为「茂才」。⑧谒见：指进见地位或辈分高的人。⑨遗：给予，馈赠。⑩故人：对门生故吏既亲切又客气的谦称。⑪涿郡：今河北省涿州市，辖涿县、范阳县（今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）等二十一县。涿，音捉。⑫蔬食步行：今河北省涿州市，辖涿县、范阳县（今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）等二十一县。涿，音捉。⑬蔬食步行

行：蔬食即粗食，以草菜为食；步行即徒步行走。形容生活节俭朴素。⑬故旧长者：故旧，旧交、旧友。长者，年纪大或辈分高的人。⑭产业：指私人财产，如田地、房屋、作坊等。

【译文】杨震，字伯起，弘农郡人。他被升迁为东莱太守，在赴任途中路经昌邑，从前他举荐的秀才王密当时正任昌邑县令，因此就来拜见杨震。到了夜里，王密怀揣了十斤金子来送给杨震。杨震说：「我了解您，您却不了解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」王密说：「夜里没有人知道。」杨震说：「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你知。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？」王密（听罢拿着金子）羞愧地走了。后来杨震调任为涿郡太守。杨震禀性公正廉洁，子孙们常常是粗茶淡饭、徒步出门。他年长的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子孙置办一些私人财产，杨震却说：「让后世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，把这个留给他们，不是很丰厚吗？」

【原文】政以得贤为本，理①以去秽②为务③。是以唐虞④俊乂⑤在官，四凶⑥流放，天下咸服，以致雍熙⑦。

【注释】①理：治理，整理。②秽：恶人，丑类。③务：事业，工作。④唐虞：唐尧与虞舜的并称。亦指尧与舜的时代，古人以为太平盛世。⑤俊乂：亦作「俊艾」。才德出众的人。⑥四凶：相传为尧舜时代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：「舜臣尧，宾于四门，流四凶族浑敦、穷奇、檮杌、饕餮，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。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以为天子，以其举十六相、去四凶也。」《书·舜典》「流共工于幽州（州），放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」。

⑦雍熙：谓和乐升平。

【译文】为政以得到贤能之人为根本，治国以铲除奸邪之人为要务。所以在尧舜的时候，贤俊之人在朝为官，四大恶人被流放，天下人全都心悦诚服，从而达到了升平和乐的局面。

【原文】上之所取，财尽则怨，力尽则叛。怨叛之民，不可复使。

【译文】在上位的向百姓索取，如果耗竭了民间的财物，百姓就会怨恨；如果用尽了民间的力役，百姓就会叛乱。那些怀有怨恨和叛乱之心的人，是很难再听从国家的调遣了。

【原文】震中子秉<sup>①</sup>，字叔节。每朝廷有得失，辄尽忠规谏，多见纳用。秉性不饮酒，尝从容言曰：「我有三不惑，酒、色、财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中子秉：中子，排行居中的儿子。秉，杨秉，字叔节，大儒杨震中子，少传父业，兼明《京氏易》，博通书传，常隐居教授。年四十余，乃应司空辟，拜侍御史，频出为豫、荆、徐、兖四州刺史，迁任城相。自为刺史，二千石，计日受奉，余禄不入私门。故吏赍钱百万遗之，闭门不受。以廉洁称。

【译文】杨震的中子杨秉，字叔节。每逢朝廷有得失，他都尽忠规谏，意见多被采纳。杨秉生性不饮酒，曾从容安详地说：「我不会被三种东西所迷惑，即酒、色、财。」

【原文】臣闻之经传①。或得神②以昌，或得神以亡。国家休明③，则鉴④其德；邪辟昏乱⑤，则视其祸。

【注释】①经传：儒家典籍经与传的统称。传是阐释经文的著作。②得神：谓得到神灵（降临）。③休明：美好清明。用以赞美明君或盛世。④鉴：照察。⑤邪辟昏乱：邪辟，亦作「邪僻」，乖谬不正。昏乱，昏庸无道、糊涂妄为。

【译文】臣从经传上得知，有时国家因出现神异现象而昌盛，有时国家因出现神异现象而败亡。国家政治清明，则可从此看出其仁德；国家混乱，则可从中看出其祸患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曰：「天垂象①，见吉凶，圣人则之。」

【注释】①垂象：显示征兆。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上说：「上天垂示各种征兆，从中可见吉凶之理，圣人遵照天意来行事。」

【原文】《周书》①曰：「天子见怪则修德，诸侯见怪则修政。」

【注释】①《周书》：《尚书·周书》。

【译文】《周书》上说：「天子看到怪异现象就会修养德行，诸侯看到怪异现象就会整顿政务。」

【原文】《诗》云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①。」寻②大汉初隆，及中兴之世③，文、明二帝④，德化⑤

尤盛。观其治为，易循易见，但恭俭守节、约身尚德而已。

【注释】①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：语出《诗·大雅·假乐》。李贤注：「愆，过也。率，循也。言成王令德，不过循用旧典之文。」②寻：重温。③中兴之世：此指东汉初年的「光武中兴」。④文明二帝：指（西汉）文帝和（东汉）明帝。⑤德化：犹德教。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上说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（不失误，不忘祖，一切都按照原来的规章制度来办事）。」想当年大汉初隆和中兴的时候，文帝和明帝的德教尤为兴盛。观察他们治国的措施，很容易被遵循和理解，无非是（能做到）恭敬节俭、坚守节操、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崇尚道德罢了。

【原文】若不料疆弱①，非明也；弃善取恶，非智也；去顺效逆，非忠也；身绝血嗣②，非孝也；背正从邪，非直也；见义不为，非勇也。六者成败之几，利害所从，公其深计之。

【注释】①疆弱：《后汉书》原文作「强弱」，即强弱。②血嗣：指子孙。李贤注：「凡祭皆用牲，故曰血嗣。」

【译文】如果不能正确估量双方力量的强弱，就是不明智；放弃良善而趋从邪恶，就是不聪明；放弃顺服而效仿叛逆，就是不忠诚；身死绝嗣，就是不孝顺；违背正道而走向邪路，就是不正直；看到正义的事而不去做，就是不勇敢。这六方面是关系到成败的关键，从利还是从害，希望您仔细考虑。

【原文】人非①天地无以为生，天地非人无以为灵。是故帝非民不立，民非帝不宁。夫天之与帝，帝之

与民，犹头之与足，相须②而行也。

【注释】①非：无，没有。②相须：亦作「相需」。互相依存，互相配合。

【译文】人没有天地就无法生存，天地如果没有人就不能显示它们的灵气。所以帝王没有人民就无法存在，人民没有皇帝就无法安宁。上天和帝王、帝王和人民，就像头和脚的关系一样，是相互配合而行动的。

【原文】远佞邪之人，放郑卫之声①，则治致和平，德感祥风②矣。

【注释】①放郑卫之声：放，舍弃，废置。郑卫之声，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，因不同于雅乐，故被斥为「乱世之音」，亦泛指淫靡的音乐。②祥风：预兆吉祥的风。《尚书大传》卷五：「王者德及皇天，则祥风起。」

【译文】远离奸邪之人，舍弃郑卫淫乱之声，这样就可使国家政治达到和谐安定，您的德行就会感召来预兆吉祥的风了。

【原文】天下之祸，不由于外，皆兴于内。是故虞舜升朝，先船①四凶，然后用十六相②，明恶人不去，则善人无由③进也（也旧作者，改之）。

【注释】①船：《后汉书》原文作「除」。②十六相：即十六族。指古代传说的高阳氏的后代八恺和高辛氏的后代八元，为舜向尧推荐的十六个贤臣。因其各有大功，皆赐氏族，故称。③无由：没有门

径，没有办法。

【译文】天下的祸患，并不是由外引起的，都是由内产生的。所以虞舜升朝议事，首先除掉四凶，然后任用十六位贤臣。表明如果恶人不除去，善人就无法得到进用。

【原文】《诗》云：「畏天之怒，不敢戏豫①。」天戒②诚不可戏也。夫君臣不密，上有漏言③之戒，下有失身④之祸。

【注释】①戏豫：亦作「戏渝」。戏嬉安逸。毛传：「戏豫，逸豫也。」②天戒：谓上天给予的儆戒。③漏言：泄漏密言或情况。④失身：丧失生命。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上说：「畏惧上天震怒，不敢戏嬉安逸。」上天的儆戒实在不可当作儿戏。君臣之间如果不严守机密，那么对君上而言就有泄露密言的警戒，对臣下来说就有杀身之祸。

【原文】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，然而历世之患，莫不以忠正得罪、谗谀蒙幸①者，盖听忠难，从谀易也。夫刑罪，人情之所甚恶；贵宠，人情之所甚欲。是以世俗为忠者少，而习②谀者多。故令人主数闻其美，稀③知其过，迷而不悟，至于危亡也。

【注释】①幸：亲幸，宠爱。②习：习惯，习惯于。③稀：少，不多。

【译文】君主没有不喜好忠正而厌恶谗谀的。然而，历代的祸患，没有不是忠正者获罪、谗谀者受宠的。大凡听从忠言难，顺从谄谀之言容易。刑罚罪责是人情所极其厌恶的，尊贵宠信是人情所极其向

往的。因此世上奉行忠正的人少而习惯谄谀的人多，所以让人主常常听到自己美好的方面，却很少知道自身的过失，执迷不悟，直至危亡。

【原文】夫阴阳闭隔①，则二气否塞②。二气否塞，则人物不昌③。人物不昌，则风雨不时④。风雨不时，则水旱成灾。

【注释】①闭隔：关闭，隔绝。②否塞：闭塞不通。③人物不昌：人物，人与物。不昌，不昌明、不昌盛。④不时：不适时，不合时。

【译文】阴阳隔绝，二气就会闭塞不通。阴阳二气不通，人与物就不会昌盛。人与物不昌盛，风雨就会不合时宜。风雨不适时，就会产生水旱的灾害。

【原文】王者，父天母地，宝有山川。王道得，则阴阳和理；政化乖①，则崩震为灾。夫治以职成，官由能理。古之进②者，有德有命③；今之进者，唯财与力。

【注释】①政化乖：政化，政治和教化。乖，反常、谬误。②进：进仕，出仕。③有德有命：李贤注，「命，爵命也。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。」（爵命，封爵受职。）

【译文】王者把上天当作父亲，把大地当作母亲，以山川为宝物。王道通行，阴阳就会调和；政治教化乖乱，就会产生山崩地震的灾害。天下大治要靠设官分职来实现，官职要由有治理能力的人来担任。古代出仕的人，有德者才可封爵受职；如今出仕的人，只凭着钱财和势力。

【原文】积弊①之后，易致中兴，诚当沛然②思惟善道。

【注释】①积弊：谓长期艰危。②沛然：充盛貌，盛大貌。李贤注：「沛然，宽广之意。」

【译文】在长期的艰难危急之后，容易形成中兴的局面，确实应当考虑宽广地实施善政。



## 卷二十四

### 后汉书治要（四）

【原文】贤明之君，委心①辅佐；亡国之主，讳闻直辞②。故汤武虽圣，而兴③于伊④、吕⑤；桀⑥纣⑦迷惑，亡在失人⑧。由此言之，君为元首⑨，臣为股肱⑩，同体相须⑪，共成美恶⑫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委心：犹倾心。②讳闻直辞：讳闻，忌讳听到。直辞，忠直的言辞。③兴：兴起。④伊：伊尹，商初大臣。⑤吕：吕望，即姜太公。⑥桀：夏朝最后一个国王，名履癸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虐、荒淫的国君之一。⑦纣：商代最后一位君主。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桀和纣，泛指暴君。⑧失人：谓用人不当。⑨元首：头。⑩股肱：大腿和胳膊。⑪同体相须：同体，同一形体、共一形体。相须，亦作「相需」，互相依存、互相配合。⑫美恶：美丑，好坏。

【译文】贤明的君主，倾心于辅佐之臣；亡国的君王，忌讳听忠直的言辞。所以商汤、周武王虽然是圣明的君主，但仍然是靠伊尹、周公的辅佐而兴盛起来的；夏桀、商纣昏惑，他们的失败在于不能进用贤能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君主是头，臣子是大腿和胳膊，同为一体，相互依存，荣辱与共。

【原文】夫吉凶之效①，在乎识善②；成败之机，在于察言③。人君者，摄④天地之政，秉⑤四海之维⑥，举动⑦不可以违圣法，进退⑧不可以离道规。谬言⑨出口，则乱及八方⑩。

【注释】①效：效果，功效。②在乎识善：在乎，在于。识，认识、识别。善，善事。③察言：审察言论。④掇：统率，管辖。⑤秉：秉持。⑥维：纲纪，法度。⑦举动：举止，行动。⑧进退：举止行动。⑨谬言：妄言。⑩八方：四方和四隅。

【译文】吉和凶的效应，就在于能认清善事；成或败的关键，就在于审察言论。作为天下人的君主，统理天下大事，掌握四海的纲维，举动不可以违背圣王之法，进退不可以背离自然规律。妄言一出口，祸乱就会延及八方。

【原文】除妖去孽，实在修德①。

【注释】①修德：修养德行。

【译文】要想除去妖孽，确实只在于修养德行。

【原文】言不直①而行不正②，则为欺③乎天而负④乎人；危言⑤极意⑥，则群凶侧目⑦，祸不旋踵⑧。

【注释】①不直：不公正，不正直。②行不正：行，行为。不正，不端正；不正当。③欺：欺骗。④负：辜负。⑤危言：直言。⑥极意：尽意；尽心。⑦群凶侧目：群凶，众奸；众凶逆。侧目，斜目而视，形容愤恨。⑧祸不旋踵：祸，祸患。旋踵，掉转脚跟。形容时间短促。

【译文】言语不正直、行为不端正，就会做出欺骗上天、辜负世人的事来；正直的言辞毫无保留地说

出来，众奸逆就会（愤恨的）斜目而视，祸患马上会到来。

【原文】明主不讳讥刺之言①，以探幽暗之实②；忠臣不卹③谏争之患，以畅万端④之事。是以君臣并熙⑤，名奋⑥百世。

【注释】①明主不讳讥刺之言：明主，贤明的君主。不讳，不隐讳。讥刺之言，讥刺的谏议。②以探幽暗之实：探，探求。幽暗，昏暗不明。实，实际；事实。③不卹：亦作「不恤」，不忧悯；不顾惜。④万端：亦作「万端」。形容方法、头绪、形态等极多而纷繁。⑤熙：兴盛。⑥奋：发扬。

【译文】开明的君主不忌讳讥刺的谏议，以便从中探明暗处的真实情况；忠臣不顾及谏争的祸患，来疏通复杂万端的事情。因此君臣和睦相处，名声流传百世。

【原文】夫瑞①生必于嘉士②，福至实由善人，在德为瑞，无德为灾。

【注释】①瑞：祥瑞。古人认为自然界出现某些现象是吉祥之兆。②嘉士：犹善人也；德才兼优的人。

【译文】祥瑞的出现必然是由于有德才兼备的人士出现，福气实在是来自善人。有德行就会有祥瑞，无德行就会感召灾异。

【原文】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。履正奉公，臣子之节①。

【注释】①节：气节；节操。

【译文】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，奉公行事是做臣子的节操。

【原文】威辟①既用，而苟免②之行兴；仁通道孚③，故感被之情著④。苟免者，威隙则奸起⑤；感被⑥者，人亡而思存⑦。由一邦以言天下⑧，则刑讼繁措⑨，可得而求矣！

【注释】①威辟：严酷的刑法。②苟免：苟且免于损害。③仁通道孚：仁，仁爱；相亲。通，施行；实行。道，道理。孚，信服；信从。④故感被之情著：感被，感化。著，明显；显著。⑤威隙则奸起：威，威力。隙，古同「隙」，空隙；可乘之机。奸，奸邪；罪恶。起，兴起。⑥感被：感通泽被。⑦思存：思念，念念不忘。存，铭记在心。⑧由一邦以言天下：一邦，古代诸侯的一个封国，亦指一方。言，料想；知道。⑨刑讼繁措：刑讼，刑罚和诉讼。繁，多。措，弃置；搁置。

【译文】严酷的刑法一经施用，则苟且求得幸免的行为便兴起；落实仁爱大道就会使人信服，故而感化之情就能起到作用。只求苟免的人，威力有隙漏时，奸邪之事就会发生；受到感化者，即使施政者不在了，其仁爱的思想依然长存于他们心中。从一个邦邑来看全天下，那么刑讼的繁多和废置，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而去追求了吗？

【原文】上之化①下，犹风之靡草②。今上无去奢之俭，下有纵欲之弊③，至使禽兽食民之甘④，木土衣民之帛⑤。昔师旷⑥谏晋平公⑦曰：「梁柱⑧衣绣⑨，民无褐衣⑩；池有弃酒⑪，士⑫有渴死；马

厩<sup>⑬</sup>秣粟<sup>⑭</sup>，民有饥色<sup>⑮</sup>。近臣不敢谏，远臣不得畅<sup>⑯</sup>。」此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化：改变人心风俗，教化，教育。②靡草：谓草木顺风而倒。③纵欲之弊：纵欲，谓放纵私欲，不加克制。弊，通「弊」，害处、弊病。④甘：美味，美味的食物。⑤帛：古代丝织物的通称。⑥师旷：名旷，字子野，晋国著名音乐家。⑦晋平公：姬姓，晋氏，名彪。⑧梁柱：屋梁和柱。⑨绣：用彩色线在布帛上刺成花、鸟、图案等。此处指精美的织品。⑩褐衣：粗布衣服，为古代贫贱者所穿。⑪弃酒：剩酒。⑫士：成年男子的通称。⑬马厩：此处指马棚中间养的马。⑭秣粟：秣，喂养。粟，谷物名，北方通称「谷子」。⑮饥色：饥饿的面色。⑯畅：通畅，通达。

【译文】在上位者对下边的影响，正像风能把草吹倒一样。现今在上位者不去奢从俭，在下者有放纵欲望的弊端，以至于让饲养的禽兽吃掉了老百姓口中的美食，土木建筑穿去了老百姓的衣帛。从前师旷曾劝谏晋平公说：「宫中雕梁画柱披挂锦绣，而人民却连粗布衣服都没有；池中有丢弃的美酒，而士人却都因干渴而死去；用粮食喂养马匹，而百姓们却都面带饥色；身边近臣不敢直谏，远方臣子不能畅言。」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啊！

【原文】夫立言无显过<sup>①</sup>之咎<sup>②</sup>，明镜无见疵<sup>③</sup>之尤<sup>④</sup>。如恶<sup>⑤</sup>立言以记过<sup>⑥</sup>，则不当学也；不欲明镜之见疵，则不当照也。

【注释】①显过：显露过错。②咎：罪过，过失。③见疵：显露瑕疵。见，同「现」，显现、显露。疵，玉的斑点，引申为缺点、毛病。④尤：过失，罪愆。⑤恶：讨厌，憎恨。⑥记过：记录过失。

【译文】发表言论不该因揭露过错而被责处，明镜不该因照出污点而被怨尤。如果讨厌直言会记录过失，那就不该学习了。如果不想被镜子照出污点，就不该去照。

【原文】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？理①而立天子耶？立天子以父②天下耶？役天下以奉天子耶？昔圣王宰世③，茅茨④采椽⑤，而万民以宁。

【注释】①理：谓治理得好，秩序安定。与「乱」相对。②父：谓作为父亲对待。③宰世：掌管、治理天下。④茅茨：用茅草盖的屋，亦指茅屋。⑤采椽：用栎木或柞木做椽子。言俭朴。韩子曰：「尧舜采椽不刮，茅茨不剪。」

【译文】请问是为了天下乱才立天子呢，还是为了天下治而立天子？立天子是让他以天下百姓为父母呢，还是役使天下人来侍奉他？以前圣王治理天下，茅草盖的房子不加修剪，用栎木做的椽子也不加砍削，老百姓因而过着安宁的日子。

【原文】夫务战胜，穷武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

【译文】一心搞军事战斗，穷兵黩武，到最后没有不后悔的。

## 卷二十五

### 魏志治要（上）

【原文】灾异之作，以谴元首①，而归过股肱②，岂禹、汤罪己③之义乎？

【注释】①元首：君主。②股肱：大腿和胳膊，比喻左右辅佐之臣。肱，音功。③禹、汤罪己：《左传·庄公十一年》：「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」

【译文】灾异现象的发生，是上天用来谴责君主的，而归罪于辅政大臣，这难道合乎夏禹、商汤归罪于己的意思吗？

【原文】古之直士①，尽言于国，不避死亡。

【注释】①直士：正直，耿直之士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正直之士，都是对国事直言不讳，不怕杀头。

【原文】天生忠直，虽白刃沸汤，往而不顾者，诚为时主①爱惜天下也。

【注释】①时主：当代的君主。

【译文】天生忠良、正直之人，即使有利刃、沸汤在面前，仍会一往直前，无所顾忌，实在是为他的君主爱惜天下江山啊！

【原文】孔子曰：「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①。」无礼无忠，国何以立！故有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上下不通，心怀郁结②，使阴阳不和，灾害屡降，凶恶之徒，因间③而起，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？又谁当千万乘④以死为戏乎？臣知言出必死，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，生既无益，死亦何损？秉笔⑤流涕，心与世辞。

【注释】①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：语出《论语·八佾》。②郁结：谓忧思烦怨纠结不解。郁，音玉。③因间：乘隙，趁机会。④千万乘：千，千犯，冲犯。万乘，指天子，帝王。⑤秉笔：执笔。

【译文】（董寻上书说）孔子说：「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，臣下以忠贞来侍奉君主。」无礼无忠，国家的秩序靠什么确立呢！所以，才有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上下之间不沟通了解，心怀忧思而不解；使得阴阳不相调和，灾害屡次降临，凶恶的人乘机作乱，谁应当为陛下直言进谏？又有谁当冒犯陛下（而进忠言）视死亡为儿戏呢？臣知道说了这些话之后必然会死，但臣把自己比作是牛身上的一根毛，活着既然没有用，死了又有什么损失呢？臣拿着笔，流着泪，心中已和这个世界告别了。

【原文】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，治其身者慎其所习①。所习正，则其身正，其身正，则不令而行。所习不正，则虽令不从②。是故为人君者，所与游③必择正人，所观览必察正象，放郑声④而弗听，远佞人⑤而弗近，然后邪心不生，而正道可弘也。

【注释】①习：熟悉亲近之人。②其身正，则不令而行；所习不正，则虽令不从：卢弼注，「《论语》：『子

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』何晏盖本此。晏有《论语集解》，于正始中奏上。」③游：结交的朋友。④郑声：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音乐。因与孔子等提倡的雅乐不同，故受儒家排斥。此后，凡与雅乐相背的音乐，甚至一般的民间音乐，均为崇「雅」黜「俗」者斥为「郑声」。⑤佞人：善于花言巧语，阿谀奉承的人。

【译文】善于治国者必须先修养自身，修身者应当慎重对待自己所亲近的人。所亲近的人正派，那么自身就会正派，自身正派，则不用下达命令，下属也会按你的心意去做；若所亲近的人不正派（自身就不会正派），即使发号施令，下属也不会听从。所以说，做君主者，他所交往的一定要挑选正派的人，所观看的一定要选纯正的景象，抛开庸俗的音乐而不听，疏远谄媚的人不要接近，这样才能使邪恶之心不生而正道也可以得到弘扬了。

【原文】季末暗主①，不知损益，斥远君子，引近小人，忠良疏远，便辟褻狎②，乱生近暱③，譬之社鼠④。考其昏明⑤，所积以然，故圣贤淳淳⑥，以为至虑⑦。

【注释】①季末暗主：季末，末世，衰世。暗主，昏昧的君主。②便辟褻狎：便辟，亦作「便僻」。指谄媚逢迎之人。褻狎，亲近宠幸。③近暱：帝王所亲近狎昵的人；近臣。④社鼠：社庙中的鼠。比喻有所依恃的小人。《晏子春秋·问上九》：「景公问于晏子曰，『治国何患？』晏子对曰：『患夫社鼠。』公曰：『何谓也？』对曰：『夫社，束木而涂之，鼠因往托焉。熏之则恐烧其木，灌之则恐败其涂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，以社故也。夫国亦有社鼠，人主左右是也。』」⑤昏明：愚昧和明

智。⑥諄諄：反复告诫、再三叮咛貌。⑦至虑：最大的忧虑。

【译文】末代暗昧的君主不懂得什么有害什么有利，排斥疏远君子，招引亲近小人，忠良之臣被疏远，逢迎谄媚者受到宠信，结果祸乱就从亲近者当中产生，这些人就好像是社庙中的老鼠。考察君主的愚昧或明智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，所以古代圣贤总是反复告诫，并将此看作是最大的忧患。

【原文】舜戒禹曰：「邻哉，邻哉①！」言慎所近也。周公戒成王曰：「其朋，其朋②！」言慎所与也。

【注释】①舜戒禹曰，邻哉邻哉：卢弼注引《书·益稷篇》，「帝曰，吁，臣哉，邻哉！邻哉，臣哉！」孔传云：「邻，近也；言君臣道近，相须而成。」②周公戒成王曰，其朋其朋：卢弼注引《书·洛诰篇》，「周公曰，孺子其朋，孺子其朋！其往。」孔传云：「少子慎其朋党，少子慎其朋党，戒其自今以往。」

【译文】虞舜告诫夏禹说：「邻哉，邻哉！」就是说要慎重选择所亲近的大臣；周公告诫成王说：「其朋，其朋！」意思是说要慎重选择所交往的人。

【原文】世称一兔走，万人逐之，一人获之，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贤，德均则卜，古之制也①。

【注释】①年均以贤，德均则卜，古之制也：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，「昔先王之命曰：『王后无适，则择立长。年均以德，德钧以下。』王不立爱，公卿无私，古之制也。」

【译文】世间人说一只兔子在跑，有一万个人在追它。其中有一人捕获了兔子，其他追兔子的人就都停下了，这是因为兔子已有归属。况且，（选择继承人）年龄相同时要挑选其中较贤能的，德行相近时要通过占卜来决定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

【原文】唯色是崇，不本淑懿①。故风教陵迟②，而大纲毁泯③，岂不惜哉！呜乎！有国有家者，其可以永鉴④矣！

【注释】①淑懿：美德。懿，音意。②风教陵迟：风教，风俗教化。陵迟，败坏；衰败。③大纲毁泯：大纲，主要的法纪。毁泯，毁坏，消失净尽。④永鉴：长久鉴戒。

【译文】（在选择后妃时）只看重姿色，而不以美德为根本，所以造成社会风气衰败，使维系社会的基本准则毁坏，这难道不令人痛惜吗？唉！拥有国家的人，要永远的以此作为借鉴啊！

【原文】在昔帝王之有天下，不唯外辅，亦有内助①，治乱所由，盛衰从之。

【注释】①内助：指妻子对丈夫的帮助。

【译文】过去的帝王治理天下，不仅需要外面公卿大臣的辅佐，也离不开内宫后妃的帮助。后妃是导致国家稳定与动乱的根由，兴盛和衰败都受此影响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曰：「家道正，而天下定①。」由内及外，先王之令典也。

【注释】①家道正，而天下定：《易·家人》：「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而家道正；正家，而天下定矣。」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中说：「家庭的规矩端正了，天下就会安定。」由家内而影响到外面，这是古代明君好的典章法度啊！

【原文】夫孝行著于家门，岂不忠恪①于在官乎？仁恕称于九族②，岂不达于为政③乎？义断④行于乡党，岂不堪⑤于事任⑥乎？

【注释】①忠恪：忠诚恭谨。②九族：以自己为本位，上推至四世之高祖，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。③为政：治理国家；执掌国政。④义断：秉公断事。⑤堪：胜任。⑥事任：犹言承担职务。

【译文】如果一个人的孝行彰显于家族之中，一旦为官怎么会不忠诚谨慎呢？如果一个人的仁厚宽容在九族中广受赞扬，一旦为官怎么会不善于施政呢？如果一个人能在乡里秉公断事，一旦为官怎么会不胜任其职务呢？

【原文】唯德可以辱人，不闻以骂。

【译文】只有德行胜过别人才会让人感到耻辱，没听说用辱骂可以使人感到耻辱的。

【原文】夫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譬人将斗，而断其右手，而曰「我必胜」，若是者可乎？夫弃兄弟而

不亲，天下其孰亲之？

【译文】兄弟之间就像人的左右手。比如有人将要打斗时，却砍断自己的右手，反而说我一定能取胜，像这样可能吗？抛弃亲兄弟而不亲近，天下人还有谁可以亲近呢？

【原文】《易》称「明折庶狱①」，传有「举直错枉②」。庶狱明则国无冤民，枉直③当则民无不服。未有征④青蝇之浮声，信浸润⑤之潜诉⑥，可以允厘⑦四海、唯清缉熙⑧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明折庶狱：语出《周易·贲卦》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。②举直错枉：起用正直者而罢黜奸邪者。③枉直：曲与直。比喻是非、好坏。④征：取信。⑤浸润：逐渐渗透。引申为积久而发生作用。⑥潜诉：谗毁攻讦。⑦允厘：谓治理得当。⑧缉熙：指光明，又引申为光辉。

【译文】《易经》上讲：「君子要修明政事，不能够以威刑断狱。」《左传》上讲：「起用正直者而罢黜奸邪者。」判决案子公正严明，国家就没有被冤枉的人；是非曲直处理得当，民众就没有不顺服的。没有取信于像苍蝇一样的谗言、听信积久而生的毁谤，却可以治理好天下、达到太平光明的。

【原文】五帝三王①，靡不明本立教，以孝治天下。

【注释】①五帝三王：五帝，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，说法不一。一说为：黄帝（轩辕）、颛顼（高阳）、帝喾（高辛）、唐尧、虞舜。三王，指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君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（或者周武王）。

【译文】五帝三王，无不明确治国根本，树立教化，以孝道治理天下。

【原文】夫乐，上通神明，下和人理①，隆治致化，万邦咸乂②。故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

【注释】①人理：做人的道德规范。②乂：音易，安定。

【译文】音乐，上能通达神明，下与做人之道相和谐，可使政治兴隆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安定。所以改变风气习俗，没有比用音乐教化更好的了。

【原文】《易》称敕法①，《书》著祥刑②，慎法狱之谓也。

【注释】①敕法：整饬法令。②祥刑：同「详刑」。谓善用刑罚。

【译文】《周易》上说要整饬法令，《尚书》中写着要慎用刑罚，说的就是要谨慎的对待法令和刑罚。

【原文】夫除无事①之位，损不急之禄，止浮食②之费，并③从容之官，使官必有职，任职其事，事必受禄，禄代其耕，乃往古之常式④，当今之所宜也。

【注释】①无事：无所事事。②浮食：多谓不事耕作而食。③并：通「屏」。屏弃。④常式：法式；常规。

【译文】废除无实事可做的职位，减少并不急需的禄位，停发供养冗员的费用，裁减悠闲无事的官

员；使当官者必有职责，有职责就要承担相应的事务，承担事务必定要发给俸禄，以俸禄替代其耕作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常规，也是当今所应实施的制度。

【原文】夫信之于民，国家大宝也。仲尼曰：「自古皆有死，民非信不立①。」

【注释】①自古皆有死，民非信不立：语出《论语·颜渊》，「子贡问政，子曰：『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』子贡曰：『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，何先？』曰：『去兵。』子贡曰：『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，何先？』曰：『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』」

【译文】取信于民，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。孔子说：「自古以来，人都免不了死亡，如果失去了百姓的信任，国家是建立不起来的。」

【原文】人命至重，难生易杀，气绝而不续者也，是以圣王重之。孟轲称：「杀一无辜以取天下，仁者不为也①。」

【注释】①杀一无辜以取天下，仁者不为也：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，「行一不义，杀一无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」

【译文】人命最为重要，让人活着困难而杀死人却容易，断了气就无法继续活着了，因此圣明的君王对这一点很重视。孟子说：「即使杀一个无辜的人便能够获得天下，仁德之人也是不会做的。」

【原文】周公曰：「天子无戏言①。」言犹不戏，而况行之乎？

【注释】①戏言：开玩笑的话。

【译文】周公说：「天子不说开玩笑的话。」说话尚且不能开玩笑，何况是行动呢？

【原文】上不责①非职之功，下不务分外之赏；吏无兼统②之势，民无二事之役。斯诚为国要道，治乱所由也。

【注释】①责：要求；期望。②兼统：犹总领；并管。

【译文】上边不要求下级做出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功绩，下边不谋求职分以外的赏赐，官吏没有总领并管的权势，百姓不同时承担两种劳役，这的确是治国的重要方法，是安定与动乱的原由啊！

【原文】语曰：「世有乱人①，而无乱法②。」若使法可专任③，则唐、虞可不须稷、契④之佐，殷、周无贵伊、吕⑤之辅矣。

【注释】①乱人：违背正道或制造混乱的人。②乱法：引起国家动乱的法令。③专任：单独依靠。

④稷、契：稷和契的并称。唐虞时代的贤臣。稷，又称「后稷」，周之先祖。相传姜嫄践天帝足迹，怀孕生子，因曾弃而不养，故名之为「弃」。虞舜命为农官，教民耕稼。契，人名。传说中商的祖先，为帝喾之子。舜时佐禹治水有功，任为司徒，封于商，赐姓子氏。⑤伊、吕：商伊尹辅商汤，西周吕尚（姜尚）佐周武王，皆有大功。

【译文】俗话说：「世上有作乱的人，却没有使国家动乱的法令。」如果治理国家可以只依靠法令的话，那么唐尧、虞舜也就用不着稷、契的辅佐，殷、周也就不必重视伊尹、吕尚的辅助了。

【原文】夫圣人不择世而兴，不易人而治，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，盖进之以道、帅①之以礼故也。

【注释】①帅：统率；率领。

【译文】圣人不会挑选时代然后再来振兴它，也不会改换人民后再进行治理。但圣人出现后必然会有贤能智慧的人来辅佐，这是由于圣人用道义来举用人才，用礼义来统领他们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古之帝王，所以能辅世长民者，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，近尽群臣之智力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帝王能够治理国家、管理百姓，没有不是远能得到百姓的欢心，近能使群臣竭尽才智与能力的。

【原文】诚使今朝任职之臣，皆天下之选，而不能尽其力，不可谓能使人也。若非天下之选，亦不可谓能官人①也。

【注释】①官人：选取人才给以适当官职。

【译文】如果现在朝廷上任职的官员，都是从全国推选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，然而却不能竭尽他们的能力，那就不能说是善于用人；如果这些官员不是天下最好的人选，那就不能说是善于选才授官。

【原文】昔周公戒鲁侯曰：「无使大臣怨乎不以①。」言贤、愚、明皆当世用也②。

【注释】①周公戒鲁侯曰，无使大臣怨乎不以：鲁侯，指周公之子伯禽，受封于鲁，故曰鲁侯。《论语·微子》：「周公谓鲁公，曰：『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』」以，用。②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：《三国志·杜恕传》原文作「不言贤愚，明皆当世用也。」

【译文】过去周公告诫儿子伯禽说：「不要让大臣埋怨不用他们。」就是说明无论是贤能的还是愚笨的，都应当为社会所用。

【原文】忠能①者进，暗劣②者退，谁敢依违③而不自尽？

【注释】①忠能：忠诚而有才干。②暗劣：愚昧无能。③依违：迟疑。

【译文】忠诚聪慧的就任用，愚昧无能的就斥退。那么，这样谁还敢有所迟疑而不竭尽自己的才力呢？

【原文】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遗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。选举非其人，未必为有罪也；举朝共容非其人，乃为怪耳。

【译文】英明的君主用人，使有能力的人不敢留有余力，不能干的不能居于不适合他的位置。推选上来的人不合适，不一定是有罪过，而满朝大臣都容忍不适合的人在位，这才是怪事啊。

【原文】夫人臣得人主之心，安业也；处尊显之官，荣事也；食千钟①之禄，厚实②也。人臣虽愚，未有不乐此而喜于忤者也，迫于道自强耳。

【注释】①千钟：指优厚的俸禄。②厚实：富足；富裕。

【译文】臣子得到君主的欢心，能使其地位安稳；担任尊贵显要的官职，这是值得荣耀的事情；享受千钟的俸禄，这是丰厚的待遇。做臣子的即使再愚昧，也没有不喜欢这样而乐意去违逆君主的。（直言进谏，触犯君主）完全是迫于做臣子的道义，自己勉励自己这样做而已。



## 卷二十六

### 魏志治要（下）

【原文】天称其高，以无不覆；地称其广，以无不载；日月称其明，以无不照；江海称其大，以无不容。故孔子曰：「大哉尧之为君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」

【注释】①「孔子曰」下三句：语出《论语·泰伯》：「子曰：大哉！尧之为君也，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」

【译文】上天之所以被称为高，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被其覆盖；大地之所以被称为广，是因为没有什么不受其承载；日月之所以被称为明，是因为没有什么不受其照耀；江海之所以被称为大，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被它容纳。所以孔子说：「尧作为君主，真是伟大啊！只有天最高大，也只有尧能效法上天。」

【原文】未有义而后其君、仁而遗其亲者也。

【译文】未曾有忠义的臣子会怠慢君主，也未曾有仁德之人会遗弃自己的亲人。

【原文】天地协气而万物生，君臣合德而庶政①成。五帝②之世非皆智，三季③之末非皆愚，用与不

用、知与不知也。书曰：「有不世④之君，必能用不世之臣。用不世之臣，必能立不世之功。」

【注释】①庶政：各种政务。②五帝：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，说法不一。一说为：黄帝（轩辕）、颛顼（高阳）、帝喾（高辛）、唐尧、虞舜。③三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末期。④不世：非一世所能有，罕有。多谓非凡。

【译文】天地阴阳之气协调，万物才能生长；君臣同心同德，各项政事才能成功。五帝时代的人，并不都是智者；夏、商、周三代末期的人，也不都是愚人，这全在于对贤才用与不用、了解与不了解。《尚书》中说：「有非凡的君主，必定能使用非凡的臣子；使用非凡的臣子，必定能建立非凡的功业。」

【原文】事兄以敬，恤弟以慈。兄弟有不良之行，当造膝①谏之。谏之不从，流涕喻②之。喻之不改，乃白③其母。

【注释】①造膝：犹促膝。②喻：晓谕；开导。③白：禀报。

【译文】侍奉兄长要恭敬，照顾弟弟要仁慈。兄弟中有不好的行为，应当促膝谈心劝谏他；若劝谏不听，就要流着泪给他讲道理；讲道理还不改，那就要禀告他的母亲。

【原文】与其守宠罹祸，不若贫贱全身也。

【译文】与其保持着恩宠而遭祸，不如身处贫贱而保全性命。

【原文】《诗》不云乎？「鹤鸣在原，兄弟急难①。」以斯言之，明兄弟相救于丧乱之际，同心于忧患之间，虽有阇墙②之忿，不忘御侮③之事。何则④？忧患同也。

【注释】①鹤鸣在原，兄弟急难：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，「鹤鸣在原，兄弟急难。」鹤鸣，音急零，鸟类的一属。比喻兄弟。鹤鸣在原，比喻兄弟友爱之情。②阇墙：语本《诗·小雅·常棣》，「兄弟阇于墙，外御其务。」谓兄弟相争于内。后用以指内部相争。阇，音细。③御侮：谓抵御外侮。④何则：为什么。多用于自问自答。

【译文】《诗经》上不是说：「鹤鸣被困在原野，兄弟赶来解救急难。」以此说来，表明了兄弟在动乱患难的时候要相互救助，在忧愁祸患的时候要同心协力，即使有内部争斗的忿懣，也不要忘记抵御外侮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忧患。

【原文】昔夏、殷周历世数十，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则？三代之君，与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同其忧也①。秦王独制其民，故倾危②莫救也。夫与人共其乐者，人必忧其忧。与人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，故与人共治之；知独守之不能固也，故与人共守之。

【注释】①三代之君，与天下共其民，故天下同其忧也：卢弼注引吕延济曰，「与天下共其民，谓建立诸侯，与之共理，共有其利也。故天下有难，则诸侯同忧。」②倾危：倾覆；倾侧危险。

【译文】过去夏、商、周三代经历了几十世，而秦朝到二世就灭亡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君主，能分封诸侯，与他们共同治理百姓，共享利益，所以天下有难时，诸侯会与天子共同承担

忧患。而秦始皇独裁专制、压迫人民，所以在国家覆灭时，却无人相救。能与百姓共享快乐的君主，百姓必定会忧虑他所忧虑的事。能与百姓共享安宁的君主，百姓必定会拯救他的危难。先王知道靠一人治理国家是不能维持长久的，所以要与人共同治理；也知道独自守护王室是不稳固的，所以要与人一起守护。

【原文】夫伐深根者难为功，摧枯朽①者易为力②，理势③然也。

【注释】①枯朽：枯槁腐朽。②为力：成功；奏效。③理势：事理的发展趋势；情势。

【译文】砍伐深根之树难以成功，摧折枯朽之木却很容易奏效，这是形势所趋的缘故啊！

【原文】圣王安而不逸，以虑危也；存而设备，以惧亡也。故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，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。

【译文】圣明的帝王安定而不放逸，因为要考虑如何应付危难；存在时而有设防，因为惧怕灭亡。所以即使剧烈的变故突然袭来，也不会有摧枝拔根的担忧；即使天下有变乱，国家也不会有倾覆灭亡的忧患。

【原文】夫变情厉性，强所不能，人臣言之既不易，人主受之又艰难。且人之所乐者，富贵荣显也；所恶者，贫贱死亡也。然此四者，君上之所制，君爱之则富贵显荣，君恶之则贫贱死亡。顺指①者，

爱所由来也；逆意②者，恶所从至也。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，非破家为国、杀身成君者，谁能犯颜色③、触忌讳，建④一言、开一说哉？

【注释】①顺指：亦作「顺旨」。谓曲意逢迎。②逆意：违背尊长的心意。③颜色：指尊严。④建：提出。

【译文】要让人改变性情，是不可以强迫的。臣子敢说这些已经不容易，君主接受这些意见就更难了。况且，人们所喜欢的是富贵和荣华，所厌恶的是贫贱和死亡。但这四样，都是由君主来掌握的。君主喜欢谁，谁就会富贵显荣；君主厌恶谁，谁就会贫贱死亡。逢迎君主的意思，宠爱就会由此而来；违背君主的心意，厌恶就会从此而至。因此，做臣子的都争着顺从君主的旨意而避免违背君主的意志，不是能为国牺牲小家，能舍身来成就君主的人，谁能够冒犯君主的尊严，触犯君主的忌讳，而提出一个建议，陈述一个说法呢？

【原文】君明则臣直。古之圣王，恐不闻其过，故有敢谏之鼓①。

【注释】①敢谏之鼓：即登闻鼓。进谏者所击之鼓。

【译文】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。古代圣明的君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，因此设立了让人们敢于进谏的登闻鼓。

【原文】古之大教，务在通人情。而凡激诡①之行，则容隐伪②矣。」

【注释】①激诡：矫情立异。②隐伪：不为人知的奸伪之事。

【译文】古代崇高的教化，着重在通达人情事理。凡是矫情立异的行为，则常常包含着虚伪之事（应当去除）。

【原文】夫唯贤知贤，唯圣知圣，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？

【译文】只有贤人才能理解贤人，也只有圣人才能理解圣人。凡人怎么能理解非凡的人呢？

【原文】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①，总观季世②放荡之恶政。所谓善治者，务俭约、重民力也；所谓恶政者，从心③恣欲④、触情而发也。惟陛下稽古⑤，世代之初所以明赫⑥，及季世所以衰弱，至于泯灭⑦，近览汉末之变，足以动心诫惧矣。

【注释】①善治：犹善政。②季世：末代；衰败时期。③从心：随心自己心意，想怎样就怎样。④恣欲：纵欲。⑤稽古：考察古事。⑥赫：盛大；兴盛。⑦泯灭：灭绝；消失。

【译文】实在应当思考向古代圣贤君主的善政看齐，从整体上观察各个朝代末世放荡的恶政。所谓清明的政治，就是务求节约，重视民力；所谓恶劣的政治，就是随心所欲，因情绪和欲望而产生。希望陛下考察古代历朝开国之初所以会清明兴盛，到末期所以会衰弱以至于灭亡的原因，考察近代汉朝末年的变化，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警惕和畏惧了。

【原文】动则三思，虑而后行，重慎出入，以往鉴来。言之若轻，成败甚重。

【译文】做事之前一定要反复思考，仔细考虑后再行动，慎重出入，用过去的历史教训作为将来的借鉴。这些话说起来好像很轻松，但对于事业成败影响却很大。

【原文】致治①在于任贤，兴国在于务农。若舍贤而任所私②，此忘治之甚者③也；广开宫馆④，高为台榭⑤，以妨民务⑥，此害农之甚者也；百工⑦不敦⑧其器，而竞作奇巧，以合上欲，此伤本之甚者也。孔子曰：「苛政甚于猛虎⑨。」今守功文俗⑩之吏，为政不通治体⑪，苟好烦苛⑫，此乱民⑬之甚者也。当今之急，宜去四甚。

【注释】①致治：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。②私：偏爱；宠爱。③甚者：指情况比较严重或突出的事。④官馆：离官别馆。供皇帝游息的地方。⑤台榭：台和榭。亦泛指楼台等建筑物。⑥民务：民众承担的事务。⑦百工：各种工匠。⑧敦：厚实。⑨苛政甚于猛虎：语出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，「夫子曰：『小子识之：苛政猛于虎也。』」谓繁重的赋税，苛刻的法令，比猛虎还要凶残。⑩文俗：谓拘守礼法而安于习俗。⑪治体：治国的纲领、要旨。⑫烦苛：繁杂苛细。多指法令。⑬乱民：侵害人民。

【译文】使政治清明在于任用贤才，振兴国家在于致力于农业生产。如果舍弃贤才而任用自己所宠爱的人，这是忘忽治理最严重的事情；大肆建造离宫别馆，修筑高大的楼台，从而妨碍了百姓承担的事务，这是损害农业最严重的事情；各种工匠不制作朴实耐用的器具，而争着制造新奇、精巧的玩物，

以满足上面的欲望，这是伤害国家根本最严重的事情。孔子说：「繁重的赋税、苛刻的法令，比猛虎还要凶残。」而今守持事业、拘守礼法而安于习俗的官员，为政却不懂得治国的纲领，只是无原则的喜欢烦琐苛细，这是侵害百姓最严重的事情。当前最为紧急的事，就是应当去除上述四个最严重的问题。

【原文】夫礼乐者，为治之大本也。故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①；雷鼓六变，天神以降②。政是以平，刑是以错③，和之至也。新声发响，商辛以殒④；大钟既铸，周景以弊⑤。存亡之机，恒由此作，安在废兴之不阶⑥也？君举必书，古之道也。作而不法⑦，何以示后？

【注释】①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：箫韶，舜乐名。九成，犹九阕。乐曲终止叫成。凤皇，亦作「凤凰」，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。雄的叫凤，雌的叫凰。通称为凤或凤凰。羽毛五色，声如箫乐。常用来象征瑞应。来仪，谓凤凰来舞而有容仪，古人以为瑞应。②雷鼓六变，天神以降：雷鼓，八面鼓。古代祭祀天神时所用。六变，谓乐章改变六次。古代祭百神，乐章变六次祭典始成。卢弼注引《周礼·地官·鼓人》：「以雷鼓鼓神祀。」郑注：「雷鼓，八面鼓也；神祀，祀天神也。」③错：通「措」。舍弃；置而不用。④新声发响，商辛以殒：商辛，即商纣王，号帝辛。殒，死亡。卢弼注引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「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。」⑤大钟既铸，周景以弊：弊，死亡；灭亡。周景王二十四年，无射钟成，次年景王病死。⑥阶：缘由，途径。⑦不法：不合法度。

【译文】礼乐，是治国的根本。因此虞舜制定的音乐《箫韶》，在演奏了九遍后，则有凤凰来应和而

舞；祭祀天神的雷鼓，在乐章变化六次后，就有天神降临。政治因此而安定，刑罚因此弃置不用，这是和谐达到了极点。新的靡靡之音一奏响，商纣便因此而灭亡；大钟铸成之后，周景王也因此而败亡。国家存亡的关键，常常是由此产生的。怎么能说它不是国家兴衰的缘由呢？君主的一举一动，都要被记录下来，这是古来就有的规矩，做事不合法度，用什么来让后人效法呢？

【原文】《易传》①曰：「上不俭，下不节，孽火②烧其室。」又曰：「君高其台，天火为灾。」此人君苟饰宫室，不知百姓空竭，故天应之以旱，火从高殿起也。

【注释】①《易传》：《周易》的组成部分。对《经》而言，故曰《传》。亦称《十翼》。②孽火：灾害之火。

【译文】《易传》上说：「上面的君主不俭朴，下面的臣民不节约，就会有灾害之火烧毁他们的房屋。」又说：「君主高筑楼台，天火就会造成灾害。」这就是说君主如果只知道修饰宫殿，不知道百姓已经穷困贫乏，那么就会感应上天降下旱灾，大火就会从高大的殿堂烧起来。

【原文】古先哲王，畏上天之明命，矜矜业业①，惟恐有违。灾异既发，惧而修政②，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矜矜业业：谨慎戒惧貌。②修政：修明政教。

【译文】古代贤明的君主，畏惧上天明确的意旨，谨慎戒惧，生怕有所违背；灾害和反常的现象出现

了，就会感到畏惧而修明政教，这样做则没有不使王朝寿命增长、国统得以延续的。

【原文】亡国之主自谓不亡，然后至于亡；贤圣之君自谓将亡，然后至于不亡。

【译文】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，然后才会导致灭亡；圣贤的君主自以为将会灭亡，然后才不会导致灭亡。

【原文】臣常疾世主，莫不思绍①尧、舜、汤、武之治，而蹈踵②桀、纣、幽、厉之迹；莫不蚩笑③季世惑乱亡国之主，而不登践虞、夏、殷、周之轨。悲夫！寻观三代之有天下，圣贤相承，历载数百，尺土④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。癸、辛⑤之徒，恃其旅力⑥，知⑦足以拒谏，才足以饰非⑧，谄谀是尚，台观是崇，淫乐是好，倡优⑨是悦，上天不蠲⑩，眷然⑪回顾，宗国⑫为墟。

【注释】①绍：承继。②蹈踵：犹沿袭。③蚩笑：讥笑；嘲笑。蚩，通「嗤」。④尺土：犹尺地。即一尺之地，极言其小。⑤癸、辛：指夏桀和商纣，二人均为末代君主，著名暴君。⑥旅力：膂力，体力。⑦知：聪明；智慧。⑧饰非：粉饰掩盖错误。⑨倡优：古代称以音乐歌舞或杂技戏谑娱人的艺人。⑩蠲：音捐，除去；减免。⑪眷然：亦作「睠然」。回视貌。⑫宗国：犹祖国。亦兼称国家，朝廷。

【译文】臣常常痛恨世上君主没有不想着承继尧、舜、汤、周武王的清明之治的，但实际上却重走了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的道路；他们没有不耻笑末代迷乱亡国之君的，但却不遵循虞舜、夏

禹、商汤、周武王的制度。可悲啊！回头看看夏、商、周三代拥有天下之时，圣贤君主一个接着一个，每个王朝都历时数百年，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归他们所有，没有一个百姓不是他们的臣民。夏桀、商纣之辈，依仗自己的力量，其智慧足以拒绝别人的劝谏，才能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。他们喜欢阿谀奉承的臣子，崇尚楼台亭观，喜好荒淫嬉乐，宠爱乐舞艺人。上天不能免除其罪过，等他们回头来看，国家已变成废墟。

【原文】夫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。民咏德政，则延期过历①；下有怨叹，则掇录授能②。

【注释】①过历：谓超过预计的享国年数。②掇录授能：掇录，选取记录在案的有功之人。掇，音夺。授能，任用有才能的人。

【译文】上天没有偏爱，只是辅助有德之君。老百姓歌颂德政，上天就让他享国的时间延长超过预定期限；如果人民怨恨悲叹，上天就会选取任用贤能的人来治理天下。

【原文】王昶①，字文舒，太原②人也。迁兖州③刺史。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谦实，以见④其意。故兄子默字处静，沈字处道；其子浑字玄冲，深字道冲。遂书戒之曰：「夫人为子之道，莫大于宝身⑤全行⑥，以显父母。此三者，人知其善，而或危身⑦破家、陷于灭亡之祸者，何也？由所祖习⑧非其道也。夫孝敬仁义，百行⑨之首，而立身⑩之本也。孝敬则宗族⑪安之，仁义则乡党⑫重之，此行成于内、名著⑬于外者矣。若不笃⑭于至行⑮，而背本逐末⑯，以陷浮华⑰焉，以成朋党⑱

焉。浮华则有虚伪之累，朋党则有彼此之患。此二者之戒，照然著明<sup>①⑨</sup>，而循覆车<sup>②⑩</sup>滋众，逐末弥甚，皆由惑当时之誉，昧<sup>②①</sup>目前之利故也。夫富贵声名，人情所乐，而君子或得而不处<sup>②②</sup>，何也？恶不由其道耳。患人知进而不知退，知欲而不知足，故有困辱<sup>②③</sup>之累，悔吝<sup>②④</sup>之咎。语曰：『不知足则失所欲。』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览往事之成败，察将来之吉凶，未有干名<sup>②⑤</sup>要<sup>②⑥</sup>利，欲而不厌<sup>②⑦</sup>，而能保世持家<sup>②⑧</sup>、永全福祿者也。欲使汝曹<sup>②⑨</sup>立身行己<sup>③⑩</sup>，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故以玄默<sup>③①</sup>冲虚<sup>③②</sup>为名，欲使汝曹顾名思义<sup>③③</sup>，不敢违越也。古者盘杆<sup>③④</sup>有铭<sup>③⑤</sup>，几杖有诫<sup>③⑥</sup>，俯仰<sup>③⑦</sup>察焉，用无过行<sup>③⑧</sup>，况在己名，可不戒之哉！夫物速成则疾<sup>③⑨</sup>亡，晚就<sup>④⑩</sup>则善终<sup>④①</sup>。朝华<sup>④②</sup>之草，夕而零落<sup>④③</sup>。松柏之茂，隆寒<sup>④④</sup>不衰。是以大雅<sup>④⑤</sup>君子，恶速成、戒阙党<sup>④⑥</sup>也。

【注释】①王昶（？—公元二五九年）：昶，音场，字文舒，太原郡晋阳县人。少时知名，初为曹丕文学侍从，曹丕继位之后，王昶由散骑侍郎转任洛阳典农、兖州刺史。魏明帝继位，出任扬烈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封关内侯、武观亭侯。伐吴之后，升任征南大将军，晋封京陵侯。因讨伐毋丘俭之乱，拜骠骑将军，又因平定诸葛诞有功而升任司空。王昶著有《治论》《兵书》等数十篇论著。谥号「穆侯」。②太原：郡国名。东汉时，太原郡和并州同治晋阳，建安十八年并州划归冀州，太原郡遂属冀州。魏黄初元年（二二〇年），文帝曹丕「复置并州，改太原郡为太原国」，旋又废太原国置太原郡，领十二县，治晋阳。③兖州：州名。三国时，兖州区域。兖，音眼。④见：「现」的古字。显示；表示。⑤宝身：珍惜身躯。⑥全行：品行完美无缺。⑦危身：谓危及于身。⑧祖习：宗奉学习。⑨百行：各种品行。⑩立身：处世、为人。⑪宗族：谓同宗同族之人。⑫乡党：同乡；乡亲。⑬著：明

显；显著。⑭笃：纯一；专一。⑮至行：卓绝的品行。⑯背本逐末：背离根本，追逐末节。⑰浮华：讲究表面上的华丽或阔气，不务实际。⑱朋党：指同类的人以恶相济而结成的集团。⑲昭然著明：昭然，明白貌。著明，显明。⑳覆车：翻车。比喻失败的教训。㉑昧：贪；贪图。㉒不处：不据有；不居。㉓困辱：困窘和侮辱。㉔悔吝：悔恨。㉕千名：求取名位。㉖要：求取。㉗不厌：不满足。厌，通「餍」。㉘保世持家：保世，谓保持爵禄、宗族或王朝的世代相传。持家，保持家业。㉙汝曹：你们。㉚行己：谓立身行事。㉛玄默：谓清静无为。㉜冲虚：恬淡虚静。㉝顾名思义：看到名称，就想到它的含义。㉞盘杆：亦作「盘盂」。圆盘与方盂的并称。用于盛物。古代亦于其上刻文纪功或自励。㉟铭：刻写在器物上的文辞。㊱几杖有诫：几杖，坐几和手杖，皆老者所用，古常用为敬老者之物。卢弼注引《国语·楚语》曰：「左史倚相曰：倚几有诵训之戒。」诵训，工师所诵之谏，书之于几。《大戴礼》曰：「武王践阼，杖之铭曰：恶乎失道于嗜欲，相忘于富贵。」㊲俯仰：低头和抬头。㊳过行：错误的行为。㊴疾：快速；急速。㊵晚就：犹晚成。㊶善终：指好的结果，好的结局。㊷朝华：亦作「朝花」。早晨开的花朵。㊸零落：凋谢。㊹隆寒：严寒。㊺大雅：谓高尚雅正。㊻阙党：指阙里（孔子故里。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。因有两石阙，故名。孔子曾在此讲学）。卢弼注引《论语》：「阙党童子将命，或问之曰，益者欤？孔子曰：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」

【译文】王昶，字文舒，太原郡（晋阳县）人。文帝时升任兖州刺史。他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时，都依照谦虚和诚实的意思，以此来体现他的意愿。所以他哥哥的儿子，一个叫王默，字处

静；一个叫王沈，字处道。他自己的儿子，一个叫王浑，字玄冲；一个叫王深，字道冲。他又告诫他们说：「为人子之道，没有比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保持良好的品行，从而使父母名声显扬更重要的了。这三件事，人们都知道好，而有的人却危害自身、破坏家庭，陷入灭亡的灾祸之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由于他们尊崇学习的不是正道。孝敬、仁义，是各种品行当中最重要的，也是为人处世的根本。能孝敬，则家族内部就会安定；有仁义，则会受到乡亲们的尊重。这就是德行养成于自身，好的名声就会显扬在外了。人如果不专注于培养卓越的品行，而背离根本，追逐末节，就会陷入华而不实之中，就会因此结成帮派。华而不实就会有虚伪的毛病，拉帮结派则会有彼此牵累的祸患。这两方面的鉴戒，是非常明显的，然而重蹈覆辙的人愈来愈多，舍本逐末的现象更加严重，这都是因为迷惑于当时的声誉，贪图眼前利益的缘故。富贵和名声，是人人心中都喜欢的，而君子有时得到了却不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厌恶它们不是从正道得来的。最怕的就是人们知进而不知退，知道贪求而不知道满足，所以才会有困窘侮辱的牵累，才会有令人悔恨的过错。俗话说：『如果不知足，就会失去想要的东西。』所以知足的满足是长久的满足。观察往事的成败，考察将来的吉凶，还没有追名逐利，贪婪而不知满足，却能保持家道世代相传并长久享有福禄的人。我希望让你们立身处世，遵从儒家的教诲，奉行道家的学说，所以用玄默冲虚这样的字来作为你们的名字，想让你们看到名字就想到其含义，不敢有所违背。在古代，盘盂上铸有铭文，几杖上刻有训诫，低头抬头都能看见，因此才不会有错误的行为。何况如今这些告诫就在自己的名字中，能不警惕吗？大凡事物成就得快而灭亡也得也快；成就得慢，结果就会善终。早晨开花的草，到晚上就会凋谢；而松柏的茂盛，在严冬也不会衰败。因

此高尚雅正的君子，不喜欢速成，以孔子对阙党童子的评价作为借鉴。

【原文】若范丐对秦客①，至武子②击之，折其委笄③，恶其掩人④也，夫人有善鲜不自伐⑤，有能者寡不自矜⑥。伐则掩人，矜则陵人⑦。掩人者人亦掩之，陵人者人亦陵之。故三郤为戮于晋⑧，王叔负罪于周⑨，不唯矜善⑩自伐好争之咎乎？故君子不自称⑪，非以让人，恶其盖人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得，弱以为强，鲜不遂⑫矣。夫毁誉，爱恶之原⑬，而祸福之机也，是以圣人慎之。孔子曰：『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⑭。』以圣人之德，犹尚如此，况庸庸⑮之徒而轻毁誉哉？昔伏波将军马援⑯戒其兄子，言：『闻人之恶，当如闻父母之名。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道也。』斯戒至矣。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⑰之于身。若己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。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于身，又何反报⑱焉？且闻人毁己而忿者，恶丑声之加人也，人报者滋甚，不如默而自修⑲也。谚曰：『救寒莫如重裘⑲，止谤莫如自修。』斯言信矣。

【注释】①范丐对秦客：裴松之注：「臣松之案：对秦客者，范燮也。此云范丐，盖误也。」范燮，即范文子，范武子（士会）之子，历任晋国上军佐、上军将、中军佐。范丐，即范宣子，范燮之子。②武子：范武子，祁姓，士氏，名会，字季，因封于随，称随会；又封于范，故称范会；以大宗本家氏号，又为士会。于晋成公时任上军将，晋景公时任中军将，又为太傅，执掌国政。③折其委笄：委笄，委貌（古冠名，以皂绢为之）冠上的簪子。裴松之注：「国语曰：范文子暮退于朝，武子曰：『何幕也？』对曰：『有秦客廋辞于朝，大夫莫之能对也，吾知三焉。』武子怒曰：『大夫非不能

也，让父兄也；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，吾不在晋，国亡无日也。」击之以杖，折其委笄。」④掩人：掩盖别人的优点。⑤自伐：自夸；自夸其功。⑥自矜：自负；自夸。⑦陵人：以势压人。⑧三郟为戮于晋：春秋晋大夫郟錡、郟犨、郟至的合称。卢弼注引《左传·成公十七年》：「晋杀其大夫郟錡、郟犨、郟至。民不与郟氏，故书曰晋杀其大夫。」杜注：「厉公以私欲杀三郟，而三郟死，不以无罪书。郟氏失民，宜其为国戮。」⑨王叔负罪于周：卢弼注引《左传·襄公十年》，「王叔、陈生与伯舆争政，晋侯使士丐平王室，王叔与伯舆讼焉，王叔氏不能举其契。」⑩矜善：夸奖。⑪自称：自我称扬。⑫不遂：不顺利。⑬原：本原；根本。⑭孔子曰下四句：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「子曰：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卢弼注：「所誉者辄试，以事不虚誉也。」⑮庸庸：昏庸；平庸。⑯马援（公元前一四年——公元四九年）：字文渊，扶风茂陵（今陕西兴平东北）人，东汉初年名将。少孤而有壮志。新莽末依附陇西割据势力隗嚣，为绥德将军。后归刘秀，屡建战功。光武帝建武十一年（三五年），任陇西太守，击破先零羌。十七年又任伏波将军。征交趾，平之，立铜柱以表功，封新息侯。后在镇压武陵「五溪蛮」时，病死军中。追溢为「忠成侯」。⑰求：责求。⑱反报：谓报复仇怨。⑲自修：修养自己的德性。⑳重裘：厚毛皮衣。

【译文】像晋国的范燮在秦国客人面前显示才能，以致被范武子打得折断了发簪，这是因为范武子厌恶他掩盖了别人的才能。人有优点，很少有不自夸的；人有才能，很少有不自负的。自夸就会掩盖别人，自负就会压低别人。掩盖别人的人，别人也会掩盖他；以势压人的人，别人也会压低他。所以晋

国的邾莒、邾犇、邾至三人被杀；王叔（与人争权夺利）最后成为周朝的罪人。这不正是自夸自傲、争强好胜惹来的灾祸吗？所以，君子不称赞自己，不是为了谦让他人，而是厌恶这样做会掩盖别人。人如果能够以屈为伸，以让为得，以弱为强，就很少会有不顺利的。诋毁和赞誉，是喜好和厌恶产生的根源，也是决定祸福的关键，所以圣人对此特别谨慎。孔子说：『我对于他人，诽谤过谁？又赞誉过谁呢？如果有所赞誉，一定是经过试验的。』以圣人那样的德行，还尚且如此，何况平庸之辈反而能轻易诋毁或赞誉别人吗？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儿说：『听到别人的过失，应当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，耳朵可以听到，嘴里却不能说出来。』这样的告诫真是太对了。别人如果诋毁我，应当退一步反省自己。如果自己有可能被人诋毁的行为，那么他所说的就是恰当的；如果自己没有被诋毁的行为，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的。若所言恰当，就不能怨恨别人；若所言不实，对自己也没有损害，何必要报复怨恨呢？再说，听见别人诋毁自己便发怒的人，便会用恶言恶语对待别人，这样别人对你的报复就会更加厉害，不如默不作声而去修养自己的德行。谚语说：『要防止寒冷，没有比穿上厚皮衣更有效的了；要止息谤言，没有比修养自己的德行更好的了。』这话真是不虚啊！

【原文】若与是非之士、凶险①之人，近犹不可，况与对校乎？其害深矣。可不慎与！吾与时人从事，虽出处②不同，然各有所取。颍川郭伯益③，好尚通达，敏而有知。其为人弘旷④不足，轻贵有余。得其人，重之如山；不得其人，忽之如草。吾以所知⑤亲之昵之，不愿儿子为之。北海徐伟长⑥，不治名高⑦，不求苟得⑧，澹然自守⑨，唯道是务。其有所是非⑩，则托古人以见其意，当时

无所褒贬。吾敬之重之，愿儿子师<sup>①</sup>之。乐安任昭先，淳粹履道<sup>②</sup>，内敏外恕，处不避洿<sup>③</sup>，怯而义勇<sup>④</sup>。吾友之善之，愿儿子遵之。若引而申之，触类而长<sup>⑤</sup>之，汝其庶几<sup>⑥</sup>举一隅<sup>⑦</sup>耳。及其用财先九族<sup>⑧</sup>，其施舍务周急<sup>⑨</sup>，其出入存故老，其议论贵无贬<sup>⑩</sup>，其进仕<sup>⑪</sup>尚忠节，其取人<sup>⑫</sup>务道实，其处世<sup>⑬</sup>戒骄淫<sup>⑭</sup>，其贫贱慎<sup>⑮</sup>无戚，其进退念合宜<sup>⑯</sup>，其行事加九思，如此而已，吾复何忧哉？」

【注释】①凶险：狠毒奸险。②出处：谓出仕和隐退。③郭伯益：裴松之注：「伯益名奕，郭嘉之子。」④弘旷：谓心胸宽阔。⑤所知：相识的人；要好的人。⑥徐伟长：即徐干，字伟长，北海郡（今山东昌乐附近）人。文学家，建安七子之一。⑦不治名高：治，求乞，求取。名高，崇高的声誉；名声显著。⑧苟得：不当得而得。⑨澹然自守：澹然，恬淡貌。自守，自坚其操守。⑩是非：褒贬；评论。⑪师：学习，效法。⑫淳粹履道：淳粹，淳厚精粹。履道，躬行正道。⑬洿：低下；低洼。⑭义勇：见义勇为的精神。⑮触类而长：意谓掌握一类事物知识或规律，就能据此而增长同类事物知识。语本《易·系辞上》：「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」孔颖达疏：「谓触逢事类而增长之。」⑯庶几：差不多；近似。⑰一隅：指一个角落。亦泛指事物的一个方面。⑱九族：以自己为本位，上推至四世之高祖，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。⑲周急：周济困急。⑳贬：给予低的评价。跟「褒」相对。㉑进仕：进身为官。㉒取人：选择人。㉓处世：生活在人世间。㉔骄淫：骄纵放荡。㉕慎：千万，无论如何。与「无」「勿」等连用，表示警戒。㉖合宜：合适，恰当。

【译文】如果遇上那些搬弄是非，狠毒奸险的人，接近他们尚且不可以，更何况与他们面对面的计较争论呢！这样做的危害很深啊！能不慎慎吗？我和世人交往共事，虽然有的出仕、有的隐退，情况有

所不同，但各有其可取的长处。颍川的郭伯益，喜好洞达事理，聪敏而有智慧。可是他的为人心胸不够宽阔，对待人轻视尊重的分别有些过分。碰到他中意的人，就会敬重如山；碰到不中意的人，就会轻视如草芥。我因为和他相识，所以和他亲近，但不希望儿子们像他一样。北海的徐伟长，不求取显赫的名声，不谋求不当得到的利益，淡泊无求、坚守节操，一心追求道义。他要是有所褒贬评论，就会依托古人（言行）来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不直接对人进行褒贬。我很敬重他，希望儿子们向他学习。乐安国的任昭先，为人淳厚精粹、躬行正道，内心聪敏而对人宽和，居处不避卑下的环境，看似怯弱却见义勇为。我和他友好亲善，希望儿子们以他为榜样。如果能从这些道理中加以引申，触类旁通，你们大概就能举一反三了。在使用钱财时要先考虑到家族其他成员，施舍时要着重周济那些急需的人，出外返回时要问候尊长，议论时注意不要贬低别人，做官时要崇尚忠贞的节操，选择朋友要注重道义和诚实，处世为人要戒除骄纵淫逸，贫贱时切勿忧愁，进与退要想到是否恰当。做事时要考虑到这九条，能这样做就行了，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」



## 卷二十七

### 蜀志治要

【原文】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①，曹操斲②自骄伐而天下三分，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③之顷，岂不惜乎！是以君子劳谦④日昃⑤，虑以下人⑥，功高而居之以让，势尊而守之以卑。情近于物，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；德洽⑦群生，故业广而天下愈欣⑧其庆。夫然，故能有其富贵，保其功业，隆显⑨当时，传福百世，何骄矜之有哉！

【注释】①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：卢弼注引《公羊传》曰，「葵丘之会，桓公震而矜之，叛者九国。」②斲：同「暂」。少顷；短暂。③俯仰：比喻很短的时间。④劳谦：有功劳仍保持谦虚，出自《周易》谦卦九三爻词。⑤日昃：太阳偏西，约下午二时左右。有「日昃不食」，指太阳已偏西还不吃饭。形容专心致志，勤勉不懈。⑥下人：居于人之后，对人谦让。⑦洽：浸润，沾湿。⑧欣：喜悦；欣幸。⑨隆显：犹丕显，显扬。

【译文】从前齐桓公一自夸功绩，就有九个诸侯盟国背叛他；曹操一时骄傲自矜，便导致了天下三分的局面。他们都是勤苦经营了几十年，却毁弃于片刻之间，难道不是很可惜吗？因此君子终日勤劳谦恭，专心不懈，想着屈己尊人。功绩虽高却以谦让自居，位势尊贵却用卑下持守。真情亲近众人，所以君子虽然显贵而人们不嫌他显贵；仁德滋润百姓，所以功业虽大而天下人更欣喜他的福德。这样君

子才能享有他的富贵，保持他的功业，显赫于当时，并使福禄流传百世，哪里有一点骄傲自夸的！

【原文】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唯贤唯德，能服于人。

【译文】不要因为恶事很小就去做，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。只有贤能和仁德，才能使人信服。

【原文】闻恶必改，而不矜过；赏罚之信，足感神明。

【译文】听到恶行必定改正，而不纵容过错；奖赏惩罚严而有信，足以使神明感动。

【原文】诸葛亮之为相国①也，抚百姓，示义轨②，约③官职，从权制④，开诚心，布公道。尽忠益时者虽讎⑤必赏，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。服罪输情⑥者虽重必释⑦，游辞巧饰⑧者虽轻必戮⑨。善无微而不赏，恶无纤⑩而不贬。庶事精练，物理其本⑪，循名责实⑫，虚伪不齿⑬。终于邦域⑭之内，咸畏而爱之，刑政⑮虽峻而无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。可谓识治之良才，管、萧⑯之亚匹⑰矣。

【注释】①相国：古官名。后为宰相的尊称。②义轨：卢弼注引胡三省曰，「仪，度也；轨，法也。」③约：少，省减。④权制：权宜之制，临时制定的措施。⑤讎：仇敌。⑥服罪输情：服罪，承认罪责。输情，表达真情。⑦释：赦宥，免除。⑧游辞巧饰：游辞，浮而不实的话。巧饰，诈伪粉饰。⑨戮：惩罚。⑩纤：细小；微细。⑪物理其本：卢弼注引胡三省曰，「言事事物物，必从其本而治之。」⑫循名责实：按其名而求其实，要求名实相符。⑬不齿：不与同列；不收录。表示鄙视。

⑭邦域：疆土，国境。⑮刑政：刑法政令。⑯管萧：管仲和萧何的并称。两人均为历史上的名相。

⑰亚匹：同一流人物。

【译文】诸葛亮担任丞相，安抚百姓，明示礼仪法度，精简官职，采取顺应时宜的制度，坦露诚心，宣示公道。对竭尽忠心有益时政者，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；对触犯法律做事懈怠者，即使是亲信也必定惩罚；对承认罪过真心悔改的，即使罪过很重也必定宽释；对用花言巧语掩饰罪恶者，即使罪过较轻也必定责罚。对好人好事哪怕再微细，没有不奖赏的；对坏人坏事哪怕再轻微，没有不贬斥的。精通熟习各项政事，对事物从根本上加以治理，要求名实相符，鄙视虚伪。最终在蜀国的辖境之内，人们都敬畏而爱戴他，刑法政令虽然严厉却没有怨恨他的人，这是因为他用心公平而勉励告诫十分明确。他可以称得上是懂得治理国家的杰出人才，是能和管仲、萧何相媲美的人物。

【原文】赏不遗远①，罚不阿②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③，刑不可以势④贵免，此贤愚之所以益⑤忘其身者也。」

【注释】①遗远：谓遗弃关系疏远者。②阿：徇私，偏袒。③取：得到，招致。④势：权力，权势。

⑤益：音千，都；皆。

【译文】奖赏时不遗漏关系疏远的人，惩罚时不袒护亲近的人；没有功劳的人不可以取得爵位，权势显贵的人也不会免掉应受的刑罚。这就是不论贤愚都能忘我为国效劳的原因啊！

【原文】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面从后言①，古人之所诫也②。

【注释】①面从后言：面从，谓当面顺从。后言，背后訾议。②古人之所诫也：卢弼注引胡三省曰，「尚书舜、禹君臣之相告诫，其言曰：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」

【译文】人的想法不同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；当面顺从而背后非议，这是古人所警戒的事。

【原文】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①，请为明公②以作家③譬之。今有人于此，使奴执④耕稼⑤，婢典⑥炊爨⑦，鸡主司晨⑧，犬主吠盗，牛负重载，马涉远路，私业⑨无旷⑩，所求皆足，雍容⑪高枕⑫，饮食而已。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，不复付任⑬，劳其体力，为此碎务，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。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？失为家主之法也。

【注释】①侵：指行事超出特定的范围、职权或限度。②明公：旧时对有名位者的尊称。③作家：治家，理家。④执：操持，从事。⑤耕稼：泛指种庄稼。⑥典：主管，掌管。⑦炊爨：烧火煮饭。爨，音纂。⑧司晨：报晓。⑨私业：私人的事业或业务。⑩旷：荒废，耽误。⑪雍容：舒缓；从容不迫。⑫高枕：枕着高枕头，谓无忧无虑。⑬付任：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做。

【译文】治理政务有一定的制度，上司下属都不可以超出自己的权职范围。请允许我为您用治家来打个比方。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派田奴从事耕作，让婢女负责烧饭，雄鸡报晓，狗来守盗，牛负重物，马长途跋涉；家中事务无一荒废，所希求的都能满足，从容自在，高枕无忧，坐享饮食而已。忽然有一天他想亲自去做所有这些杂务，不再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做，结果劳苦身体，为这些琐碎的事

务，而身心疲惫，终究一事无成。难道他的智慧还不如奴婢和鸡狗吗？不，这是失去了作为家主的法度所造成的。

## 吴志治要（上）

【原文】昔之狱官①，唯贤是任，故民无冤枉，升泰②之祚，实由此兴。今之小臣，动与古异，狱③以贿成，轻忽④人命，归咎⑤于上，为国速怨⑥，甚可仇疾⑦。

【注释】①狱官：主持刑狱的官吏。②升泰：《三国志·步骘传》原文作「休泰」。休泰，安好，安宁。③狱：罪案，官司。④轻忽：轻视忽略。⑤归咎：归罪。⑥速怨：招致仇恨。⑦仇疾：仇恨。

【译文】从前主持刑狱的官员，只有贤能之人才可担任，所以百姓没有冤屈，安宁太平的福祉，实在是由此产生的。现今的小臣，其举动和古人不同，狱讼按贿赂的多少来决断，草菅人命，却把过失归于上级，为国家招来怨恨，非常令人愤恨。

【原文】自古有国有家者，咸欲修德政以比隆①盛世，至于其治，多不馨香②。非无忠臣贤佐③、暗④于治体⑤也，由主不胜⑥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惮难⑦而趣⑧易，好同而恶异，与治道⑨相反。传曰：「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⑩。」言善之难也。

【注释】①比隆：同等兴盛。②至于其治，多不馨香：卢弼注引《尚书·君陈篇》曰：「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。」③贤佐：贤明的辅臣。④暗：不明了，不了解。⑤治体：治国的纲领、要旨。⑥不胜：制伏不住。⑦惮难：畏难。⑧趣：趋向，归向。⑨治道：治理国家的方针、政策、措施等。⑩传曰下二句：语出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，「谚曰：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」意为为善如登山那样不易，为恶如

山崩那样容易。

【译文】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者，都想实施德政来达到与古代盛世同样的兴盛，但是他们治理的成果，大多都不美好。这不是因为没有忠诚贤明的辅臣，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治国的要领，而是由于君主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，不能使用忠臣良辅和正确的治国之道罢了。人之常情总是害怕困难而趋向容易，喜欢与自己相同的意见，而讨厌与自己不同的意见，这与治理国家的原则刚好相反。《国语》中说：「为善如登山那样不易，而为恶却像山崩那样容易。」说的就是为善的不易。

【原文】君国①者，以据疆土为强富，制威福②为尊贵，曜③德义为荣显，永世胤④为丰祚⑤。然财须民生，强赖民力，威恃民势，福由民殖，德俟⑥民茂⑦，义以民行。六者既备，然后应天受祚⑧，保族宜邦。《书》曰⑨：「众非后⑩无能胥以宁，后非众无以辟四方。」推是言之，则民以君安，君以民济⑪，不易之道也。

【注释】①君国：谓居君位而御其国。②威福：指统治者的赏罚之权。③曜：炫耀，显示。④胤：继承；延续。⑤丰祚：犹厚福。⑥俟：等待。⑦茂：引申为昌盛，丰硕。⑧受祚：接受天地神明的降福。⑨书曰下四句：语出《礼记·表記》。⑩后：上古称君主。⑪济：成功，成就。

【译文】统治国家的君主，以拥有广大的疆土为富强，以控制赏罚大权为尊贵，以光大道德信义为荣耀，以永世承传国统为厚福。然而财富需要百姓来创造，强盛要依靠百姓的力量，威势要依凭百姓的势力，福祉要由百姓来增进，德行有待百姓来兴盛，仁义要凭借百姓来实行。这六方面的条件具备

了，然后就能顺应天意，接受天地神明的福佑，保全宗族、造福国家。《礼记》上说：「民众没有君主，就不能都得到安宁；君主没有民众，就不能开辟四方。」由此推论，百姓凭借君主而得以安定，君主依靠百姓而成就大业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

【原文】夫国之有民，犹水之有舟，停则以安，扰则以危，愚而不可欺，弱而不可胜也。是以圣王重焉，祸福由之。故与人消息<sup>①</sup>，观时制政。官民政俗，日以彫弊<sup>②</sup>，渐以陵迟<sup>③</sup>，势不可久。夫治疾及其未笃，除患贵其未深。

【注释】①消息：休养生息。②彫弊：音刁必，《三国志·骆统传》原文作「彫敝」。彫敝，奢靡败坏。③陵迟：败坏，衰败。

【译文】国家有百姓，就像水中有船。水面平静船就安全；水面动荡船就危险。百姓虽然愚昧却不能欺骗，虽然软弱却不可战胜，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百姓，知道国家的祸福取决于他们，所以让百姓休养生息，观察时势而制定政策。官员的政治和百姓的风俗，日益败坏，渐至衰微，这种形势是不可以长久持续下去的。治病要趁病情不重时治疗，消除祸患贵在祸患不深时动手。

# 卷二十八

## 吴志治要（下）

【原文】夫俊乂<sup>①</sup>者，国家之良宝，社稷之贵资<sup>②</sup>，庶政所以伦叙<sup>③</sup>，四门所以穆清也<sup>④</sup>。

【注释】<sup>①</sup>俊乂：亦作「俊艾」，才德出众的人。<sup>②</sup>社稷之贵资：社稷，社，指土神；稷，指穀神，古代君主都祭社稷。后用「社稷」做为国家的代称。贵资，可贵的有用之材。<sup>③</sup>伦叙：有条理，顺序。<sup>④</sup>四门所以穆清也：《尚书·舜典》，「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。」孔传云：「穆穆，美也。四门，四方之门。四方诸侯来朝者，舜宾迎之，皆有美德。」穆清，谓太平祥和。

【译文】才德出众之士，是国家的珍宝，社稷的栋梁，是各种政事之所以处理得井井有条、四门之内和睦安定的保障。

【原文】志士<sup>①</sup>爱日惜力<sup>②</sup>，君子慕<sup>③</sup>其大者。凡所患<sup>④</sup>者，在于人情所不能绝，诚能绝无益之欲，以奉德义之涂<sup>⑤</sup>，弃不急之务<sup>⑥</sup>，以修功业之基，其于名行<sup>⑦</sup>，岂不善哉？

【注释】<sup>①</sup>志士：有远大志向的人。<sup>②</sup>爱日惜力：珍惜时间，不虚掷精力。<sup>③</sup>慕：思慕，向往。<sup>④</sup>患：忧虑，担心。<sup>⑤</sup>涂：同「途」，引申指途径，门路。<sup>⑥</sup>不急之务：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不急于做的事

情。⑦名行：名声与品行。

【译文】有志之士爱惜时间不浪费精力，君子应当向往大的方面。大凡人所担忧的地方，就在于不能断绝人情。若果真能断绝无益的欲望，来遵循仁德信义之道；放弃无关紧要的事情，来修习建功立业的根基，这对自己的名声与品行，难道不是很好吗？

【原文】有道之君，以乐乐①民；无道之君，以乐乐身。乐民者，其乐弥②长；乐身者，不久而亡。夫民者，国之根也，诚宜重其食，爱其命。民安则君安，民乐则君乐。

【注释】①乐：用作动词，指使其欢乐。②弥：益、更加。

【译文】有道之君，用快乐的事使百姓快乐；无道之君，用快乐的事使自己快乐。使百姓快乐的君主，他的快乐将更加长久；只是使自己快乐的君主，不久便会灭亡。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，实在应当重视他们的吃饭问题，爱护他们的生命。人民安定，君主才会安定；人民快乐，君主才会快乐。

【原文】昔秦所以亡天下者，但坐①赏轻而罚重，刑政错乱，民力尽于奢侈，目眩于美色，志浊于财宝，邪臣在位，贤哲隐藏，百姓业业②，天下苦之，是以遂有覆巢破卵③之忧。汉所以强者，躬行④诚信，听谏纳贤，惠及负薪⑤，躬请岩穴⑥，广采博察，以成其谋。此往事之明证也。

【注释】①坐：因为，由于。②业业：危惧的样子。③覆巢破卵：同「覆巢毁卵」，倾覆其巢，破碎其卵。即整体损坏了，个体也随之被破坏。喻彻底毁灭。覆，翻倒。巢，鸟窝。破，损坏。汉陆贾

《新语·辅政》：「秦以刑罚为巢，故有覆巢破卵之患。」④躬行：身体力行，亲身实行。⑤负薪：指地位低微的人。⑥岩穴：指岩穴之士，即隐士。古时隐士多山居，故称。

【译文】以前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，就是因为赏赐轻而刑罚重，刑法政令混乱。国君的奢侈耗尽了民力，国君的双眼被美色迷惑，心志被财宝腐蚀污染，奸邪之臣在位掌权，贤明之人隐居退避，百姓忧虑恐惧，天下人深感痛苦，因此最终遭到国破家亡的祸患。汉朝之所以强盛的原因，就在于君主亲自履行诚信，听取谏言，招纳贤才，恩惠施及微贱之人，亲自礼请隐逸的贤士出山，广泛听取各种意见，全面进行考察，从而成就了其宏远的计划。这些都是过去的鲜明例证。

【原文】国无三年之储，谓之非国。

【译文】国家如果没有足够三年（使用）的物资储备，就不能称之为国家。

【原文】明王圣主取士以贤，非求颜色而取好服、捷口①、容悦②者也。

【注释】①捷口：利口，能言善辩。②容悦：谓曲意逢迎，以取悦于上。

【译文】圣明的君主以贤德为标准来选用人才，而不是为寻求容貌好（让自己看起来顺眼）而选取那些穿着华美服饰，能言善辩，曲意逢迎取悦于上的人。

【原文】卿见前后事主不忠，倾乱①国政，宁有得以寿终者？何以专为奸邪，秽尘天听②？宜自改

厉<sup>③</sup>。不然，方见卿有不测之祸矣。

【注释】①倾乱：扰乱，作乱。②秽尘天听：秽尘，污染。天听，帝王的听闻。③改厉：亦作「改励」，改过自勉。

【译文】（陆凯对何定说：）「你看古往今来侍奉君主不忠诚，扰乱国政的人，哪有得到善终的呢？你为什么专做奸诈邪恶的事，污染皇上的听闻呢？你应当好好改过自勉，否则的话，就要看到你遭受无法预知的灾祸了。」

【原文】有国以贤为本，夏杀龙逢<sup>①</sup>，殷获伊挚<sup>②</sup>，斯前世之明效，今日之师表<sup>③</sup>也。

【注释】①夏杀龙逢：《韩诗外传》，「桀为酒池，可以运舟，糟丘足以望十里，而牛饮者三千人。关龙逢进谏，桀囚而杀之。」夏，指夏桀，夏朝末年暴君。龙逢，亦作「龙逢」，即关龙逢，夏之贤人，因谏而被桀所杀，后用为忠臣之代称。②殷获伊挚：卢弼注，「伊尹名挚，见《荀子》。居伊水，有莘氏命之曰伊尹，见《吕氏春秋》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汤三使往聘，故就汤而说之，见《孟子》。」殷，朝代名。商王盘庚从奄（今山东曲阜）迁都殷，后世因称商为殷。此地指商汤。伊挚，即伊尹，生卒年不详，商初大臣，名挚，尹为官名。今洛阳人，生于伊洛流域古有莘国的空桑涧（今洛阳市嵩县莘乐沟），奴隶出身，因为其母亲在伊水居住，以伊为氏。辅佐商汤建立商王朝，被尊为「阿衡」。③师表：表率。

【译文】保有国家应当把贤才视为根本，夏桀杀害龙逢（而灭亡），商汤得到伊尹（而兴起），这

是前代明显的证例，是今时应当效法的表率。

【原文】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衣其次也，三者孤①存之于心。

【注释】①孤：古代诸侯君王的自称。春秋时诸侯自称寡人，有凶事则称孤，后渐无区别。此为孙权自称。

【译文】国家以人民为根本，人民以吃饭为最重要的事，其次就是穿衣了。这三件事孤牢记在心中。

【原文】恶不可积，过不可长。是以古人惧不闻非，立敢谏之鼓①。

【注释】①敢谏之鼓：进谏者所击之鼓，即登闻鼓（古代帝王为表示听取臣民谏议或冤情，在朝堂外悬鼓，许臣民击鼓上闻，谓之「登闻鼓」）。

【译文】恶不可积累，过失不可增长。因此古人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错，就设立了进谏之鼓。

【原文】意日奢，情①日至；吏日欺②，民日离③。

【注释】①情：欲望。②欺：欺负；凌侮。③离：背离。

【译文】心念日渐奢侈，欲望就日渐增长；官吏愈来愈欺辱百姓，百姓就愈来愈背离朝廷。

【原文】古之圣王，所以潜处重闱①之内而知万里之情，垂拱衽席②之上而明照八极③之际者，任贤④

之功也。

【注释】①潜处重闱：潜处，深居。重闱，重重宫门，指深宫。②垂拱衽席：垂拱，垂衣拱手，古时多指统治者以无所作为，顺其自然的方式统治天下。衽席，床褥与莞簟，引申为寝处之所。③八极：八方极远之地。④任贤：委用德才兼备的人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圣王之所以居住在深宫之内，就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；垂衣拱手安坐在衽席之上，而能明察八方最远地区的情况，是因为任用贤才的结果。

【原文】兴国之君乐闻其过，荒乱之主乐闻其誉。闻其过者，过日消而福臻①；闻其誉者，誉日损而祸至。是以古之人君，揖让②以进贤，虚己③以求过，譬天位于乘奔④，以虎尾⑤为警戒。

【注释】①臻：到。②揖让：宾主相见的礼仪。揖，拱手行礼。③虚己：犹虚心。④天位于乘奔：天位，天子之位，帝位。乘奔，乘坐奔驰的快马。⑤虎尾：比喻危险的境地。《书·君牙》：「心之忧危，若蹈虎尾，涉于春冰。」孔传：「虎尾畏噬，春冰畏陷，危惧之甚。」

【译文】振兴国家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失，荒淫昏乱的君主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称赞。喜欢听到自己过失的君主，过失会一天天减少而福分就会到来；喜欢听到对自己赞美的君主，赞誉会一天天减损而灾祸就会降临。所以古代的君主，拱手行礼谦恭敬让来招纳贤才，虚心屈己以求听到自己的过失，把身处天子之位喻为乘坐飞奔的快马，用像踩着老虎尾巴一样的比喻来警诫自己。

【原文】传曰：「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（伤作赤子）；其亡也，以民为草芥①。」

【注释】①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；其亡也，以民为草芥：语出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。「臣闻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，是其福也；其亡也，以民为土芥，是其祸也。」视民如伤，《三国志》原文作「视民如赤子」。草芥，亦作「草介」。草和芥，常用以比喻轻贱。

【译文】《左传》上说：「国家兴盛的时候，国君把人民当作婴儿一样爱护；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，国君把人民当作草芥一样轻视。」

【原文】盖闻君子耻当年①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称②，故曰：「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」③。是古之士，悼年齿之流迈④，而惧名称⑤之建也，故勉精厉操⑥，不遑宁息⑦。且以西伯⑧之圣、姬公⑨之才，犹有日昃待旦之劳⑩，故能隆王道，垂名亿载⑪，况在臣庶⑫，而可以已乎？

【注释】①当年：壮年，指身强力壮的时期。②疾没世而名不称：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「子曰：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』」疾，厌恶，憎恨。没世，死。称，著称，闻名。③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：语出《论语·泰伯》，「子曰：『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』」意谓：求学如同追人，常有追不及之感；勤学有得，必须温习，犹如得到一物恐怕遗失。④悼年齿之流迈：悼，伤感，哀伤。年齿，年龄。流迈，犹流逝。⑤名称：名声。⑥勉精厉操：勉精，精勤奋勉。厉操，砥砺节操。⑦不遑宁息：不遑，无暇，没有闲暇。宁息，安定休息。⑧西伯：指周文王，姓姬，名昌，商朝末年为西伯侯。⑨姬公：指周公，姬姓，名旦。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。⑩日昃待旦之劳：《尚书·周书·无

逸》，「自朝至于日中，昃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万民。」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「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；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」日昃：太阳偏西，约下午二时左右。形容勤于政事。待旦，即坐以待旦，坐着等待天明，表示勤谨。⑩垂名亿载：垂名，谓留传声名。亿载，亿年。⑪臣庶：犹臣民。

【译文】听说君子以年富力强而功业未能建立为羞耻，痛恨人在将死之时名声还未能显扬。所以（孔子）说：「做学问如同追赶什么似的生怕追不上，追上之后还生怕丢掉了。」因此古代的有志之士，伤感于时光的流逝，而害怕功名不能建立，所以精勤奋勉，砥砺节操，无暇安间休息。况且凭着文王的圣明、周公的才能，仍要忙碌到日头偏西还顾不上吃午饭，勤于政事而坐等天明的辛劳，才可以使王道兴隆，美名流传亿万载，何况普通的臣民，难道可以止步不前吗？

【原文】历观①古今功名之士，皆有积累殊异②之迹，劳身苦体，契阔③勤思，平居不惰其业，穷困不易其素④。是以下式立志于耕牧⑤，而黄霸受道于圜圉⑥，终有崇显⑦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甫勤于夙夜，而吴汉不离公门⑧，岂有游惰⑨哉。

【注释】①历观：逐一地看。②殊异：奇异，不寻常。③契阔：勤苦，劳苦。④素：指平素的行为、修养及志向、愿望。⑤卜式立志于耕牧：卜式，西汉大臣，洛阳（今属河南）人。详见附录一。⑥黄霸受道于圜圉：黄霸（公元前一三〇年—公元前五一年），西汉著名大臣，字次公，西汉淮阳阳夏人。少学律令，武帝末，补侍郎谒者。宣帝时，为颍川太守，政绩卓著，朝廷下诏称赞。后拜御史大夫，

公元前五五年，代丙吉为相，封建成侯，总揽朝纲社稷。甘露三年卒，享年八十一岁。圜圉，监狱。（详见附录二）。⑦崇显：尊贵显要。⑧山甫勤于夙夜，而吴汉不离公门：山甫，即仲山甫，周宣王时的贤臣，后因用以代称贤臣。夙夜，朝夕，日夜。《毛诗·大雅·荡之什·烝民》：「肃肃王命，仲山甫将之；邦国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。」吴汉（？—公元四四年），字子颜，汉族，南阳宛（今河南南阳）人，东汉光武帝时名将。公门，官署，衙门。卢弼注引李善注：「《东观汉记》曰：吴汉字子颜，南阳人。邓禹及诸将多荐举者，再三召见，其后勤勤不离公门，上亦以其南阳人，渐亲之。」⑨游惰：亦作「游堕」，游荡懒惰。

【译文】逐一地看看古今功成名就之人，都有着日积月累而不同于常人的经历，劳苦自己的身体，勤奋刻苦的思索，闲居时不放松自己的学业，穷困时也不改变平素的志向。因此卜式在农耕牧羊时立下志向，黄霸在监狱中获得道学，最终得到了尊显的福分，成就了不朽的名声。往昔仲山甫日夜勤劳，而吴汉勤勉公务不离官署，他们哪里有游荡懈怠呢？

【原文】且君子之居室①也，勤身以致养②，其在朝也，竭命以纳忠③，临事且犹盱食④，而何博奕之足耽⑤乎？夫然，故孝友⑥之行立，贞纯⑦之名彰也。

【注释】①居室：居家过日子。②勤身以致养：勤身，劳苦其身，谓努力于职事以致身体劳苦。致养，奉养亲老。③竭命以纳忠：竭命，尽忠授命。纳忠，献纳忠心，效忠。④临事且犹盱食：临事，特指治理政事。且犹，亦作「且由」，尚且。盱食，晚食，指事务繁忙不能按时吃饭。⑤耽：玩乐，

沉湎。⑥孝友：事父母孝顺、对兄弟友爱。⑦贞纯：守正纯洁。

【译文】况且君子居家时当努力劳作来奉养父母，在朝廷时应尽心效命奉献忠诚，治理政事时尚且忙得顾不上吃饭，哪里会沉溺在下棋中呢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的品行才会树立，守正纯洁的名声才会彰显。

【原文】夫财谷①所生，当出于民，趋时②务农，国之上务。

【注释】①财谷：钱粮。②趋时：抓紧时机，及时。

【译文】钱粮的生产，都来自于百姓，抓紧时节进行农业生产，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。

【原文】主之所求于民者二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。二谓求其为已劳也，求其为已死也；三谓饥者能食之，劳者能息之，有功者能赏之。民已致①其二事，而主失其三望者，则怨心生而功不建。

【注释】①致：做到，达到。

【译文】君主要求民众的事有两条，而百姓寄希望于君主的事有三条。君主的两条是要求百姓为自己效劳，为自己献身。百姓的三项期望是：饥饿的人能有饭吃，疲劳的人能得到休息，有功劳的人能得到奖赏。民众已经做到了君主要求的两条，而君主却不能满足其三项期望的话，那么百姓的怨恨之心就会产生，而伟大的功业就不能建立了。

【原文】弃①功于浮华之巧，妨日于侈靡之事，上无尊卑等级之差，下有耗财费力之损。且美貌者，不待华采②以崇好③；艳姿④者，不待文绮⑤以致爱。五色⑥之饰，足以丽矣。若极粉黛⑦，穷盛服⑧，未必无丑妇；废华采，去文绣，未必无美人也。若实如所论，有之无益，废之无损者，何爱⑨而不暂禁，以充府藏之急乎？此救乏之上务，富国之本业也。

【注释】①弃：旷，耗费。②华采：华丽的色彩。③崇好：增添美色。④艳姿：艳美的风姿。⑤文绮：华丽的丝织物。⑥五色：青、赤、白、黑、黄五种颜色，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。泛指各种颜色。⑦极粉黛：极，穷尽，竭尽。粉黛，傅面的白粉和画眉的黛墨，均为化妆用品，引申为装饰。⑧盛服：华丽的服饰。⑨爱：舍不得，吝惜。

【译文】如果把工夫花在了华而不实的技艺上，让奢靡的事情耗费了时间，就会使得上无尊卑等级的差别，下有耗费财力、人力的损失。况且容貌美丽的女子，不需要用华丽的色彩来增添美貌；姿容艳美的女子，用不着穿着华丽的衣服来招致他人的喜爱；五种色彩的装饰，足以使人美丽了。如此穷尽粉黛的装扮，极尽华丽的衣服，未必就没有丑妇；不用华丽的色彩，舍去华美的衣服，也未必就没有美人。如果确实像臣所说的这样，这些拥有它无益处而抛弃它也没有损害的东西，为何舍不得放下而不暂时禁止以此来补充府库的急需呢？这是挽救储备缺乏的首要措施，使国家富裕的根本大事啊！



## 卷二十九

### 晋书治要（上）

【原文】器大者，不可以小道①治；势重者，不可以争竞②扰。古先哲王③知利④百姓，是以感⑤而应⑥之，悦而归之，如晨风⑦之郁⑧北林、龙鱼⑨之趣⑩渊泽也。然后设礼文⑪以理之，断刑罚以威之，谨好恶以示⑫之，审⑬祸福以喻⑭之，求明察⑮以官⑯之，笃⑰慈爱以固⑱之。故皆乐其生而哀其死，悦其教而安⑲其俗。

【注释】①小道：礼乐政教以外的学说。②争竞：谓为名利而争逐奔走。亦泛指互相争胜。③哲王：贤明的君主。④利：给予利益和好处。⑤感：感化。⑥应：响应。⑦晨风：鸟名。⑧郁：音玉，丛集茂密。《诗·秦风·晨风》：「馱彼晨风，郁彼北林。」毛传：「郁，积也。」孔颖达疏：「郁积而茂盛者，彼北林之木也。」⑨龙鱼：即龙鲤。一说指鲛鱼，人鱼。⑩趣：趋向；归向。⑪礼文：指礼乐仪制。⑫示：教导。⑬审：详究；细察。⑭喻：晓谕；告知；开导。⑮明察：原指观察入微，不受蒙蔽。⑯官：管理。⑰笃：诚笃。⑱固：稳固；安定。⑲安：谓对某种环境、事物感到安适或习惯。

【译文】国家如此之大，不能以礼教之外的普通方法来治理；百姓如此众多，不可以争夺之心去妄加侵扰。古代的先哲圣王知道必须要利益百姓，所以用自己的德行来感召臣民，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归

顺，就像晨风鸟聚向茂密的北林，龙鲤趋向深渊水泽。人民归附后，再制定礼教仪式来规范他们，决断刑罚来威慑他们，慎重好恶来教导他们，告知民众辨明祸福的道理来引导他们，访求明察之士来管理他们，设法增进大家的慈爱之心来安定他们。所以，圣王在世，人们感到非常快乐；当他不在世时，人们都非常悲哀，人们愿意接受他的教化并乐于遵守他所倡导的淳朴风俗。

【原文】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，理节①则不乱，胶结②则不迁③。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也，夫岂无僻主？赖道德典刑④，以维持之也。盖民情⑤风教⑥，国家安危之本也。

【注释】①理节：谓政教有条理、节度。②胶结：如胶之凝结。常喻事物不易分解。③迁：离散。④典刑：常刑。⑤民情：民众的生活、生产、风尚习俗等情况。⑥风教：《诗大序》：「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」后以「风教」指风俗教化。

【译文】房子地基广阔就难以倾倒，树木根基深厚就难以拔起，政教有条不紊就不会混乱，人心像胶凝结在一起就不会涣散，这就是以往一些朝代拥有天下而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。那时也不是没有邪僻不正的君主，但仍能依赖道德和刑律来维持安定。是因为民情风俗和教化，才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啊。

【原文】三代①之兴，无不抑损②情欲③，三季④之衰，无不肆⑤其侈靡⑥。

【注释】①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。②抑损：减少；限制。③情欲：欲望，欲念。亦指七情五欲。即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」七情以及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」五欲。④三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

代的末期，即夏桀王、商纣王以及周幽王。《国语·晋语一》：「虽当三季之王，不亦可乎？」韦昭注：「季，末也。三季王，桀、纣、幽王也。」⑤肆：不受拘束；纵恣。⑥侈靡：奢侈浪费。

【译文】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所以兴盛，无不是因为对人的七情五欲加以节制；三代末期的衰败，无不因肆意奢侈浪费。

【原文】古之圣王之治天下，所以贵让者，欲以出贤才、息①争竞②也。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也，故劝令让贤③以自明也。贤岂假让不贤哉！故让道④兴，贤能之人不求自出矣，至公之举自立矣，百官（百官下旧有具任为百官五字，删之）之副⑤亦豫具⑥矣。一官缺，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，审⑦之道也。

【注释】①息：停止，停息。②争竞：谓为名利而争逐奔走。亦泛指互相争胜。③让贤：让位于贤者。④让道：谦让之道。⑤副：此处指备位之选。⑥豫具：谓预先备有。⑦审：详究；细察。

【译文】古代圣王治理天下，之所以贵谦让，是想让贤才出于于世，遏止互相争逐的风气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想着自己贤能的，因此劝勉让他们推举让能，从而显明自己（的贤与不贤）。贤明的人难道会故意让位给不贤的人吗？所以说推举贤才的风气一旦兴起，贤能的人不经访求就显现出来了，大公无私的举荐也自然会出现了。百官的后备人选也就事先预备了。一个官职空缺，就选拔众官员中被推荐次数最多的人来担任，这是一条周详审察（候选人）的途径。

【原文】在朝之士，相让于上，草庐①之人，咸皆化之。推能让贤之风，从此生矣。为一国所让，则一国士也；天下所共推，则天下士也。推让之风行，则贤与不肖②，灼然③殊④矣。

【注释】①草庐：犹草野（平民百姓）。②不肖：不成材；不正派。③灼然：明显貌。④殊：区分。

【译文】朝廷的官员相互谦让于上，那么在茅屋居住的平民就会受到教化（而知道礼让了），推贤让能的风气由此也就形成了。能够得到一国士人所推荐的人，就是一国的贤士；能够得到全天下的人所共同推荐的人，就是天下的贤士。推举让贤的风气盛行，贤达的人和不成材的人也就明显的区分出来了。

【原文】贤人相让于朝，大才①之人恒在大官，小人不争于野②，天下无事矣。以贤才治无事，至道③兴矣。

【注释】①大才：堪当重任之才；学识很高的人。②野：指民间，不当政的地位。与「朝」相对。③至道：指最好的学说、道德或政治制度。

【译文】贤人在朝廷相互谦让，有德高才备者总会在高官之位，一般人也不会在下边争夺，天下也就平安无事了。用贤能的人治理平安无事的社会，理想中的治世就出现了。

【原文】夫推让之风息，争竞之心生矣。孔子曰：「上兴让，则下不争。」明让不兴，下必争也。推让①之道兴，贤能之人日见推举；争竞之心生，贤能之人日见谤毁。夫争者之欲自先，甚恶②能者之

先，不能无毁也。

【注释】①推让：逊让；推辞。②恶：讨厌，憎恨。

【译文】推贤让能的风气消失，争夺奔竞的心就生出来了。孔子曾说：「在上位的能谦让，居下位的就不争夺；明理谦让之风不兴，下边就必然要互相争夺。」如果谦让之道兴起，贤能的人就会一天天被举荐上来；奔竞争夺之心生起，贤能的人就一天天遭受到毁谤。这是由于竞争者想自己居先，就嫉恨比自己有才能的居先，所以不能不毁谤贤者。

【原文】推贤之风不立，滥举之法不改，则南郭先生之徒盈①于朝矣。才高守道②之士日退，驰走③有势之门日多矣。虽国有典刑④，弗能禁矣。

【注释】①盈：充满。②守道：坚守某种道德规范。③驰走：犹奔走。为一定目的而进行活动。④典刑：常刑（一定的刑法）。

【译文】推贤让能的风气不形成，过滥的举荐士人的方法不改正，那么像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会满朝都是了。才智高超、守持道义之士就日渐减少，奔走于有权势者之门的人就会日渐增多。尽管国家有刑法，也不能遏止这种情况。

【原文】昔舜以禹为司空①，禹拜稽首②，让于稷③契④及咎繇⑤。唐虞⑥之时，众官初除，莫不皆让也。

【注释】①司空：官名。②稽首：古时一种跪拜礼，叩头至地，是九拜中最恭敬者。③稷：人名。④契：人名。传说中商的祖先，为帝喾之子。舜时佐禹治水有功，任为司徒，封于商，赐姓子氏。⑤咎繇：即皋陶，舜之贤臣。咎，同「皋」；繇，同「陶」。⑥唐、虞：唐尧与虞舜的并称。亦指尧与舜的时代，古人以为太平盛世。

【译文】古时舜任命禹为司空，禹稽首跪拜，辞让给稷、契与咎繇。唐虞之时，百官初封时，皆无不谦让。

【原文】夫人情，争①则欲毁②己所不如，让则竞推③于胜己。故世争则毁誉交错，优劣不分，难得而让也；时让则贤智④显出，能否⑤之美，历历⑥相次⑦，不可得而乱也。当此时也，能退身⑧修己⑨者，让之者多矣，虽欲守贫贱，不可得也。驰鹜⑩进趣⑪，而欲人见让，犹却行⑫而求前也。夫如是，愚智咸知进身求通⑬，非修之于己，则无由⑭矣。

【注释】①争：竞争；较量。②毁：诋毁。③推：推举。④贤智：贤人智士。⑤能否：有才能与否。⑥历历：清晰貌。⑦相次：依为次第，相继。⑧退身：引退，隐居。⑨修己：自我修养。⑩驰鹜：奔走；奔竞。⑪进趣：亦作「进趋」。追求，求取。⑫却行：倒退而行。⑬求通：谋求显达。⑭无由：没有门径，没有办法。

【译文】凡人之常情，如果竞争，就想诋毁自己才能所比不上的人；如果谦让，就会争着推举才能胜过自己的人。所以社会上争夺成风，就会有毁誉交错，优劣不分，难以出现互相推让之风；社会上

谦让成风，就会使贤德智之士显现，贤能与否，等次高低，也清晰明了，那就不可能混乱无序了。当此之时，那些退而修身的智慧贤德之士被推荐的机会就增多了，他们即使自己想安守贫贱，也是很难做到的；而那些到处奔走、急于进身为官者，想被他人所推让，就会像倒着走却想前行一样难以实现。如果是这样，无论是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会明白，要想进身以求显达，唯有提高自身修养，别无他途。

【原文】天子之子，不患不富贵，不患人不敬畏，患于骄盈①不闻其过，不知稼穡之艰难②耳。

【注释】①骄盈：骄傲自满。②稼穡之艰难：稼穡艰难，犹言农事劳苦。穡，音色。

【译文】做为天子的子孙，不愁不富贵，不怕人不敬畏，所令人担心的在于骄傲自满，听不到（别人指出）自己的过失，不知道种植耕作的艰难啊。

【原文】夫杀生①赏罚，治乱②所由兴也。人主所谓宜生，或③不可生，则人臣当陈所以宜杀，人主所谓宜赏，或不应赏，则人臣当陈所以宜罚，然后治道（治道上下，必有脱文）耳。

【注释】①杀生：生杀。谓主宰生死。②治乱：安定与动乱。③或：表示假设。犹假使，倘若。

【译文】人的生、杀、赏、罚，和国家的安定与动乱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君主说某人应该生，倘若不可以生，那么做人臣的就应陈述所以该杀的原因；君主认为某人该奖赏，倘若不该奖赏而该罚，那么做人臣的就应陈述其所以该罚的道理。然后才谈得上治国有道。

【原文】古之圣哲，深原①治道，以为经理②群务，非一才之任；照练③万机，非一智所达。故设官建职，制其分局④。分局既制，则轨体有断。事务不积，则其任易处，选贤举善，以守其位，委任责成⑤。立相干⑥之禁，侵官⑦为曹⑧，离局⑨陷奸。犹惧此法未足制情，以义⑩明防，曰：「君子思不出位⑪。」夫然，故人知厥⑫务，各守其所，下无越分之臣，然后治道⑬可隆，颂声能举。

【注释】①原：推究，考究，研究。②经理：治理。③照练：照，察知，明白。练，详熟，熟悉。④分局：职司，犹职分。⑤责成：指令专人或机构负责完成任务。⑥相干：互相干扰；互相干犯。⑦侵官：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。⑧曹：古代分科办事的官署或部门。此处指下属官员。⑨离局：远离自己的部属；离开职守。⑩义：道义。⑪出位：越位，超越本分。⑫厥：代词。其。起指示作用。⑬治道：治理国家的方针、政策、措施等。

【译文】古代的圣哲，深入的探究治国之道，认为管理众多事务，不是凭一人之才就能胜任的；通晓熟练各种事务，也不是靠一人之智所能达到的。因而才设置各种官职，明确他们的分工职守，职责和规章制度就能确定下来。政务不积压，那么他的任务就易于完成；选贤任能，各守其位，各尽其责，制定好严禁相互干预的禁令，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职权的降为属官，离开自己职守的按奸臣处理。即便如此，还担心这样做尚不足以控制私情，于是又以道义来明确防范。明确提出「君子谋政不超越自己的职责」。这样一来，人人都知道他应做的事，各守其职，居下位没有超越职分之臣，国家的政治才得以兴隆，歌颂之声就可传扬。

【原文】政不可多门①，多门则民扰。

【注释】①多门：谓颁令之处很多。

【译文】颁布政令之处不可多，多则人民无所适从。

【原文】不当①便有干职之臣，适②不守局，则所豫③必广；所豫适广，则人心赴④之；人心通赴，则得作威福⑤。臣作威福，朝之蠹⑥也。

【注释】①当：符合。②适：连词。如果，假若。表示假设关系。③豫：通「与」。参与。④赴：趋附。⑤威福：原指统治者的赏罚之权，此处谓当权者妄自尊大，恃势弄权。⑥蠹：音度。比喻祸国害民的人或事。

【译文】（如果官职与责任）不相应便会产生干涉他人职责的官员，如果有人不遵守自己的权限，那么他所参与干涉的事必然涉及多方面；如果参与面过广，那么就会有官员去依附（这样的权贵），如果大家都要赶去依附（权贵），那些权贵就会作威作福。臣子作威作福，就会成为朝廷的蛀虫（而害国害民）。

【原文】古人鬲棺①之日，然后谏行②，不以前善没后恶也。

【注释】①鬲棺：盖棺。指死亡。②谏行：谓累列死者行迹。

【译文】古人死后才能对其一生的是非善恶做出结论，不因他前半生好而掩盖后半世的罪过。



# 卷三十

## 晋书治要（下）

【原文】夫名①状②以当才③为清，品④辈以得实为平。治乱之要，不可不允⑤。清平⑥者，治化⑦之美；枉滥⑧者，乱败之恶也。不可不察。

【注释】①名：形容，称说。②状：指叙述人物生平行事的文字。汉以后多称为「行状」。③当才：才能与所任之事相当。④品：评价，衡量。⑤允：使人信服。⑥清平：廉洁公正。⑦治化：谓治理国家，教化人民。⑧枉滥：枉法恣肆。

【译文】称说一个人的生平要与其才能相当才叫做清正，品评一个人要能够与他的实情相符合才叫做公平。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定还是混乱的关键，不可不（公平处理而）使人信服。清正、公平是治国化民的美事，枉法恣肆是乱法败政的恶事，对此不能不详察。

【原文】凡关言于人主，人臣之所至难。而人主苦不能虚心听纳，自古忠臣直士所忼慨①也。其甚者，至使杜口结舌②，每念于此，未尝不叹息也。

【注释】①忼慨：感叹。忼，同「慷」。②杜口结舌：犹言杜口吞声，闭口不敢作声。形容极度害怕。

【译文】凡是对君主有所建议，对臣子来说是最难的。而遗憾的是君主不能虚心听取、采纳，这是从古至今忠臣和正直的人士深为叹息的事。其中过分的，甚至使进言者从此闭口不敢言政事。（朕）每想到这种情况，没有不深深叹息的。

【原文】观乎古今，而考其美恶。古人相与求贤，今人相与求爵，此风俗所以异流也。古之官人，君责之于上，臣举之于下，得其人有赏，失其人有罚，安得不求贤乎？今之官者，父兄营之，亲戚助之，有人事则通，无人事则塞，安得不求爵乎？贤苟求达，达在修道①，穷在失义，故静以待之也。爵苟可求，得在进取，失在后时，故动以要之也。天地不能顿为寒暑，人主亦不能顿为治乱，故寒暑渐于春秋，治乱起于得失。当今之世，官者无关梁②，邪门启矣；朝廷不责贤，正路塞矣。所谓责贤，使之相举也；所谓关梁，使之相保也。贤不举则有咎，保不信亦有罚。有罚则有司莫不悚③也，以求其才焉。今则不然。贪鄙窃位，不知谁升之者；虎兕④出槛⑤，不知谁可咎者。网漏吞舟⑥，何以过此？虽圣思劳于夙夜，所使为政，恒得此属，欲化美俗平，亦俟⑦河之清耳。

【注释】①修道：犹行道，谓实践某种原则或思想。②关梁：即指对官吏的保举。③悚：恐惧，惶恐。④虎兕：虎与犀牛。比喻凶恶残暴的人。⑤槛：关动物的大笼子、栅栏。⑥网漏吞舟：法网疏宽，大奸得脱。典故出自于《史记·酷吏列传序》：「汉兴，破觚而为圜，斫雕而为朴，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」网漏，谓法网疏宽。吞舟，吞舟之鱼，比喻大奸。⑦俟：等待。

【译文】观察古今政事，考察其好坏，发现古人彼此交好是为了求贤才，今人彼此交好是为了求官爵，这是古今风气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啊。古时候任用官员，君主在上面提出（选拔的）要求，臣子在下面保举推荐，所举荐的人得当就奖赏举荐者，所举荐的人失当就处罚举荐者。这样臣子们能不去访求贤人吗？而今天任用官员，父亲兄弟设法为之钻营，亲戚们设法帮助，有了关系就能诸事顺利，没有关系就会事事受阻，这样大家怎能不努力谋求官爵呢？（国家以求贤为准则，）贤良的人如果想要求得通达，全在于修养自身道德，而困窘不通是在于自己有失道义，所以他们能够平静地等待时机。官位假如可以通过钻营而得到，那么抢在前面就能加官进爵，落在后面就没有机会，这样人们就会想尽办法到处跑官要官。天地不能一下子由寒冬变为暑夏，君主也不能一下子（把国家）由乱世变为治世。寒冬暑夏都是由春天和秋天变迁逐渐形成的，治世乱世都是由政事的得失而导致的。当今选任官员者不严格把关，不正之门就会开启；朝廷不能责令举荐贤人，入仕的正道就会阻塞。所谓责令举荐贤人，就是让官员互相举荐；所谓从严把关，就是让保举人和被荐人互相担保。贤人得不到推荐，官员就有罪过；举荐不实，官员也要受罚。有了处罚就会让负责的官员有恐惧之心，因而能够尽力求贤。今天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，贪婪鄙俗的人窃据了官位，却不知道是谁提拔任命了他们，这真好比老虎、犀牛跳出栅栏，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过错。法令疏漏，让大奸得以脱身，没什么比这更为有害的了。虽然当今圣上日夜忧思操劳，但所任用的为政者，常常是这一类人，如此而想教化淳美、世风公平，就像等待黄河水变清一样困难呀！

【原文】天下至大，万事至众，人君至少，同于天日，故非垂听①所得周览②。是以圣王之治，执要③而已，委务于下，而不以事自婴也。分职既定，无所与焉。非惮日侧④之勤，而牵于逸豫⑤之虞⑥，诚以治体宜然，事势⑦致之也。

【注释】①垂听：俯听，倾听。②周览：遍览，巡视。③执要：掌握要害，抓住关键。④日侧：太阳偏西到黄昏。这里指由早工作到晚，都不能停歇。⑤逸豫：犹安乐。⑥虞：通「娱」。⑦事势：情势，形势，情况。

【译文】天下很大，人多事多，人君却最少（只有一个），如同天空的太阳。所以，即使多方听取下边的意见，也未必能体察周全。因此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，要抓住关键，而把具体事务委托给下边的臣子去办理，不要让自己纠缠于繁杂的事务之中。百官的职分已定，（皇帝）就不必亲自参与具体的工作。这不是惧怕太阳偏西时仍在勤政工作，以及总想着安逸快乐，而的确是治理国家本应该如此，是情势所必需。

【原文】天下至大，非垂听①所周，又精②始难校③，考终易明。今人主不委事仰成④，而与诸下共造事始⑤，则功罪难分，能否不别。

【注释】①垂听：俯听，倾听。②精：细致，精密。③校：考核，考察。④仰成：坐等事情的成功。⑤事始：事情的开端。

【译文】天下这么大，并不是俯身倾听下边的意见就可以事事周全。并且创业之初的情况很难考察得

细致精密，而查看事情的最终结果就很容易明白。当今的君主不能（抓住执政的纲要）把繁杂的事务委托给臣下办理从而坐等事情的成功，反而要与群臣一起在事情刚刚开始时共同谋划，这样就使得功劳和罪过很难区分，而官员本身的贤能与否也难以辨别了。

【原文】善为治者，纲举而网疏。纲举则所罗者广，网疏则小罪必漏。所罗者广，则大罪不纵，则甚泰<sup>①</sup>必刑；微过必漏，则为政不苛。甚泰必刑，然后犯治必塞。此为治之要也。

【注释】<sup>①</sup>甚泰：过分。

【译文】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会抓住纲目要领而让法网稀疏一些。能够抓住总纲，那么它的涉及面就很广，而法网稀疏则小过失就得以忽略。涉及面广，则大的罪过不会得到纵容，重罪大过必然会依法得到处置。小的疏忽过失则得到忽略，那么为政就不会苛刻；大罪一定会得到惩处，则违法乱纪的行为就难以以为继。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啊。

【原文】古人有言曰（旧无曰字，补之）：「君子之过，如日之蚀焉。」又曰：「过而能改。」又曰：「不贰过<sup>①</sup>。」凡此数者，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。

【注释】<sup>①</sup>不贰过：不重犯同样的错误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「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」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：「不贰过者，有不善，未尝复行。」

【译文】古人曾经说过：「君子所犯的过失，就好像太阳发生了日蚀。」又说：「过失能够改正（就

是大善)。」又说：「不犯同样的过错。」以上种种说法，都是为了说明即使贤人君子也是免不了犯错的。

【原文】圣王深识人情而达治体，故其称曰：「不以一眚<sup>①</sup>掩大德。」又曰：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」又曰：「无求备于一人。」

【注释】<sup>①</sup>眚：过失。

【译文】圣王都深刻明了人之常情，而且通晓为政之道，所以他们说：「不要因小的过错来掩盖大的德行。」又说：「原谅小的过错，任用有贤德的人才。」又说：「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。」

【原文】夫乐其业者，不易事；安其居者，无迁志<sup>①</sup>。

【注释】<sup>①</sup>迁志：改变意志。

【译文】如果人们喜欢自己所从事的事情，他们就不会随便改变，如果人们能够安住在自己的居所，他们就不会想着搬家。

【原文】夫圣贤之谋事，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，道不着而平，德不显而成。其次则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值困必济，遇否<sup>①</sup>能通。

【注释】<sup>①</sup>否：闭塞，阻隔不通，困厄不顺。

【译文】说到圣贤之人的谋事，首先在于未雨绸缪，在动乱还未兴起时就着手治理，其道义并不显扬，但是却能够平定万物，圣德并未彰显，但是却能够成就万物。次一等的人谋事在于能够转祸为福，转败为胜，转困难为助力，转闭塞为通达。

【原文】夫为邦者，患不在贫，而在不均；忧不在寡，而在不安。

【译文】治理一个国家，所要忧虑的不在于普遍的贫穷而在于贫富的不均，不在于人口稀少而在人心不安。

【原文】为人不如厚①己，利物②不如图③身，安上在于悦下，为己在乎利人。是以分天下以厚乐，而已得与之同忧，赡④天下以丰利，而已得与之共害⑤。利博则恩笃⑥，乐远则忧深。

【注释】①厚：增益，加深。②利物：益于万物。③图：设法对付。④赡：通「享」。享受，享有。⑤共害：共同承受祸患。⑥笃：深厚。

【译文】想要利益他人不如首先增益自己（的品德），想要利益万物不如首先修身。在上者想要地位稳固，关键在于使在下者悦服，要使自己受益，其根本在于利益别人。因此与人分享快乐，才能使别人愿意与我分担忧愁，与人分享利益，才能使别人愿意和我分担损失。利益分享得越多则感恩之情越深厚，给予的欢乐越久远则为国分忧的心就越深沉。

【原文】国庆独享其利，主忧莫与共害①，虽速亡趋②乱，不必一道，颠沛③之躄，实由孤立。

【注释】①共害：共同承受祸患。②趋：同「趋」，趋向。③颠沛：灭亡，死亡。

【译文】如果在国家安定时君王独享其利，那么当国家忧患之时，就没有人与朝廷共同承担灾难了。虽然王朝招致迅速灭亡和动乱的原因未必是一种因素，但是灭亡的原因，确实是由于王室孤立无援所致。

【原文】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；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①，岂可逸游②荒醉③？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。

【注释】①分阴：谓极短的时间。阴，日影。②逸游：放纵游乐。③荒醉：沉湎于酒。

【译文】大禹是位圣人，还珍惜每一寸光阴。至于一般人，更应当爱惜每一分光阴，怎么可以放纵游乐、沉湎于酒色呢？活着的时候对国家没有益处，死后也湮没无闻，无人知晓，这是自甘落后、不求上进啊！